

電 影 叢 書

雪 映 作

女 明 星 日 記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行

1 9 3 4

一九三四，十一，十五付排

一九三四，十二，十五初版

1———3000

實售大洋六角

雪映小姐像

CHIH YING
1934
SHANGHAI



四月七日

昨天張君對我說的話很有理，我想我不應該忘記他。他說：「做女演員要會自愛，否則以後便吃虧。」因此我決定將這句話記在日記裏。以免忘卻。

說到日記，我實在是太荒廢了。今年一共停了三四次不記下去，這次應該重新開始的繼續着記。我決心這樣幹。

下午二時剛在午睡，惠姊來了，說要借二十塊錢，因她薪水還沒有領到。我只好借給她。

四月八日

公司還不通知拍戲，「愛的花」祇拍了一點外景又停頓了。我再也不爲此焦急了。讓他去吧。

下午張君同着一個男友莫君同來，據說是在南京做什麼科長的。一同坐了汽車到大光明去看電影。我坐在戲院的當中，張莫

二君分坐在我兩旁。戲院裏的觀衆看見我，都交頭接耳地望着我議論。這些都是我的影迷。

莫君年紀約三十外了，但修飾得很漂亮。他請我吃紙煙，那個煙盒子很好玩。是純銀質的。我把玩了一回，莫君說：「你喜歡這煙盒子嗎？」我還沒答話，張君已望着我，我便把煙盒還給他。

映片時，莫君幾次把手疊在我的手臂上，使我很難爲情，似乎是故意的舉動。後由莫君請吃馬賽爾的西餐，又去大華跳舞。鬧了大半夜，到上午二時才送我回去。這天莫君化了四十多塊錢，張君却不破鈔，似乎是故意以我爲餌，拉他花錢罷了。

四月九日

上午四時方入睡，不料八點鐘王媽便把我叫醒，說公司裏來電話通知要拍戲了。怎麼辦呢？只好伸着懶腰起身了。

在盥浴間洗浴時，浴間太熱了，我便把小窗打開，不料又給對樓那個洋行小鬼偷看着了。但這次只給他看見上身，而且只是遠攝，又不是大寫，那個近視鬼真的看得到什麼呢。想着不禁好笑。

到攝影場時，他們都等齊了。只是佈景還沒弄好，我坐在沙發上又睡着了。那長腳演員老許把我叫醒，問我昨晚沒睡好麼？等等討厭的話。誰理他呢？

到了十一時才拍了兩個鏡頭，早知如此，我還是多睡了一回再來好了。

四月十日

昨天莫君來家裏找我不着，留了條子說今早要來。果然九時就來了，我叫王媽讓他等了半小時，等我化裝後才出去。

我說：「張先生怎沒來？」他說：「他恐怕沒得空罷！」

談了一回，莫君將烟盒子送給我，我照例推拒了一會，才收下了。莫君說今晚夜車回京城去，要下星期才能再來。

莫君走後，我細看這煙盒，上面刻着鷄心，可裝十支紙烟，很是考究。下午惠姊來，招我同去大滬茶肆。不料又逢到長脚老許，只好同他跳幾跳走了。老許說，明晚要拍戲呢。

四月十一日

今天付房租七十五元，錢又完了，便叫王媽到公司預支本月薪三百元，但結果只支到一百元。

到永安公司剪青色旗袍料廿五元，化妝品八元，芝古力糖五元，還買「那個」兩瓶又去了八元五角。

中午和張君到新雅吃飯。千不該，那個烟盒子給他看見了。他質問我，爲什麼隨便接受人家送的東西。

我說：「我並沒有什麼不自愛，但這烟盒子很美麗，而且是

莫先生要送我的。「張君不再說什麼，似乎不大高興。」

晚上拍「愛的花」偷情的內景，長腳許竟當真地多吻了我幾下。簡直是乘機揩油，以後必設法懲戒他才好。

四月十二日

元通今天又寄來一信，希望能捐棄前嫌，復歸於好，我決不再理他。離婚後的丈夫再收養他何用。我再寄三十元給他，但回絕他的要求。多寄了他又要亂花了，不接濟他又怕他在外破壞我的名譽，真難對付了。

莫君由南京寄來鹹鴨鹹雞四隻，叫我莫明其妙。我叫王媽把鹹雞留起，把鹹鴨送給惠姊家去，原因是不喜吃鴨。

公司來信說，定後天到蘇州拍外景，這怎麼辦呢？我這兩天不是不宜出門的嗎？我的身體是不宜的，真是討厭得很。

四月十三日

今天身子不滿意，就在家裏休息。並打電話叫公司裏把最近的信件送來。

只不過一星期工夫，公司裏所積存的影迷信件已經有八九十封了。適惠姊來，她便權充我的祕書，把這多信件一封封折開來看。揀有趣的讀給我聽，或拿給我看。

這多信的大部份是男影迷寄來的。大學生，洋行職員佔大多數。有的稱贊我在影片上表情之優美，多半要索照片，有的還想要和我交朋友。其中有一封信，惠姊看後笑了半天，我當即搶了來看。原來是一個冒失少年寄來的，指出和我合演的男配角長腳許怎樣不配，以後惟有同他合演才是天生佳侶。他附寄來照片一張，我看也並不怎樣漂亮。他還約我某花園相會，誰理他呢。

另外有一個女影迷年僅十八歲，說她決定要投身電影界，要從長沙來上海找我。叫我不要拒絕她，並要幫助他等語。我叫惠

姊趕快回一封信叫她不要來。像這樣的女影迷，在內地真是多不勝數。她們不滿意現在的境況，都想在銀幕裏找尋機會。但誰能夠替她們開一條出路呢？雖然我從前也是一個影迷。但這困難的過去，才能夠掙扎到今日的一點地位。我實在不能幫助任何一個女性走上這條同樣的途徑。因為沒有這種把握呢。

四月十四日

今早收拾簡單的衣服用具，因為要到蘇州去拍外景。七時半公司開了汽車來接，一直開到北車站。惠姊，長腳許，和導演先生一行人都等在那裏了。我穿着淡黃色旗袍，外加藍色短外套，頗引起旅客羣的注目。

張君趕來替我送行，並買來一大籃的水菓。我着實不希望他來送行，並不是怕給長腳許看見。讓長腳許怎樣妬恨是不怕的。我是不喜歡讓導演先生看見了，要以為我真的和張君有何關係

呢。

在車中和導演先生談劇本的情節，討厭的長腳許不住的向我扮鬼臉，要我去和他同坐談話，我裝做不懂沒有理他。

同車有一個兩抹鬚子的中年紳士，拚命的望着我。後來大概是發見和導演先生有點相識，便走過來談話，說了許多「久仰」的寒暄語。導演先生只好敷衍一番，好在車子一回便到蘇州，才和那個客人分別了，他似乎還有戀戀不捨的表情。

下午就在虎邱附近拍戲，臨時參觀的羣衆約一二千人，秩序很是凌亂。晚間寄宿在蘇州飯店。我和惠姊佔據一個房間。長腳許夜間又進來瞎纏着不去睡。還是惠姊把他趕了出去，才得安眠。

四月十五日

今天到蘇州鄰近的鄉村拍外景，這是在本片中最重要的部份。因此我對於化裝特別加工，滿面塗得又紅又黑，然後坐了轎

子出門，一路上的人都圍着觀看，大家都莫明其妙，以爲是什麼怪物隊伍了。只聽見幾個少年人說：「這多是拍電影戲的戲子。」「戲子！」二字很刺耳，使我半天不舒服。可憐的見識落後的人們。

四月十六日

我對攝影場的同事們，除了我所敬重的導演先生以外，我別的人都不怕，只有對那個攝影師不能不特別客氣。昨晚我們攝影分散之後，我特地請那攝影師小陳和惠姊三人一同去吃館子，把小陳喜歡得受寵若驚，長腳許雖老想加入，但終於給我拒絕了。

小陳因有我們二位摩登女郎同上菜館，似乎特別高興，連喝了三斤老酒。結果由我會鈔，連惠姊都莫明其妙。

於是我便把此中奧妙告訴惠姊說：「要做女演員，最不好得罪攝影師。因爲他是管理開麥拉的人。如果他對你沒有好感，他

會把你拍得一點也不美麗。如果你稍爲巴結他，他拍攝你的表情時便十分的注意，會把你拍得像天仙般的模樣呢。你看我在「航海豔史」一片中，不是美麗得人人羨慕嗎？這便是兩盒紙烟的功効呢？」

這幾句話，把惠姊笑得前仰後合。她說：「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明天我也得拍拍小陳的馬屁了！」

四月十七日

今早拍完外景，下午各同事都四散遊玩，我同惠姊去找導演，他提議跟他一同出門玩去。我很喜歡，便返室中化裝。惠姊故意說不願意同去，她說：「你們兩個人正好講情話，我怎麼可以加入呢？」我便去擰她的腰，她跟我瞎鬧說：「難道那導演先生不是你最傾慕的人嗎？」但惠姊終於同我走，因爲她知道如果不是三人同走，導演是愛名惜譽的人，一定不肯跟我同行，致引

起人家的蜚議呢。

登山時，因為我穿高跟鞋不良於行，導演先生便攙着我走，惠姊似乎跟着在後面笑。

四月十八日

今早由蘇州回上海去，一到家我便洗浴，下午休息了半天。晚上赴本公司總經理的宴會，是中餐，設在他的公館裏。

總理夫人也加入招待，她是從前本公司的女演員，自從給總理先生「收回自用」之後，戲也不拍了，整天穿綢吃油，過着闊太太的生活。聽說前任的太太已經給總理「給資遣散」，現在到鄉下過苦日子去了。

總理夫人向我說了許多話，對我很肯拉攏。據惠姊事後的觀察，說她怕我一旦給總理看上了，又佔了她的現有位置。所以竭力的結好於我。我說：「惠姊未免疑心太多，想入非非了。」

四月十九日

下午繼續拍內景，晚上和導演及惠姊同去國泰大戲院看電影，後來又到大滬跳舞場跳舞。逢到了高占非高倩蘋夫婦也在那裏。

這晚上我同導演先生跳得很多，頗能盡興，很引起舞場衆客的注目。

突然地，張君和莫君跑了過來和我打招呼，莫君說是今天從南京來的，晚上曾去我處找我不在。我便介紹他們認識導演先生，並且同他倆跳了幾隻舞，導演便和惠姊一同跳着。

我們於夜半一點左右時先走，張莫二君露戀戀不捨狀，說明天要來找我呢。

四月二十日

今早惠姊匆忙地跑了來說，某某小報登載我在蘇州與男演

員有苟且的行爲，又說我和導演先生已祕密訂婚了，真是氣死人。我便趕緊到公司去，請經理部快點寫信去更正。宣傳部長說，那些小報是故意要造你的謠言的。惟有登長期廣告才可以不致被罵。（？）他說他要和總商量後才決定。傍晚又和張莫二君坐汽車到吳淞兜風，在霞飛路吃俄國冷盤。又去維也納跳舞。

四月二十一日

公司來信說要補攝一幕裸浴的肉感景，從前經我拒絕了一次，這次劇務部又提出了。我仍舊發函拒絕。

中午導演先生來找我，替我開導，說是爲藝術而犧牲，其實不算什麼，而且並不是全裸着拍攝，因爲這也是不會通過檢查的。他說這是總理先生的意見，以爲如果沒有這一幕，於影片的營業是有妨礙的。

最後又說，如果聽令拍成了，將來片子拍完時，還要特別增

加給我的津貼。

我說：「如果一定要拍裸浴一幕，必須屏絕一切人的窺視，除了導演和攝影師以外，不准任何人入內。」導演一口答應了。此幕已定明晚開拍。

四月二十二日

昨晚胡思亂想，以致失眠。完全是因為今天要我拍裸浴幕面的原故。今早懶洋洋起身，因為拍裸浴片時全身須要外露，所以先叫王媽打水給我先洗一回澡，正洗浴間，惠姊來了，她問我可以進浴間嗎？但說時她早已走進來了。我說：「你這個鬼，進來就進來好了。我今天還要再公開洗浴一回呢？」惠姊說：「公司裏的人早告訴我了。這部新片的生意，全在你今番的曲線表演了。」我說：「真叫人氣煞，我不喜歡這種公開的裸浴。」惠姊說：「不要害什麼羞，難道你不曾在男人們面前裸過體嗎？」說

完嘖嘖地笑，我便把浴盆水向她潑着。她趕緊滑出浴間去了。

浴後倒在臥室中，王媽替我撲香粉。惠姊說：「全身還是多擦上一些×號的化妝粉，看起來肉感多了。這是正經話。」於是惠姊便替我全身塗擦。然後到公司裏去。

真是白晝見鬼啊！當我們的汽車進攝影場時，看見裏面已經有許多男人在裏邊，除了公司裏的人以外，還有許多面生的體面客人。惠姊說：「雪映姊你看，這多色鬼，什麼地方聽見你要拍裸浴片的消息，都成羣地要來參觀你的曲線美了。」他們看見我時，好像如獲至寶似的，都用好奇的眼睛望着我笑。我氣極了，便拉着惠姊，進內室去找導演先生，我當即對導演說：「我今天不拍戲了。這麼多男子鬼突然擠在這裏，這算什麼一回事呢？」導演說：「也不知道誰在外邊宣傳的，那些有的是股東及其親眷，新聞記者也都拿照相機來，我們正在設法勸他們回去呢。你

不用光火，一切由我負責去辦再說。」

我那時氣得很，便拉着惠姊從偏路走出，回家後再打電話到公司。導演先生說：「好罷，就改明天再拍吧。這次是要守祕密了。那些男客不相信改期的事，還等在外邊呢。」

下午我同惠姊到惠爾康吃冰淇淋，並逛兆豐公園。

四月二十三日

裸浴的肉感幕面定今晚八時開拍，惠姊仍舊替我化裝後一同去。攝影場中果然冷清清不過十幾個人，而且都是工作人員。導演先生已吩咐把大門守好，不得讓閒雜人進來。

浴室佈置得很好，毛巾，肥皂，化妝品式式皆備。只有那臨時裝上的浴盆沒有水管，盆水是傾入的。我同導演說：「除了你和攝影師，惠姊以外，餘人須一律出外。」導演說：「管理燈光也須用兩個人。」我仍拒絕，導演便命令那兩個管燈光的將燈光

排好後出去，他倆似乎大失所望的走了。突然總理先生走了來，滿臉是嘻皮笑臉，望着我虎視眈眈。那副尊容，和向他支薪時完全兩樣，真把我氣煞了。我向導演表示不讓他參加，導演先生表示十分爲難的說：「他是老板啊！教我怎麼說呢？」

我乘他們忙着工作時，去打一個電話給公司的總理夫人，只告訴她我要拍裸浴片，教她無妨來玩玩。

一回兒，導演先生教我預備行「下水禮。」我便裝着厚臉，把外衣脫了，赤露着上身，下身還穿着短袴子。導演還要上前替我排姿勢，我說：「你不要走近前來，教惠姊來幫我忙好了。」那總理先生在旁格格地笑，他這晚上完全像一個小孩子。

正在開拍間，房門忽然打得震天價響。導演上去問是誰，但總理高聲叱道：「不管誰也不讓進來的。」但導演一聽到是老板娘的聲音，立即開了。那河東獅子氣沖沖的跑進來，把老板嚇得

透不出氣來。老板娘罵老板說：「你好！你說去替我請醫生，原來靜悄悄到這地來。你平日拍戲事都不大管，今晚倒來看曲線肉感了。你好！」把老板拉出去了。片子繼續拍成，把我們笑得前仰後合。方要穿衣起來，導演又說要拍呆照，你說可氣不可氣。我說：「這種呆照要小心，不可流落了出去。」導演只望着我笑。事後惠姊告訴我，導演至少洗上一打起來鑒賞。真是沒有辦法啊。

四月二十四日

今天上午本埠兩個電影記者來訪問，我忙在房裏換上紫羅蘭色的西裝。裸着腿部，足穿高跟拖鞋。然後走出去接見他們。這是所謂「七分整齊，帶三分隨便。」太隨便時他們明天描寫起來時便無佳句，太整齊了他們又要以為是失了真實。至於裸腿卻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他們欣賞後還會舉以示人。是會增加一般讀者

對於女明星們的神祕觀念的。

他們問我過去的經歷，我故意把戀愛結婚的事「按下不表」，但他們的注意點卻是在這裏，最後我便把和棄夫元通離異事發表而將和××戀愛事隱去，雖然他們似乎也恍惚知道了一些。最後送他們幾張照片，他們才走了。下午和惠姊去大光明看「瓊宮恨史」，是嘉寶主演的新片。她真幸福。有那麼華貴的大資本的公可，給她得到這個機會。如且做到女皇，那還不是同做真的女皇一樣嗎？全世界都在她的足下了。那麼豐富的服裝，美麗宏大的廳堂佈景。那才像一個影片公司模樣。我和惠姊說：「看到了外國片，再想到我影業的貧乏，實在有點教人灰心。上月爲了一件新的時裝。公司還不肯付錢，硬要我自己負擔，不是鬧了一場小風波嗎？」

前天報上說，嘉寶已經和本片的導演墨穆林結婚了。他們夫

妻兩個每星期的收入至少在二萬美金以上。真是世界尖端的幸福伴侶啊。惠姊卻挖苦我說：「那個女明星不想做導演夫人呢？」無疑是話中有刺。我說：「你別搗鬼，誰要同你說話呢？」

四月廿五日

莫君今早來找我，似乎預備要同我傾談什麼似的。但來時我已整裝待行，公司派汽車來接我去拍戲。莫君說他要同我去參觀攝影場，我拒絕他說：「等到有大佈景時再去參觀好啦。」他就走了。在事實上，我那裏可以同他並肩而坐汽車到公司去呢？不要給人家說了無數的閒話嗎？

上午拍了一些零碎的幕面。中午由公司預備飯菜來。導演先生說：「這裏的飯菜不好，我請你吃大菜好啦。」於是我們便一同出去，坐一路公共汽車到北四川路新亞酒店。席間他對我發了許多牢騷，說是公司裏經濟十分恐慌，物質上缺乏得很，片子拍

了樣樣打折扣，以致沒有什麼可觀的成績，言下似是十分的灰心。

隔座幾個西裝少年拚命地望着我，並且交頭接耳的談着，似乎認得我是誰的樣子。

下午在家無事，寫了一篇短稿寄給時報，許久不寫稿了，似乎生疏了不少。

打電話到明星公司找徐來，她不在那邊。後來打到胡蝶家裏才找到了。她說：「你爲什麼許久不來玩，我們在這裏開一個小茶會，你來加入嗎？」我說：「我們小演員，怎可以同你們大明星一道玩呢？」她說我挖苦她，後來我因爲身體很倦，就在家裏睡了午覺，沒有出去。只向徐來要求借我幾個新的留聲機唱片，她答應一兩天就送給我。

晚上張君莫君帶了一個姑娘來找我，要我一同去大滬跳舞，

我便易衣同出。那女的短小身材，樣子也不錯。據說是莫君的女友，但莫君卻推說是張君的。叫人莫明其妙，我也不去調查真象了。

在跳舞場逢到藝華導演鄭應時，他引我去他座上去，同座有高占非夫婦和一個短小精悍的少年，經他們介紹才知道是聯華的導演吳村。我說：「久仰久仰。」後來同應時，吳村，和高占非各跳一次舞。才回到原座位去。

四月廿六日

今早翻開×報電影欄登載該報記者前天的訪問記，對我稱贊有加，其中描寫對我的印象說：「秀髮鬆曲垂於香肩之上，晨粧甫畢，豔光照人。紫羅蘭衣之下，裸腿不襪，泛出桃紅之色，令人愛不忍釋。」可見我的化裝術，已經抓到一般男性的趣味了。

因為錢用完了，今早又打電話去公司裏要支薪水，會計先生

回說沒錢。又打電話給總理，他老先生似乎氣派又十足起來了，說要月底才能付給。大概是那晚上裸浴沒有看得夠味，又在我的薪水上頭掉槍花了吧。

中午徐來差了一個用人拿十幾張唱片來，都是最近的新片，有好幾片是由她的標準丈夫製曲。我便拿起來唱。恰巧惠姊打電話來，由話筒中聽到唱片聲，她說：「唱片借來了麼？我吃過飯也要來聽呢。」

午後偕惠姊去大上海看電影，又同到永安公司去逛一逛。口袋已沒有錢了，似乎覺得很不自在的樣子，一樣東西也沒有資格顧問了。看見一個白色的手提夾，外加紫色圖案，十分精巧。定價要三十九元半。實在可愛極了，可是爲怎麼這樣貴呢？惠姊拉着我走，好像看穿了我買不起似的。好吧！我得想法子。

晚上公司拍夜花園的佈景，我因爲支不到薪水，故意遲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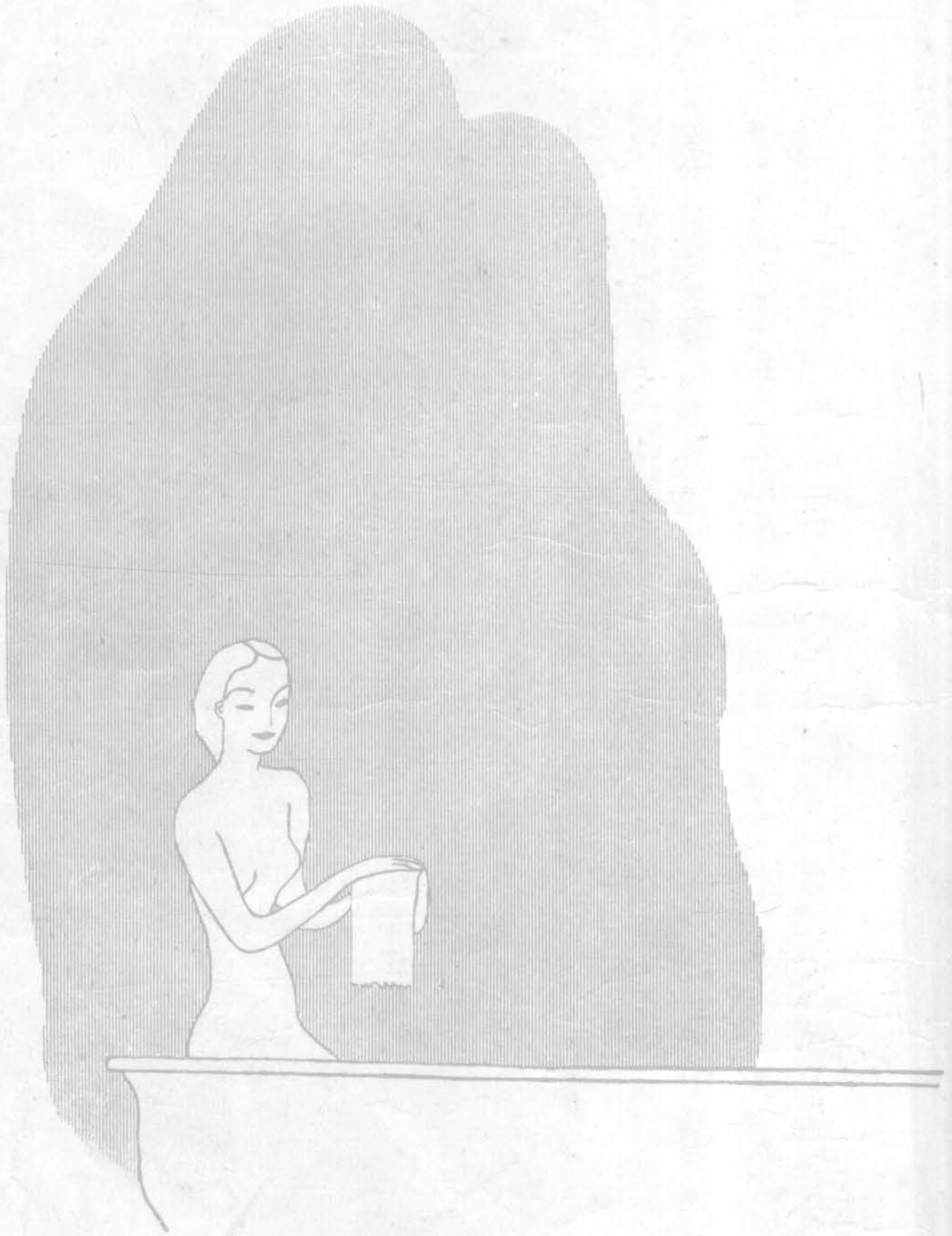
回才去，可是從下午七時一直等到十時還不開拍。等這個，等那個。導演先生又和佈景師指東話西。燈光預備好了，一忽兒又全部更動地位。教人等得累了。到十一時才開拍。我和美少年遊園談戀愛，男主角長腳許，說他是美少年誰肯相信？我看見他就要失望了。卻要被迫而和他鬧戀愛，結果只好敷衍從事。長腳許這色鬼，故意和我盤纏着接近，這才是無可奈何的討厭事呢。

回家已上午三時了。

四月廿七日

時報影刊滕樹毅先生來函，說稿子已收到，即可登出。並稱：「希常惠芳稿，以實篇腹。」「幅」字故寫爲「腹」字，足見此君滑稽有趣。我當即電話給他，叫他要替我的筆名守秘密，不要到處告訴人家。他答應了。

前樓那個洋行小鬼，那個近視眼的獨身少年，他是那麼勤於



QWIK YING 10

窺視我，真教我有點担心了。他的臥房正對着我的洗盥室，中間隔了一條小街。就因為這樣，他每日早晚在家時總是探頭探腦的在注視我的動靜。如果我在洗盥間，十次總有九次看見他。我是不喜歡關窗洗浴的，因為不透氣易致頭暈，所以每次總是開着窗子的，今早又看見他在窺探了。我便去拿一支綢傘張在椅子上，正障在浴盆的地位，然後從傘的緣邊偷看他的動作，果然看見他着急地在房裏搬動椅桌，希圖「隔山取寶」，真是可笑可憐。我想他還是早點娶妻好些。

下午沒有拍戲，到惠姊家玩去。

四月念八日

南京的莫君幾次看我不在，今早又來了。我不好意思讓他久候，便請他到臥室裏來坐。他帶着驚異的態度走進房來，我正在穿襪子，他四面張望一回，然後坐着說：「好美麗的房間，唯有

幸福的美人才配住啊。」我瞅他一眼說：「莫先生別笑話，我一個人住得悶呢。」說後方知失言，致被他笑了一回。

同莫君坐汽車同出，他先到上海銀行領一筆款子。數目不大不小，有八百多。他說要請我吃中飯，我突然感觸到一事，要他同到永安公司去買些香水。他說：「好罷，我正要送你一些東西，那麼就買香水吧。」於是我選了兩瓶香水，價十二元五角。但我又不能忘懷那個白色的手提夾，我又去叫店夥拿出來看，明知我已沒錢了。莫君說：「我也送你一個皮夾吧！」我裝着笑，莫君一看那個價目表，似乎吃了一驚。但那隻手已去拿鈔票了。價爲三十九元五角。我着實不大好意思，但我不能遏制我自己的愛好慾。怎樣辦呢？我也不管了。後同到新雅酒樓吃飯。

四月念九日

昨晚通宵拍戲，那炭光燈的強烈光度，射眼欲灼，而又不能

不支撐着精神和長腳許（男主角）鬧戀愛，真是苦不堪言。吃了一碗雞絲湯麵，回家已是上午五時了。一睡已到下午兩點鐘。

醒來惠姊已坐在床前，把玩那個白色的新提夾。望着我笑說：「好利害啊！這竹槓是向誰敲來的？」我騙她是自己買的，她扮着鬼臉說：「見鬼啊！你的舊提夾還不過買了幾個月，你也花不起這筆大款子。是誰是誰？快說出來！」拚命地扭着我的腰支。我只好說了。

她驚疑的說：「你想同莫君怎麼啦？男人會白花錢而不想和你搗蛋嗎？」

下午又去拍另一組陸導演的配角戲，我扮演一個妓女，只不過一幕戲罷了。陸導演教我震動屁股的方法，真是一場的胡鬧。

晚上莫君接我去大華跳舞，是不該多喝了香檳酒，又跟他去××飯店。幸我酒醒得快，過了十二點鐘就獨自僱車回家。這人

不規矩，我決心不再和他交遊了。回家哭了半小時，哭後竟酣眠了。

四月三十日

惠姐的話不錯，男人是不會白花錢給女人的。但莫君的事至此也可告一段落了。本想把送我的東西還給他，一想又何必呢。只有呆子才還他的東西呢。

想不到莫君竟會說這話：「好妹妹，待我回家把妻子離婚，便來娶你！」這是什麼話，誰同他談戀愛呢？真是白晝見鬼啊。今天沒戲拍，只到公司玩了半天。

五月一日

昨天領到上月的薪水，計二百元，此外預支的一百元已被扣起了。我問導演先生要替我索取「裸浴」的特酬，他答應向總理說去。我這時才感到後悔無及，早知如此，我須在拍攝之先，向

公司挪到錢才給他們開拍。

這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尤其是在電影界。我們女演員至多做人家的裝飾品。其實有什麼地位呢？想着好不氣悶。

胡蝶打電話來，約我到明星影片公司玩，我便偕惠姐去。我們倆合坐一部黃包車，原因是好談話，不是在省幾毛錢。車夫卻一路要求加價。想想今天是勞動節，本來是該加價的。

惠姊坐在我的膝蓋上，她說：「不會壓壞你的肚皮嗎？壓壞小孩怎麼辦？」我說：「要做女演員還可以有生小孩的權利嗎？」便去抓她的腰部。兩個人在車上笑着扭做一團，連那車夫也笑了。

到明星時，看到胡蝶，宣景琳，嚴月閒等。月閒說：「什麼風吹到這邊？」胡蝶說：「你的旗袍怎會起縐痕呢？」我說：「是惠姊這肥豬坐在我身上，所以弄到這樣。」惠姊又把女演員

不能生小孩的問題提出，大家都笑了。

明星搭了一個大佈景，據說是「到西北去」用的，設備很周到。

談了一回，胡蝶姐提議到兆豐花園去玩。宣小姐說招高倩蘋一同去。月閒說：「小高有老高在一塊，不見得會來的」。於是五個人坐了胡蝶的汽車到兆豐花園去。園裏有的是聖約翰和瑪利亞的男女學生，以及各式的公子哥兒，看見我們一羣，大家都大驚小怪，到處襲來。有的把照相機向我們攝影，我們都把背景給他們拍去。

逢到了時代公司的宗惟賡，他手提大鏡箱，要我們給他拍幾張照片，說是要登畫報之用，拍攝時便圍上了許多臨時觀眾，行動很不自由，我們便匆匆逃出了公園回家。

五月二日

今早把最近拍攝的照片貼在相簿上，連從前的已有五大冊了。順便去翻閱早年的照像，不覺發生種種的感慨。當我十七歲時，正是在女子中學念書的時代，那才配說是我的處女的青春時代，我愛我那時的外貌，看見我的人誰也會羨慕的。是不該一度嫁給那個毫無價值的元通，虛度了無謂的青春歲月。現在雖已離了婚，但是此心也已如古井一般。除了電影藝術以外，什麼也不在我的心上了。但是看到我現今的照片，似乎顯得是要脫離青春時代的樣子。想着好不心酸呢。像這樣下去，我還有幾年可以拍戲呢？一過了這年頭，我是否還能存在影圈裏呢？想着實在害怕。現在新進的女演員已有不少打進影界來了。她們是那麼青春年少，前途才是無量呢。

惠姊來了，我向她發牢騷。她說：「女人到底總是要結婚的」。我說：「像我這樣每月賺了三百元，比起一般職業女子不

能算少了。但每月還用不夠，再不儲蓄是不對的了。」惠姐也贊成，給我介紹上海銀行，我們便一同去。

前天領到二百元，我決定存入一百五十元，惠姐認識一個行員，所以比較便利，但那行員看到我的姓名，認得我是女明星，都互相傳播，大家用驚異的眼光望着我。我深悔不該只存了這筆小款子，未免太失了體面了。

下午到公司時，導演先生說。關於我的酬勞事，公司裏已允明日提先發出。後來男演員長脚許告訴我，導演先生爲了你的酬勞事，和老板吵了一陣，才允發出呢。我聽了很覺對導演不住，但我不曾對他說什麼。

下午拍了三小時的戲。

五月三日

今天是我的黃道吉日，真是所謂財運亨通。除了領到公司酬

金四百元外，還有一件意外的財源。公司裏的酬勞向來是有限得很的，我和惠姐猜想至多可以領到二百元罷了。不料竟獲一倍之多。惠姊說：「此乃是裸浴的效力。」另外的財源如下：

本埠有一大木器公司的老板，今日到公司裏來找我，說是要我給他拍幾張照片，作為商店廣告。我徵求導演的意見，他說此舉並無不可。於是我同惠姐便和那老板在會客室中談條件。他要我坐在他們的沙發椅上拍幾張照片，並且親筆寫幾個字介紹該公司的貨色，願意送給我禮券三百元，此外還送我一套名貴的紅絨面的沙發椅子。價值也在二百元左右。我答應了。他立刻先簽一張支票給我。

那老板走後，我喜不自勝，惠姊也很羨慕我。我向惠姊說：「我要送你些東西。因為我有點錢了。」惠姊說：「你還是繼續儲蓄下去罷。」

中午請導演先生，攝影師小陳，和惠姊一同去吃飯。長腳許也臨時加入了。同坐汽車到愛多亞路吃四川菜去。喝了許多啤酒和汽水。共價十五元餘。導演先生雖然搶着付帳，但終由我付出。

下午又偕惠姊去上海銀行存入款子六百五十元。此外又借給惠姊四十元。同到新新先施買了許多日用品。

晚上拍跳舞場的大佈景，臨時男女演員一共有七八十人。我和長腳許同跳時拍攝最多。長腳許這傢伙不規矩，他老會在跳舞時討便宜。乘機會把我緊抱着，右腿順勢活動。我警告他幾次，他總是嘻皮笑臉的對我。怎麼辦呢？藝術云乎哉。

惠姊告訴我說：「聽說美國的男演員也是很頑皮。沒有法子想的。」這才氣死人啊。半夜一時才拍完回家。

五月四日

今天惠姊大清早跑了來，我正在洗浴，教她等了一回，才出去見她。惠姊告訴我說：「外邊有人說××影片公司有意要請你給他們拍戲。你可知道嗎？」我驚奇的說：「那有這事，如果有的話，我也不去的。該公司不是已有×××在坐着女明星的寶座嗎？我去了也不過降在二流之中演戲，有什麼意思呢？」惠姊也說：「對舊公司多少有點感情，是不該隨便脫離的。大家也難為情。」

惠姊說要洗浴，我便叫王媽打水。好利害的惠姊啊。她借我的浴室洗澡，但房門卻老早便扣上了。我假裝要進去拿什物，要賺她開門她老不開，而且在裏面格格地發笑。我說：「我一向對你公開，你到對我防備得像盜賊一樣。你怕我偷你什麼？你好！你要記住了。」她說：「我不配拍裸浴影片，我的肉感是不值得看的！」惠姊真好可惡。

時報老滕打電話來說：「前天胡×小姐說你每天都記日記，請你拿來在電影時報發表好嗎？」我說：「日記怎麼好發表呢？而且我的文學很粗淺，不教人笑死嗎？」他說：「難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神祕生活嗎？」我說：「這到沒有什麼，你不信時，無妨讓你個人看看。」

原定今天去木器公司拍照，因為公司裏臨時通知拍戲，所以打電話給那老板，決定改天再拍。

自下午三點拍戲到夜晚十一時，真累夠了。這樣的水銀燈下的生活，着實也很吃苦。

五月五日

連日看美國的電影雜誌多種，教我不能不羨慕好萊塢的明星們的生活。就在那些圖像上面，看見那些男女明星們的美麗的服飾，華貴的環境，才證明我們中國人是無幸福的。還有什麼話說

呢。這是我的由衷之言，所以寫在我的私人日記裏。如果公然這樣說了，一定要給了人家罵我虛榮，物質慾過於趨重。但是天啊！我是一個女子啊！自從夏娃開始，女人便要求着美麗的衣飾來蔽身。我不是社會主義的信徒，我不能矯情地掩藏我的欣羨的情緒。

可惜我的英文太淺，不能完全看懂文字所敘述的事。可是大體上是可以明瞭一些的。我覺得嘉寶，瓊克勞馥，以及其他許多女明星們，她們教我羨慕的不是她們的高貴週薪，乃是她們的機會。得到有那麼大規模的製片公司給她們拍片子，有偉大的，大藝術家在導演她們。使她們的努力有成功之望，不像中國一般女星，大多數人都是長年埋在庸俗導演人的指揮之下，會有什麼成功之望呢？去年我主演的那部影片，就是給那導演弄糟了。我看了試片後哭了一個整夜，我不忍再去看那部片子了。

下午木器公司派汽車來接我到公司去拍照，我穿的是藍色的綢旗袍。一共拍了三張。並且題了下列幾個介紹詞：「××公司的摩登木器。是傢具中的明星。」

夜晚長腳許說要拍戲，可是到公司時卻說不拍了。臨時改明後天才拍。惠姊一天不見，不曉得忙些什麼。

五月六日

今早起身拿報紙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原來×報電影欄內登了一條小新聞，說我已經要脫離本公司而改進××公司了。並且說我最近每天到該公司去找那老板談條件，真是白天見鬼，我最近那會到該公司去呢？完全造謠。前天惠姊之言，顯非無因了。

上午剛要出門，導演先生來了。他就是爲這謠傳而來問個究竟的。雖然我一口否認，可是他仍舊勸我不應想走，說大家既在這個公司裏，就該長久合作的幹，完全是一種「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的語氣，弄得我着實有點生氣起來了。

同導演先生到公司去，公司裏的人都很注意的望着我，無疑的因為我如一脫離公司，對公司全體都有關係的。但我真是冤枉極了。我一點沒有改進他公司之意，我於是請導演先生向大家聲明真象，我一個獨自到化粧室去了。

等一回，導演先生又進來了。他說要是以為薪水不夠，公司還情願多給一些，希望不要想走。我說我不情願因此而向公司乘機要錢，說後我竟哭了。

聽說惠姊病了，下午拍完戲後我便到她家裏去看她。並買了一籃水果帶去。她母親很是愛她，一面看護她，一面又要招待我。使我想起我的離別已久的母親，不覺黯然久之。

五時半獨自到大光明去看電影，不料鄰座一個西裝少年不住的注意我，請我吸紙烟，並且稱我×小姐。自稱是×大學的學

生。我今天覺得有種種悲感，竟不以他的冒昧的襲來爲不應該，同他敷衍了一回。看戲後他又請我同去吃飯，因爲他說和我的姨姊同學過，所以我也不拒絕他。飯後我要回家，沒有把我的住址告訴他。

五月七日

今早木器公司把送我的一副沙發椅送到了，我喜歡得很，賞給工人三元。王媽說太多了。王媽以爲是我買的，不知道是公司送的呢。

早上就搬動椅桌，乘機將室內整理一過。試坐在那沙發椅上，是這樣軟得要沉下去了。

郵差送來一封英文信，一看是用打字機打好的，難道也有外國影迷嗎，我是不會相信的。看那個簽名是 H. Chan 地址是同一條街上，我恍然知道了。原來是那個對樓的洋行小鬼啊。我的

英文是很淺的，那麼長的信，本想不看他，但好奇心迫我去求助於那本字典，那本塵封已久的字典了。

這裏除了普通客套的話語以外，還寫了許多稱贊我的話，甚麼 *Your charming your beautiful made me crazy*，說爲我發狂，這是什麼一套鬼話呢？還要照片，這個窺浴的小鬼，真把我弄怕了，我還埋他嗎？

下午老滕來，我請他坐新沙發椅，他說：「這是軟性的」。我叫王媽泡咖啡茶。並爲他縫上一粒洋服上脫落的鈕扣。老滕稱我表演甚佳，很像賢妻良母。我說我配做良母了嗎？他才知上當，大家笑了一陣。

我把日記把老滕看，他說可以登報，並說如肯努力的多寫作，可以代替艾霞爲女作家。我說：「我說不定也要自殺的。」結果日記沒有給他。老滕匆匆走了，說要去看比賽球類。

晚間去看惠姊，她的病已好了許多。談了一會才回家。夜晚睡不着，看外國電影雜誌。

五月八日

近日看的國產影片太少了，我也自知不應該這樣的。但我可說並非懶惰，因為外國片子到看得不少，其所以不愛看國片的緣故，原因是有許多國片太引不起我的興趣了。外國片是那麼進步，那麼趣味而多技巧，國產片是那麼暗晦，遲鈍，時常會停滯在苦悶的深淵中。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也許外國的導演人比中國的導演好罷。

說是中國的女演員而不喜歡看中國影片，本來是極端矛盾的事。但是中國電影界中人的習氣都是如此。看外國片子還有人高興，看國產新片便不大起勁，至多是當作一種義務的工作，不認為是一種享樂。國產片離開享樂品的時候還遠着呢。

但是每個男女演員，對於自己所表演的片子卻都有着濃厚的興味。我對我主演的片子每部至少看五次以上。最有趣的是參加開幕夕的公映，聽見觀眾轟然的笑聲最感興趣。

我現在最担心的，是這次拍過的裸浴的一段，不曉得成績如何。近來我的身體較前清瘦了許多，胸部和臂部都欠豐滿。不知是否將給觀眾以不良的印象。我很急着要看看試片呢。

今天沒有拍戲，接到母親一封信，說二哥又失業了。我回了一封信，並到上海銀行領出了五十元寄給母親零用。母親究竟是老人家不懂事，她還勸我再和元通言歸於好，取消離婚。這年頭無用的男人，要他幹嗎！

五月九日

日記上印着今天是國恥紀念日，但公司中人都似乎沒有什麼動靜。記得在女學校念書時，每次逢到此日，便有熱烈的紀念會

和演說。空氣十分緊張，但自入電影界，便沒有什麼紀念了，這是可歎息的事。

××大學學生徐君寄來一信，由公司轉了來。真是纏綿得可以了。他便是前天在大光明邂逅逢到的那個少年。我沒有回他信，祇寄給他一張簽名的照片。上面並題着「五月九日寄，勿忘國恥。」這樣是很好的杜絕情書的方法。

下午在公司拍戲，後來聯華的黎莉莉姐來玩，一同打乒乓球。直到黃昏她才走。

五月十日

清早正在補寫日記，惠姊來了，叫我歡喜不盡。惠姊病愈，可是清瘦了許多了。我們一同談天，談到目前中國的男明星。惠姊說金焰好，可惜給王人美黑炭姑娘獨佔了。我說高占非好。惠姊又說，可惜給高倩嬰獨佔去了。兩人笑了一陣。後來又談到鄭

君里，余光，何非光，趙丹，蔣君超……一班人。覺得中國男星的人才實在缺乏得很，只有這幾個人。

惠姊告訴我，電影界有幾個女演員如×××等都墮落了。她們學會了吃鴉片烟，非吸不可了。我聽了大吃一驚。我們都爲她們可惜。好好的青春姑娘，而且是靠外貌吃飯的，竟會那麼糊塗染惡嗜好。好好的紅顏變成女烟鬼的形狀，不是可憐而又可怕的嗎？

晚間請惠姊吃新亞的大菜，看大上海的电影。惠姊陪我回家同睡呢。

五月十一日

昨夜和惠姊同睡，談天到了夜深，又是睡不着，惠姊的睡樣不好，時常拉到我身上來。兩人中有一人輾轉反側，便會把另一人弄醒。以致今早精神不佳。我告惠姊：我實在不慣和人家同睡

的。惠姊又搗苦我，說我假惺惺作態。

早餐時王媽燒麵包牛奶和番茄湯來，吃得很飽。惠姊今早須拍戲，她拍的是另一部新片的女配角。惠姊的時運不濟，一向只做做配角，每月領薪七十元，什麼都不夠用。我們便同坐一部黃包車到公司去。惠姊說：「胡蝶和阮玲玉都有汽車坐了，你幾時也買一部呢？我也好揩油坐坐。」我說：「人家是大明星，我們比得到她們什麼？還想坐汽車嗎？」

一到公司，惠姊化裝去了。長腳許說：「老板叫你去。」我到總理室時，他給我介紹一個客人，說是南洋××坡的片商×君，那片商肥頭肥腦，年紀近四十歲了。似乎在談購片事，一看見我便停止了。兩隻黑眼反注視着我，臉上浮出軟意的笑容。我正想走，老板叫我坐着，我只得敷衍一回。那片商笑嘻嘻地稱贊我，說是明晚要請我們吃飯，又問我月薪幾何？我不敢生氣，那

老板已代答說：「她每月七百元，每片還有酬勞金。」天啊！這是什麼鬼話，原來這就是提高公司威信的新法嗎？我每月不是祇有三百元嗎？我一聲不響，那片商便贊歎製片的困難，說花費也不少。老板便說：「所以老實說，我開給你的片價並不算大，一個錢也不多算的。」接着請片商吃烟茶，搬演那全套的商業手段。我推說還要拍戲，便辭出了。

我告訴導演，說不願赴那片商的宴會，因為我們女明星並不是公司的裝飾品，何必去陪片商呢？導演便向我開導，說老板正在拉那片商簽定長期合同，片商既是欽佩你的。大家就幫幫公司的忙吧！我才答應了。

下午拍戲至傍晚，累死了。

五月十二日

今早沒有拍戲，和公司同人去兆豐花園玩了半天，夜晚便去

赴南洋片商的宴會，惠姊也一同去。我倆先去一樂也燙了頭髮。

我原不很願意去，因為不知道要穿那一件衣服好。據說是要在百樂門飯店跳舞廳請客的，衣服不能隨便。剛好裁縫送來上週定製的淡黃色的新衣，這才鼓動我的興趣。惠姊穿的是白色的西裝。七時汽車來接。

一共有八個人，老板和導演，長腳許等都在。先飲鷄尾酒，然後吃大菜。

南洋片商開懷暢飲，發表其福建口音的國語。人家說得好：「不怕天，不怕地，只怕福建人講官話。」他有許多話我都聽不清楚，但老板却老點頭說「是！是！」老板真夠滑頭，完全商人本色。

跳舞音樂開奏時，老板便介紹我和片商先跳，長腳許暗中和我扮鬼臉，無疑是一種諷刺的態度。天啊！這片商跳的是什麼舞

啊？完全拉黃包車，華而滋MILTON的音樂竟跳起狐步來了。我的摩登的銀色皮鞋，裸露的腿和露天的足趾，竟不斷的和他的漆皮鞋接吻，這是什麼一回事了。叫我不住的發笑。他竟自命風流地問我笑什麼。又說：「你們做女明星的真福氣啊！」我說：「只有你們福建人才有福氣啊！」他很高興的瞎跳一陣。

這位片商有一般華僑的好點，很爽快大量。他跳狐步舞很好，其餘的都不大會，大概是不很懂得音樂。惠姊都同他跳了幾次。

片商的國語裏時常插入福建土音。他說：「你很水的，你水的！」我一點聽不清楚。惠姊懂一點廈門語，她告訴我「水」便是「美麗」之意，好不笑煞人哉！

舞場中逢到胡笳和莉莉，她們都和男友同跳着。

五月十三日

今早到公司去，旋即坐了三部汽車去龍華寺拍外景，惠姊和我同車，一路取笑我，說昨晚那位片商有意於我，頗有「醮着些兒麻上來」的險狀。我說那片商雖有點傻瓜相，但好在有錢而老實，我來替你做媒罷。話未說完，坐在前座的長腳許竟回過頭來扮鬼臉，我說：「你裝做沒聽見，原來却在竊聽人家講閒話，你好可惡。」惠姊用手去搥他，藉以報復。

拍外景是這樣痛苦的生活啊。大家得在炎日之下曝曬着。攝影師小陳抬着那個開麥拉「買羅因霍」跑東跑西，工役拿着反光板左遮右遮，助手和場記躲在樹蔭下抽紙烟。那位導演先生更加是忙得來，他須指定外景所在，把開麥拉排定了。然後去教演員們怎麼表演。長腳許自問爲老資格，聽講時漠不經心，給導演大罵一頓。惠姊化裝爲長腳許的妹妹，在樹徑下爭吵着。我就坐在汽車裏抽幾支紙烟，並開了一瓶汽水獨享。這也是女主角份內的

特別權利。

拍完戲已下午二時了。回車時大家飢腸轆轆，長腳許發話要求導演先生開公帳請客，到鴻運樓去吃一頓痛快。果然一唱百和，導演只得允許了。

一行人走上鴻運樓時，大家面孔上化裝粉還沒有退下。叫店內夥伴都驚奇起來。大家狼吞虎嚥的吃一陣，窗外是不住有人頭在竊看着。

下午回家洗浴休息，惠姊陪我到夜晚才走。

五月十四日

今早藝華公司的兩位胡小姐來玩。一個是胡萍，一個是胡笳。胡笳是早認識的，她替我介紹胡萍。是這樣聰慧美麗的姑娘，正如銀幕上所映現出來的一樣。她的兩眼有眼神，媚力真是不小。我請她們吃咖啡，並稱贊胡小姐的作品，她曾經自編了一

部「姊姊的悲劇」的劇本，並且自己主演，成績很不差呢？美國的梅蕙絲也是自己編劇本的，胡小姐真可和她媲美了。

我認識胡笳小姐，是去年年底在現代電影社，這位湖南小姐，她有真摯的性情和排白的牙齒。她本來在聯華公司，自從進藝華後，就在「女人」裏面有一點兒戲，是很好的。一個「麗琳哈蕙」型。嬌小玲瓏，能歌善舞。不過她所缺乏的是機會罷了。

我又打電話叫惠姊來，四個人合打撲克牌。等一回又同批評中國的導演先生。惠姊說：「目前的導演待遇太壞了。每月只有一二百元，實在不夠容納好的人才。」我們都覺得中國影業的貧乏，生在今日的電影明星，實是不幸得很。

我給王媽二元預備午飯，留她們三個一同吃飯。大家有說有笑，十分的有趣。我說：「希望你們時常光臨，以破寂寥。我們幾個單身女子，每日過着無聊的日子，應該合作，時相過從才

好。」不料我說這話時，惠姊竟用鞋尖躡我，我只好滯住了。後來惠姊私下告訴我說：「你怎知道人家的事，誰同我們一樣，也許人家每天有愛人陪着也說不定呢？」

下午到公司拍戲，五時後到惠姊家去玩。

五月十五日

今天我接到姑母從香港寄來的一包食品，是由張君此次由粵返滬時給我帶來的。大清早由一個茶房給我送來。姑母附來一信，問訊我的近況。使我在接到她的物件時懷念不置。姑母嫁到香港一個好商人，她一向是不大贊成我做女演員的。她是抱定電影界沒有好人的舊觀念的。但她可說是沒有什麼固執的惡意，我覺得她的意見相當的有理。

到公司去拍戲時，我打電話去找張君，謝謝他替我帶東西來。他說是昨晚才到的，叫我有空去玩。

拍戲時，長脚許告訴我，惠姊近日和新進來的漂亮男演員小汪感情很好，並且發誓沒有說謊。給我罵他多嘴。但這消息於我確是一件重要的新聞。

下午拍戲後就去找張君，惠姊也同去。張君說：「在香港逢到你的姑母，她問你的近況，我已經替你吹得天花亂墜，說你在上海色藝猛進，她喜歡得很，並且請我吃酒呢。」我埋怨他故放空氣，大家都笑。他這時要去看南京戲院的電影，要我同去。我因為答應赴老板家的宴會，所以沒有去。就和惠姊分頭回家去換衣裳。

晚間老板家請幾個片商和報館記者。該南洋片商也在，拚命的在望我。惠姊又挖苦我，以致我不能不對片商表示格外的冷落。老板太太穿得金光寶氣。教我有點替她難過。可憐的舊式的婦人啊！像她那樣舊式的裝飾化，耗費而不美觀，那才是摩登時

代的落伍者呢。

五月十六日

今早接到母親一信，說淑華嬸的女兒張素莉想做電影演員，不愛讀書，已經到上海來了。要我去照應她，介紹她進影界去。這怎樣辦呢？而且我也不知道她住在那裏。早餐後我到公司去才接到她的電話。我剛要拍戲，便叫茶房去東亞旅館接她。不一回果接了來。我便出去會她。這張素莉年紀約十七八歲，穿着白短衣和黑裙子，模樣兒也楚楚可觀，但並不怎樣美麗。

我便帶她先去參觀攝影場。她急着要找總理先生，我勸她不必燥急。其實我看她的不時髦的服裝和旅行後的面孔，恐怕是不能給人以好印象的。此事已非旦夕之功，一個女孩子單身住在旅館中也不很便，我便請她住到我的寓所中來，拍戲後同她到旅館去搬箱子一同回家。

素莉是一個初中的女生；腦子還算聰明。對於中外電影明星的姓名和影片都很熟悉。可算是內地一般影迷代表。可憐啊！這班影迷，她們有什麼門路可以踏進影界來呢？影界的現實內容是這麼空虛，負責人又沒有扶掖新進人才的心情。無怪一般影迷們都要感覺失望了。

夜晚請素莉去燙頭髮吃飯看電影，並預備一個鋪位給她睡。

五月十七日

爲了素莉的服裝都是舊式的，我今早特地叫裁縫師來替她做一件摩登衣服。一塊料子我送她的，不過值得七元餘，是淡綠色的凸花綢。但工資連花邊滾條却要十一元之多，這便是所謂時髦。內地的人做夢也不會想到呢。

早飯後我要去拍戲；原想帶素莉同去，免她一個人在家寂寞。但她看見我書櫥裏的新舊的中外電影雜誌，真是愛不忍釋，

一本一本的在翻閱着。她要求讓她一個人在家裏看雜誌，說是她所最喜歡的事。當然我是不反對的。我當即吩咐王媽燒給素莉吃中飯，因為我中飯是不及回來的。

素莉在書房裏看雜誌，我走時她都不知道。真是頭等的影迷。

拍戲時我告訴導演先生以素莉的事，他說明天叫她來看看，如果可用再去向老板說去。惠姊只見過一面，正想同她多談，但她却說家裏有事，匆匆地走了。叫我好不悵惘。我回家時已下午四時半了。只見素莉睡在床上，滿床上堆着電影雜誌呢。我當即把她叫醒，一同去大上海看電影去。

好啊！惠姊。原來她竟同小汪溜到這戲院裏來看電影啊！什麼家裏有事，真是一派鬼話。照這樣情形看來，人家說她同小汪要好，顯然不是無根之談了。她同小汪時常是這樣回頭四顧，我

故意匿起不讓她看見，以後好來捉弄她了。

出戲院時逢到張君，我給他介紹素莉，他請我們吃飯。說吃完飯還要去跳舞呢。後來一同到大華去。這鄉下人素莉第一次見到跳舞的新玩藝，驚異得了不得。張君同素莉說：「你也得學會跳舞，否則做不得明星呢。」拉着素莉便要下場中去，怕得素莉嬌聲的怪叫起來。

五月十八日

昨晚到了夜深才回家來，一直睡到上午十一時纔起身，還好今早沒有戲拍，否則如何是好呢。

中午裁縫師送來素莉的新衣，一穿上便覺得十分地吻合，腰身和胸部都結束而現出苗條的曲線，尤其是乳部的輪廓較前顯明而充實着EXOTIC的肉感意味。覽鏡自照，把素莉歡喜得眉開眼笑。連聲稱贊成衣匠的技術。

午飯後替素莉作面部化裝，塗唇，和施以脂粉，眼睛圈上下並塗上藍色化裝粉。手指上塗上蔻丹，完全改成一箇摩登的少女型了。

到公司時，接到幾張影迷的信，其中又有一封英文信，仍是對樓那個洋行小鬼寄的。因爲生字很多，沒有細讀的機會，不曉得又在說什麼。

我帶素莉去見導演先生，他正在指點佈景師設置新幕景，看見素莉時，便用深刻的觀察眼光去分析她的正側面的線條，量她的體高和腰圍足腿等部。最後又在量她的胸圍（奶部），並且叫素莉拉起旗袍要看大腿。把素莉弄怕了。我忙用眼力去支配素莉，叫她不要反抗。真是呆女孩！女體的線條不詳細檢查，怎能看得出可用與不可用呢。後來導演叫攝影師小陳拍幾張正側面的呆照，待明天洗出後看看如何再能決定。素莉究竟是呆女孩，拍照

時竟一本正經面孔，不懂得賣弄風情，我也不好同她說。因為此事非旦夕之功所能教會。呆照真是呆照呢。

五月十九日

幾日不見的惠姊今早不知給什麼風又把她吹來了。我問她昨天那裏玩去，她吞吐其詞地一句也不肯實說。於是我便說：「小汪實在不錯，又年輕，又漂亮。」

她急起來，知道我的話中有刺，來得十分突兀。連說「什麼什麼？」我說：急什麼。我覺得小汪還好，有點愛他罷了。接着我報告她前日看見她同小汪一同看戲的事，她還想辯，說是我看差了人。

同惠姊和素莉到攝影場去，素莉的呆照說是洗好了，可是給導演先生拿去了。我們急着要看，但是都看不到。中午在公司用飯，那長腳許眼不轉睛的望着素莉。這賊眼般的男人，見了一個

就愛一個，給我惡狠狠地望他一眼，才不敢再老望着她。

飯後導演拍完外景回來了。他給我們看素莉的呆照，沒有說什麼話。我私下問他素莉可拍電影不可以，他說她上鏡頭沒有本人好看，這一點很有問題，待改天和經理先生商酌後再能決定。

五時半我們三女伴同去看南京戲院的「娜娜」NANA。這部片子的宣傳文字早已在美國電影雜誌看過了。美人稱她為百萬金的女明星。這位安娜司坦，她原是一個俄國女子。給美國的大製片家高爾溫看見她在歐洲主演一部影片，便費重金把她禮聘了去，花了一百萬金在她身上，現在她居然成名了。這部是演一個妓女的生活，而且是好萊塢一個唯一的女導演桃樂賽亞查娜導演的，實在值得我們女界來竭力擁護的。

好運氣的安娜司坦小姐啊！我真欣羨你的福運啊！我現在是這樣沒落在中國的影圈中，無善足述呢。誰是我的高爾溫呢？我

要哭了。

五月二十日

今天各大公司開始大減價，我同惠姊和素莉一共去買些東西，剪了幾件布料，顧客是擠得很。我們看見文具部出賣明星明信片的架子上，居然也發現我的一張新圖片，也在那邊出售。那是我的半身像，大概是從軟片上翻印下來的。實是很難看，我不懂爲什麼要揀那麼壞的才印了出來。而且胸部凸出很高，我的奶部其實並沒有那麼發達，那還是上次拍戲時裝上去的棉花團的假奶呢。教惠姊笑得彎下腰去。我教惠姊替我買一張，因爲我不敢走上前，免致給店夥認出來。

在大三元菜館吃了午飯，便匆匆到攝影場去。那位南洋片商在那邊看拍戲，看見我便走上來嘘寒問暖，頗有「其欲逐逐」的態度，我只得敷衍他一回。

我把外邊出賣的圖片給導演先生看，要求他替我辦交涉。但導演却說此事沒有法子想，只好讓他們去賣。真是氣死人。對於素莉進公司的事，導演先生還說尙未進行，叫我們再等幾天不要着急。

拍戲費了三個鐘頭，素莉這影迷就在旁邊看着，似乎一點也不覺倦。剛要返家時，張君來了。他今天穿了新製的西裝，滿面春風的坐了一部汽車來。說要接我們去兜風，我們也不反對。只有惠姊說要先返家去。於是我們就開車到江灣去，車夫開着高速度風馳電掣的駛着，果然十分的風涼。

素莉坐在前排，我和張君坐在後排，張君竟不住地拉近我來，幾次給我推開了去。這男人實在糊塗，不怕給人家看見笑話嗎？真是……。

五月廿一日

關於老牌女明星K女士墮落的事，我前此就有所聞。今天聽見公司裏的同事說，她自從和富家子離婚以後，滿想可以拿到一筆贍養費，結果是一文無着，而鴉片烟癮卻染上了，再也踏不上電影界上來。最近已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而且生了很重的病呢。我聽見這消息很替她可惜，想起去年和她還是時常見面，她和我的交情總算不錯。我便獨自一個人去看她，在一個舊弄堂的亭子間裏找到她了。

當我進門一看，大家幾乎都不相識了。在這床上躺着的清瘦的女人，就是當年紅極一時的K姊嗎？少婦因不慎而墮落，竟會變到這樣的快速，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K姊自然發了無數的悲傷話，接着便是哭。我勸她設法把烟癮戒好，並且留了三十元給她做病中的費用。現在看護她的是一個老媽子。但當我辭出時，卻看見一個男人正要進去，大概是她

的新戀人吧！唉！

回到公司後，導演先生告訴我，說素莉進公司事不能成功，因為公司無意再用新人。這事使我十分難過。夜晚回家時素莉一見面便問我有何消息，我只好據實報告她。自然這時她只有哭。可憐的影迷，我只有用同情心去安慰她罷了。

五月廿二日

素莉小姐昨晚整整地哭了一夜，爲了公司不肯收容她，我雖盡力安慰她也歸無效。教我也弄得十分的難過起來。引起了我的同情感。想到我當初也豈不是像素莉一樣的影迷。如果設身處地，我也不禁要哭呢。我們女子逢到逆境那個會不哭呢？

我答應素莉再去替她想辦法，她才睡着了。

今天要拍「愛的花」最後一幕的外景，這片子就算完成了。十時到公司去，等他們劇務人員籌辦雜務，一直到下午一時才起

程，裝了兩部運貨汽車，我和導演等幾個要人另坐一部蓬車。一直開到龍華附近的村落去。在那裏，有兩排兵士和幾十個村民的圍角等好了。那些兵士和村民把我們圍起來，尤其是目不轉睛的望着我。因為我不但是濃裝豔抹的化好了裝，而且在摩登的春大衣之內卻早已穿好了村姑的戲服呢。幾個鄉裏的真村姑尤其興味濃厚的望着我，無疑地是發生一種怪異的感覺。

劇情是兵隊騷擾鄉村，村民慌忙地亂跑。我這個冒牌村姑給兵士搶去了。那幾個被派定搶我的兵士，笑迷迷地又驚又喜，溫文爾雅地走上來拉我，給導演大罵一陣。叫他們要當真的使出凶猛的手段，不要假斯文。那些兵士卻站在那邊笑着，個個像軟綿綿的羔羊，把導演先生氣得死去活來。飾軍官的長脚許是救我而又要淫我的角色。我們在熱日下忙到傍晚，我身體覺得很難過。後來向一個旁觀的村姑談話，她才帶我去她家裏，借用她的木馬

桶。真對不起她了，夜晚回家發熱頭暈，納頭便睡。

五月廿三日

因爲昨天拍外景受熱，回家後渾身又起寒戰，今早體溫達華氏一〇一度二，十分難過。幸好有素莉陪着我，替我打電話請羅醫生去，並電話公司告了病假。

可是來的不是羅醫生，是一個年青的林醫生，他說羅醫生到南京醫某要人去了，診務由他代理的。一坐下便講了許多久仰的話，說曾在銀幕上看見我過。但我這時是在病中，早臉都沒洗過，一定會給他以不良的印象的。真是糟糕了。

他按脈檢溫後，又說要聽胸部的肺拍，連襯衣都非脫開不可。我反抗無效，竟依了他，把那聞症筒在胸部移動，怪肉癢的。那副眼睛竟半開半閉地，還好素莉隨侍在旁（幸而並不親視含驗。）我也不怕他的。後來確是聽得出乎意外的長久，我知道

這登徒子醫生在故弄虛玄了。我便翻身過來，把被蓋好。他才收起聞症筒，居然大派其藥單，我理也不理他。臨走時我叫素莉拿了診金給他，他推託了一回也收起了。還說吃藥後怎樣可以再打電話去叫他來，我裝睡不理他，等他走後就把藥單撕破了。這種不規矩醫生的藥吃了有何用，以後再也不請教他了。

惠姊聽說我病便來看我，後來替我請了一位女醫生來，吃了發汗藥。下午均在睡眠中。

五月廿四日

在病中。

上午惠姊來，導演先生也來，帶給我一籃水果。一會兒就去了。

今天吃點稀飯，和惠姊談了些話。因為出汗太多，惠姊替我渾身揩汗，並且換了內衣。

晚間我睡着時她還沒有走呢。

五月廿五日

在病中：連日忙煞了素莉和王媽。素莉權充我的看護婦了。惠姊今早拍戲不能來，女醫生又來一次。說熱度已減退了。傍晚我躺着看新到的美國電影雜誌。惠姊來，吃夜飯後才走。

五月廿六日

今早精神爽快了許多，素莉幫我在牀上洗盥後，並吃稀飯和福建的肉鬆。公司的雜役送來這幾天給我的信件來。有一封是給素莉的，是她家裏問她的近況的。素莉接函後又哭了，我安慰她一定替她想辦法，這才止住了哭。

素莉替我拆開影迷們的信，霎時間又是笑逐顏開，覺得影迷們的信很有趣，並且很羨慕我。

在內中發現兩封張君寄來的信，是一派講愛我的話的情書。我早知道張君是真愛我的。但我怎能夠接納他的愛呢？我希望他不至爲了我而陷溺在愛河中。

突然間王媽進來說張君來了，怎麼辦呢？我一些也沒有準備呢。趕緊起來化裝，在鏡前一照，我竟清瘦到這樣嗎？張君進來時，我又坐在床上了。他說他不知道我生病，他的商務這幾天又很忙碌。所以不能夠來看我。他隨身帶來幾色禮物來。還談了一會，我真有點不好意思去看他，時常低下頭去。因爲他信裏的話叫我想起了很難爲情，雖然他當面是這樣木訥而不會說什麼。不幸的情網中的人兒啊！你怎不去自己解脫了呢？

五月廿七日

今早已會起床了，女醫生還來一次，勸我仍須吃藥，暫勿出門，我便坐在沙發椅子上看看書。

惠姊來了，她報告我，說公司要派我去廣東拍一部什麼片子，沒說清楚就走了，因為她還要拍外景呢。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叫我不能不着急了。我便打電話問導演先生，他說在接片子沒得空多談，下午要來着我，再面談一切。

胡萍胡笳，和黎莉莉三位小姐聯翩來了，胡笳說她們來這裏的目的是要看我和愛人合攝的照片，不知那個在外邊造這個謠，我竭力辯解，她們都不相信。我只好將我的貼像簿交給她們去檢查，但她們又說必定是我收藏着。最後把美國男明星雷門奴花羅 Ramon Novarro 和加里古柏的照片拿了去。

午睡直到導演來時才起身，他說：「廣州有一家MP影片公司要借用你做女主角，派人來向老板商量，公司方面已表示同意，所以你下週就得到廣東去拍這部戲。」我聽了有點着急，他又說：「好在你的戲已拍完了，下一部戲還不能馬上開拍。而且

合作的條件很好，你此去除一切旅費外，還由該各司津貼雜費二百元。除你做女主角外，現在還要在上海添招兩個女演員呢。」

我說最好能夠介紹素莉去充任女演員，那麼我就不反對，導演贊成此議，允介紹素莉給該公司。素莉聽說有了出路，頓時便喜氣洋溢起來。晚上導演打來電話，說素莉事已得該公司贊同，定明後天面商條件。夜間我和素莉促膝談赴粵事，倒感到十分有興味。

五月廿八日

今早是病後第一次出門的小紀念。雖然陽光照樣放射着地上，枝頭的小鳥依舊奏着美麗的歌曲，可是於我好像事事都感到異樣似的。走起路來，仍舊有點不自在起來。和素莉同乘一部人力車到公司去。

導演先生正在剪接室中工作，趕數日內就在公司裏先試片一

次。我要求給我看看裸浴的一段底片，我看後覺得拍得還好，只是太長了一些。難道裸浴竟是那麼值得看重嗎？

廣州M P影片公司的代表人來了。導演便同我出去見他。是一個姓周的，三十歲左右的西裝男子。由導演介紹，大家寒暄了一會。又介紹他認識素莉。周君表示十分歡迎的熱忱。只是他的一口廣東國語有點叫人難懂。周君並定今晚舉行宴會。

下午周C姊打電話問安我，並請我到她家裏去玩。我想橫豎沒事，所以便同素莉去了。周C姊從前上過銀幕。可是運氣較好，已經嫁了如意郎君了。我們從前的交情是很親密的，祇是月來很少見面。到她家時，她已吩咐女僕在打冰淇淋了。她現在發胖了，完全是一個有福太太的模樣了。她有一個美麗的住宅和小庭園，而且是兩個小孩的母親了。小家庭裏管理得十分整潔，一個三歲的男小孩在跳躍着，另一個小女嬰由一個奶娘抱着玩。

C姊命女僕遞出來一樣樣的點心，糖菓，她口裏所說的都是小家庭中瑣碎的日常生活。那兩個可愛的小孩很教我戀念，當我抱着他們時他們都不怕我，那個小女孩還會吻我呢。多麼理想的生活啊！她還要留我倆吃晚飯，我因須赴宴會只好辭了。

晚宴在八時舉行，公司裏的主要人物都到，盡歡而散。

五月廿九日

今日起須預備赴粵的事，此行約須二星期至三星期不定，目的是祇在拍攝南國的外景，至於內景還須回到上海來補拍，片子是屬軍事的，題名還沒有決定呢。

此次慨然允諾南行的原因，第一是久住在上海，很想換換地方，享受旅行的生活，而且廣東和香港還是不曾到過的地方。第二是想去看看別離多年的在香港的姑母，第三是爲了素莉的關係，可以完成她踏進影界的志願。

惠姊來時，我要求她在我走後來住在我這裏，可以替我看看房子。她一口答應了。這是無怪的，因為她可以住在我的地方、比較她家舒服得多了。

惠姊說，很捨不得我走，因為我走後她無聊得多了。這也是真心話。我想還有那個自稱愛我的張君也必定不願意看我走的。我今早打電話給他報告赴粵事，他表示很難過，說明天有空要來看我。

下午略理行裝便同素莉再到公司去，達到了那南洋片商，想不到他已聽到了這消息，也對我表示戀戀不捨的意思。說一定要送我一些禮物，問我要什麼東西，我推拒無效，因為他說若拒絕他反要叫他難過。我領了半月薪後他便在門口汽車中等我，我同素莉便坐上他的汽車開到先施公司去。我只要他送我一小箱的水菓，但他說是太薄禮了，要買一個攝影機送我，我推說我用不

着。後來才買了一些罐頭食品，由店夥送回家去。我稱謝他，但他還拉我們去吃晚飯，素莉一路陪着我，或者使這片商感到滯累，但於我是很有利的。

五月三十日

因為南洋片商送我一些禮物，引起了天真的素莉的狐疑，她問我是不是同片商有何關係，我當然據實的否認。並且說出我的苦衷，因為如果拒絕他的物質上的贈與，將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素莉雖然不響，好像不以為然的樣子。她確是好孩子，沒有我的輕浮吧！也許我是過於貪得物質上的享有吧！

前次和我訂約的木器公司連日在各大報上登載我的照像和介紹詞，今天有兩個小報在諷刺我，說我惟利是圖，不惜以女明星的地位做商品的裝飾品。這話也說得有理，可是那些記者如果知道美國的女明星也未嘗不會和商店合作而取得合理的進款，但素

莉卻因我被罵而着急着，她的誠懇是可感的。

今天下午天氣熱得來，惠姊來電話約我去虹口游泳池。我沒有答應，她就說要同小陳小汪一同去。恰好張君坐汽車來，我便提議游泳去，張君同意，素莉說沒有浴衣，大家便先到先施公司買了一件，一直開到虹口游泳池去。在那裏逢到惠姊等，電影界中人到的也不少。

當我們跑進女界更衣室時，把素莉嚇得怪叫起來，我忙阻止了她。原因是有一個西洋女人赤身裸體一絲不掛地站在雨淋管下沖洗着。緊張的乳房和臀肉不住地彈動着，像這樣大模大樣的淋浴在我是曾見過的，可是一點也不覺害羞確是奇怪得很，無怪素莉怪叫起來了。也許這班女人就是自然生活的信徒吧。素莉說她像是妓女，我也不敢斷定。

我在游泳池中游了一刻多鐘，覺得身子漸漸冷起來，趕緊起

來穿衣裳，張君陪我在池邊吃熱茶，並談了一些閒話。到傍晚才回家。

五月三十一日

昨晚張君強拉着我去維也納跳舞場去，直到今早上午三點才送我回家。張君是這樣的熱情，簡直把我弄怕了。他借着「惜別」的好題材，居然想在我身上做文章。要我跟他走上婚姻的途徑，我便老實告訴他，我對他有很好的印象，但我以為走上婚姻路上去不一定是幸福的。我現在還熱中於從事影業，別的事只好暫擱一邊。這是我和他長談的最後結論。雖然我也曾表示對不起他，可是香檳酒給我喝醉了。在 *Dancing in the dark* 的舞樂旋律中，有兩片軟唇貼過我的右頰上，我想我不會向他發出更熱情的話吧。

赴港的船期已定在明天了，今早睡到中午才起身，下午和素

莉略理行裝。還到大光明去看一部影片，出院時有三數個滑頭青年（因頭上塗得光滑滑之故）跟住了我和素莉，一直等到我們上了一路公共汽車爲止。

夜晚公司要試映最近拍成的新片，就在公司裏舉行，參加的祇有公司的職演員念餘人。我最注意的是我演出的幕面，自然也只有我的表演部份最多，其次是男主角長腳許。我對於這個劇本老早就表示不滿，現在映出時一看益使自信我的主觀不錯。只可惜我不是梅蕙絲，也沒有她的天才，所以不能自編劇本，一切只好將就下去。不過本片我的成績確是比較過去各片都好，尤其是和將軍調情的幾幕。至於裸浴的一段實在有點要命，我不信我的肉身有何裨益於觀衆，也許只能給他們一些眼前的刺激罷了。這也是女演員的最大的功能嗎？實在教我想難過。我希望我的母親和戚族不要看到這部片子，因爲裸浴的部份教我難爲情呢。

六月一日

爲了本公司答應廣州M P影片公司借角的請求，我須於今日啓程赴粵，此行的使命不祇是爲個人，同時也是爲本公司，但我在這匆促幾日的混亂生活中，簡直還沒有精神去考慮此行的意味，臨行也祇好糊裏糊塗的跟他們一行人走路。

惠姊大清早來幫我清理行李，一會兒張先生，導演先生，片商，攝影師小陳，長腳許，和廣州公司的周先生都來了，送禮的食品堆了一房。我爲了須買雜物，又匆匆同素莉出去了。最後還去總理家辭行去，這也是公誼私情所免不了的花樣。老板娘祕密寄我三十元買一只手錶，因爲在香港便宜得多了。

到攝影場去一趟，並且打了許多電話向電影界幾個要好的女明星們一一辭行。有的要我回來時帶給她們糖菓和小禮物，或託買廣東物件，我都一一記在日記上。

下午二時到新關碼頭，送行的有七八個人。張君亦在。乘小火輪到胡佛總統號。同行的有素莉和該公司男女演員五人。由周君負責照應一切。周君據說是M P公司的經理，爲人十分的客氣。（或者只對我客氣也說不定。）到船上時他告訴我已經定好了二等的艙位。後來我才知道祇有我一個人是二等票，其餘的男女演員和周經理卻一律是買的三等票。我到三等艙一看，覺得也一樣是很清靜的房位，我便請周君也給我換三等票位。張君雖說是對我客星優待之意，但我自以爲一個局外人而佔了這較優的待遇是很難過的。而且一個人獨守空房反不如同乘三等艙來得快樂而熱鬧。這事幸喜如願以償。我和素莉及其他兩位女演員合位一房，周君則和兩個演員住在鄰室。

總統號到了下午三時才開，我在甲板上散步後，納頭便睡去了，大家也同我一樣。大概都爲預備行裝，所以過度疲乏之故。

六月二日

在上海時竟忘記了發一張電報給香港的姑母，今早我問侍者可否由船上拍發無線電報，他說可以的，所以我便發了一電，請她派人來接我了。

今早精神很好侍者服侍殷勤，早起後莉還是暈船不敢起身我給她一點乾糧吃，便獨自到甲板上去散步。

好美麗的海景啊！我們的輪船這時已經漂浮在萬頃綠波之中了。極目四望，都是無邊際的水天接線。泱泱的大風，在那高天闊海之中，毫無罣礙的吹送，迎面撲了來的風，吹散了我的燙曲的長髮，吹緊了我的旗袍，直透進我的內衣袖卷之內，她抱住我的整個的肉體，把我按摩得渾身涼爽起來。多年沒有享受到的海景，又一次重現在我的目前。多麼令人留戀的大自然啊！我崇拜你，我留戀你！

不知怎的，對着這個偉大的海景，我竟發生一種說不出的悲感來。我的眼圈竟漲紅而出眼淚了。我想這便是身世之感的悵觸吧。我在甲板的布椅上坐一會，有一個西洋青年走了來，他穿着船中職員的白色制服。英挺的姿態很像 Fredric March 的模樣。當我望着他時，他便和顏悅色的向我說 Good Morning，我也回答他。他便走近和我攀談幾句話，問我到那裏去，是否住在香港，喜歡這個海景嗎等等，並且自稱為船上的三副，名叫約翰，是美國人。他問我是在讀書不是，及至聽說我是在做電影時，表示着十分驚異。但我轉覺難過。自問做一個中國的女演員是無足道的。如果他用美國女明星的地位來估量我，那不是反教人難過嗎？他說了有些話我聽不大懂，我的英語本來很淺，只能說了這一些。他走時還說一句「再見」。

因為船上的旅客漸漸對我注意之故，我便回到房艙裏來，素

莉和其他兩位女演員也起身了。昨晚沒有好好的介紹談話，這時素莉才對我介紹，因為她們比較熟悉了之故，一個是李娟小姐，是M P公司的基本女演員，已經拍過一部什麼片子了。一個是紫燕小姐，從前在上海一個小公司裏拍過幾部片子，這次才應聘到廣州去的。模樣兒很豐肥，奶部尤為肉感，這也許是她入選的原因。

女人總是善妒的，真無怪男人們在譏諷了。在電影圈裏的女演員何嘗不是這樣。她倆一聽見我是誰，是一個比她們有些虛名的女主角，待遇上都比較她們好，而且坐的是二等位，她們就鬼祟祟的冷遇起來了。自我換了三等房位之後，今早又特別去討好她們，她倆才稍為高興一點，四個女伴就在房中打撲克牌。我只好盡力敷衍着和她們混熟，做女明星也着實麻煩啊！

下半年周經理和兩位男演員來談，兩位男的一個姓胡，兩隻

大眼睛望着女性亂轉，我們以後都叫他做金魚胡。另一個是白臉小生，很會修飾的小開人物。他們都叫他做唐官，不知是何取義。不過我覺得這兩個男演員都還不差，我們一同到甲板上去散步，惹起船上許多旅客的注意。因為我們一羣之中，很多是上過銀幕的人。這時周經理來說，在頭等艙中五時要舉行跳舞會，有一位頭等客的友人請我們幾位女星去參加跳舞，因為會跳舞的女客太少之故。我們便下房艙換好衣服，那個李娟小姐起初說不去，可是到後來化粧最得考究的也是她，豈不可笑。她倆都穿得花花綠綠的衣料，紫燕小姐還穿銀鞋呢，未免太觸目了。我穿的是淡黃色的素滾緞衫，素莉也聽我的話改穿清一色的無花素料旗袍。本來化粧不在濃郁而在清秀，此理明者甚少，對於不熟識的女性我也不好去向她們開講。其實惟有笨拙的娼妓般才會濃粧豔抹以自討人厭。較高尙的淡粧輕抹往往反能於無形中動人，教那

些男性拜倒於摩登的裸腿之下。

在赴舞會之先，我同素莉都加上了一種眼圈的化粧，就是把黑褐色的化粧粉擦塗在眼睛的上下沿，這是從前談瑛小姐偷偷傳授我的祕訣。果然是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談瑛小姐所以會掙扎到東方嘉寶的稱號，就是勤塗黑眼圈的成績。她是每日出門都不能不擦的呢。但我卻沒有這種閒工夫，只有今天忽然又高興起來，所以擦上以增加神祕的黑幕。

和周經理去頭等跳舞廳時，那位頭等客陸先生已在那邊等着了。他是一個銀行行長，他發見我們四位女舞伴時歡喜無量，使他變成全舞廳最出風頭的紅人了。因為所有中西的頭等客都集中眼光在望着我們桌上來了。這也難怪啊！在這船上那裏再找得出第二批的青春女舞伴呢。我們飲香檳酒，（聽說在船上每瓶要二十元）。陸行長先請我跳一回兒，便有許多男人都走近桌上來，

和行長應酬，自然目的就在拉舞伴了。我一共和不知何許人們跳了八隻舞，忽然今早逢到那位名叫約翰的三副也來求舞，我便去同他跳，他是跳得最好的一個。不至如同其他的本國仁兄拉黃包車一樣。他稱贊我今午特別美麗，這是西洋人的口頭禪，但又說我是這船上的皇后 Queen 呢。教我伏在他肩上笑了半天。真是胡說，殺千刀的洋鬼子，誰要他那麼多嘴呢。

我改坐在約翰桌上去，他給我吃很好的紙烟，並且把紙烟裝滿了我的空烟盒子。我的紅胭脂竟染在紙烟上，給他笑了一陣。可惜我英語說得不多，不能好好地應付這個國際交涉。舞會八時停止，約翰又請我吃頭等的大晚餐。我吃得很多。但因離席過久，原席上的同伴都表不滿。她們先走了。我還同約翰上甲板望月色，到了十時才獨自去睡。

六月三日

昨晚多喝了香檳酒，又受了海風的侵襲，睡時頭痛得很，朦朧中恍惚在大搖籃之中，隨着波濤在搖撼着。侵晨忽給不斷的汽笛聲驚醒，旅客都紛紛起來，後來才知道是遇了霧之故。

早餐後換穿了衣服上甲板去，一看果然海面都是濃霧，包住了整個船身。大船開着慢車進行，並且不斷的吹氣號，以防備撞着別的輪船。我憑船欄觀賞霧景，作新詩一首以留紀念。

偶然下了一天濃霧，

把一個清晨罩住。

只見得海面白霧漫天，

却分不出霧裏是山是嶼。

好美麗的水天一色，

好奧妙的水天接處。

× × ×

忽地裏櫓聲款乃，

一條船從霧裏搖來。

好像是來自海外之洲，

好像是降自九天之上。

好美麗的水天一色，

好奧妙的水天接處。

× × ×

幾隻海鷗飛在空中，

啞啞的叫個不住。

「鳥兒，你一路飛來，

可知道這時海上霧裏，

有多少輪舟迷了歸路？」

在甲板上逢到紫燕小姐，李娟小姐和金魚胡。談了幾句話，

她倆走了。剩下了一個胡君，我問他廣州該公司的情形。他說還有一個白麗蘭小姐，在廣東舞台上頗有盛名的。她已被聘為女主角，妬忌心十分厲害，而且導演和公司的重要職員都怕她呢。金魚胡又說，白小姐和現在船上的李娟小姐很要好，簡直在鬧同性戀。不肯讓李娟去結交男朋友。胡君以為我此去後，如果是同她合演一片，那麼女主角之誰屬，也許要發生問題。我說：「這我可不管的。我簽的合同是女主角。如果要我的名排在她的名字之下，我是不幹的。」我此番到廣東去，倒要看看那白麗蘭小姐是什麼模樣的女伶呢。

海上的濃霧到了傍午時分方才消散，輪船雖然開始恢復原先的速度，可是今天已不能抵達香港，恐怕要教姑母空等一回了。我到房艙裏去，和她們談談，我請李娟姐教我講廣東話，我的口音不準確，她們都笑了。

中飯太硬了吃不下，只喫點麵包，拉着素莉上甲板去散步。素莉怕暈船，可是離開房艙已不暈了。那三副約翰看見了我倆又跑了來談一些話，他告訴我明天一早才可到香港。停一回請我倆去頭等的大餐廳去坐，問我吃些什麼東西。我這時正餓得來，便回答一聲 *Any thing*。素莉看見我不客氣地揩油，用鞋尖躡我一下。結果我倆都吃了鷄湯和洋蔥牛排。約翰和素莉握手，稱贊她 *Very Charming*，素莉說頭暈先走了。約翰很有趣的說他如何愛慕中國女子的美麗，不知他是說一句「我真想娶一個像你一樣的女人」呢？還是說：「我想娶的就是你。」呢？因為我英語不佳，竟弄不清楚，只糊裏糊塗地笑一笑敷衍過去。後來他又替我介紹幾個高級船員，都是很有禮貌的美國人。

回房艙後素莉取笑我，教我要當心，不要像蕭信庵女士一樣的吃了虧。我們都笑了。夜晚獨沿船窗眺望月色，不覺又引起我

女明星日記

悵惘之感。使我想念到我的違別已久的愛友起來。寫成月海卽景新詩一首。詩云：

月兒光光，

大海若霜。

言念伊人，

低徊倚窗。

×

×

×

自君之別矣，

明月幾度圓。

缺又圓，

圓又缺。

君訊杳然思欲絕，

憶昔與君共玩月。

六月三日夜半記

六月四日

大清早船到香港，遠山近水歷歷在目。南海的江山奇突雄壯，果然令人耳目一新。香港的海水蒼蒼而呈蔚藍之色，配上南國僅有的強烈的太陽光，風景都充滿着鮮明的色素。在這種環境確是最適宜於拍攝電影的，無怪在美國南部的好萊塢會成爲影都呢。

船於九時抵港，有許多的小艇包圍了來，乘客紛紛地把銅銀圓拋到海水裏去，那些小童的水鬼便跳到水中去捉了出來。看看實在有味兒，可是太可憐了，他們的生路竟是在海水中呢。

輪船停靠在香港對岸的九龍尖沙嘴碼頭。廣州影片公司已經派人來接。我正在張眼四望，看見姑母也在人叢中，我忙向她招手，多年不見，真是歡喜不盡。結果我跟姑母到她家去，預備在

香港玩兩天。素莉和他們都住在大東旅館，預備明天就上廣東去。素莉似乎很捨不得我。但也沒有法子想。

由九龍乘輪渡到香港，又換乘汽車到跑馬地妙高台去，在那裏碰到了姑母家的大小。我洗浴後正餓得荒，但姑母並不預備點心，教我急得說不出話。她卻催我穿好衣服，要我同出一飲茶」。我那時確很生氣，後來才知道廣東人家都喜歡上館子「飲茶」，而其實還有種種的點心麵食，都是十分的考究。心中不禁自笑起來。

下午同姑母同乘坐汽車環山遊覽。好高的大山竟可以由大馬路環飛而上，這是香港聞名的美景之一。由山巔俯瞰景物，但見遠山發紫，海流映綠。白樓輪奐，掩映於蒼鬱之茂木中，景物雄麗，令人神往。傍晚乘攀山電車下山，雖是驚心動魄，但卻別有冒險的滋味。

夜晚姑丈姑母等又請我上添男大酒樓宴飲，又去旅館看素莉等，到了夜半才和姑母回家。下午曾打電話到聯華香港廠找黎灼灼，可是沒有打通。希望明天可以看到她。

六月五日

昨晚宴會席上逢到一位青年熊君，他是姑丈的姪兒，新近從香港大學畢業，不久將要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好個出類拔萃的英挺少年，在他的雪白的襯衫和鮮豔的領帶上使我感到這類貴族子弟的可愛，值得羨慕。不過他不大會說國語，我又不會粵語，結果只能用英語對話，這樣的青年，未免美中不足。他的流暢的英語程度告訴我他的漢文一定很壞的。今晨我早起後在妙高台附近散步，又逢到他了。他便陪我談談，似乎對我很有好感，並且抱我上山石上去觀眺景物。他告訴我他很喜欢看戀愛片子，問我也常表演 Love Scene 嗎？又問我對戀愛有經驗嗎？真是要命了。

像這類的西洋式的問題，教人怎麼回答呢？我便硬着頭皮回說「不多」！他才笑了。

早餐後熊君陪我到聯華香港廠去找黎灼灼，該公司中人說她這兩天不大出來，結果把她的住址寫給我們，我倆便坐汽車去般含道找她，居然找到了。黎灼灼看見我驚異不置。我倆相別已有一年多，不想會在這裏重逢。她去年在上海時和我過從甚密，大家很說得來。我倆握手之後，灼灼竟抱了我不放，把那位旁觀的熊君看得發呆了。我打發他先回去，灼灼便問熊君是誰？她疑心這美少年是我的情人，瞎纏我一陣，辯白亦歸無效。

灼灼主演的「破浪」成績很好，在廣東尤能博得美譽。現在她主演的片子「黑心符」是由一位留美回國的趙樹榮君負責導演。她還問起我年來的近況，並且很想念惠姊呢。

黎灼灼的住宅地方雖不大，可是十分精雅考究。室內滿掛中

西明星的照片，有許多美國男星的照片都是由本人親筆簽名的，我最歡的是雷門努巴羅的側面半身像，可惜已簽贈 To Dear Miss 的上款，否則我就要向她強索來了。另外是曼麗璧克馥的一張，是前年游滬時送給灼姐的。

灼姐要請我去吃西餐。我倆同出時，灼姐要叫汽車，我說我真想坐那種香港特有的雙層電車，灼姐終於依了我意同登電車的上層去，計上層票資一律一角，下層五分。從樓上俯瞰街景，十分有趣，這是上海沒有過的新玩藝。我不肯半途下車，一直坐到盡頭然後再坐回來，把灼姐笑得忍俊不禁。灼姐本來是好穿男裝的，而且頭髮也剪短如男式，正如凱弗蘭茜斯 Kay Frances 一樣。她雖是粵人，可是說得一口好國語英語，真是難能可貴。

中餐我們吃龍蝦沙律，阿拉金鷄，並喝了一瓶啤酒。龍蝦又鮮又廉，險些兒把舌頭也吞了進去。餐後灼姐陪我去大東旅館找

素莉一班人，並且爲她一一介紹。素莉竟在無人處掩面啜泣，埋怨我把她一個人丟在一邊，教她十分的難過。公司一行人已規定今晚下船去廣州，我安慰素莉一番，便同她一同出去娛樂戲院看電影。

下午五時同赴黃龍舞場跳舞，計有熊君，姑丈，和灼姐素莉五人。另外又有一個朱小姐，後來才知道是熊君的未婚妻。但在跳舞時熊君卻只告訴我是女友，真是——男人之心還可測嗎？朱小姐只會說粵話，似乎有點提防我，我覺得我和熊君是兩個世界的人了，所以也不再和他多跳。那個朱小姐妬意的表情十分深刻，我便坐着抽我的紙烟，理也不理她，看她怎樣？夜晚辭別姑母和灼姐，我們都下「東安」船以便赴粵。

從江心遠望香港夜景，燈光萬點，照耀滿目。掩映閃爍，蔚爲奇觀。燈光射入水中，搖曳生趣，真是有生以來所未會見過的

美景。東安渡輪於十時啓旋，回望繁華的不夜城香港和那對岸的九龍，都漸漸地退遠在那水之一邊了。輪船已開入這聞名已久的珠江了。溫柔的江水平滑如鏡一般，小輪迤邐前進，船上的電燈光射入波紋之上，反映出一種水銀色的白光，燦爛有如火樹一般。左右堤岸上的樹木屋宇，隱約可見，好像對着旅人表示歡迎一樣。江風吹來，帶着南國特有的幽涼的氣霧，我靠在船欄上觀賞這異地的美景，回想到在女學課本上所讀到的珠江，一切的印象都得到實地的證驗，似乎生活在過去的想像的境域裏去了。這個異樣的感覺是值得珍貴的。

有兩個廣東少年欺我孤單，竟突然上前圍在我的身旁，嘻嘻地向我說些什麼鬼話，我聽不懂這種廣東話，——「好靚！好靚！」說個不休，而且有一個伸手放在我肩上，我真有點怕了。正想跑開去，忽然看見金魚胡和兩個男演員在那裏，我趕緊跑去

找他們，但那兩個惡少年卻已見機逃了去。真是可氣可笑。

我和素莉佔一個頭等房，其餘男演員都在二等統艙，女貴而男賤，於此可見。

我們睡了一夜，破曉船已到達廣州，這繁華博大的廣州城，已經在我們目前了。

六月六日

清晨的珠江，但見江水潺潺流着，已經失了夜渡時所見的神祕意味了。廣州城就靠在這珠江的沿岸，船停後已有許多公司中人來接船。有一個燙曲髮，塗紅唇的妖精般的少女在和李娟小姐握手談笑，後來才知道她便是白麗蘭小姐。那種怪摩登的鬼樣子，着實我見猶怕。而且口中金齒叢生，怎麼好上鏡頭呢？李娟姐還替我介紹，大家只好敷衍着，可是心中卻都懷着鬼胎呢。

坐了幾部汽車到惠愛路MP公司去，我看見住所不佳，和周

經理商量和素莉遷到總統旅館去住。

在旅館中逢到舊友李文光君，他是大長城的名攝影師，是幾年前在大長城認得的。他很驚異的發見我，中午請我倆上蘭苑茶樓一同吃飯。他是一個短小精悍的西裝中年，爲人不拘形跡，十分的爽快，並且告訴我關於廣州影界的許多事。他稱贊我最近表演的成績，說是很瑤瑪希拉的風度。我拚命的不承認，結果並無解決。

下午寫了幾封信給母親和惠姊等，以後就在旅館休息。

夜晚赴公司裏的歡迎宴，公司的總理郎肥肚（是以後給他的綽號）嘻嘻地望着我笑，似乎十分的高興。男女演員之外，還有兩位廣州的報館記者也在座，記者知道我不會粵語，使用那種不知所云的國語和我談，大概他們的國語話匣久在塵封之中，現在一旦啓用，實在有點叫人聽了之後傷心。因爲不但難懂，而且外

加「口吃」，因了「口吃」更加着急，青筋暴露，吃力不少。只好敷衍了一會。可是廣東的宴席確是好吃得來。果然名不虛傳。十時才和素莉返旅館。

六月七日

今早同素莉要到惠愛路去，可是走錯了路又縮回旅館來，九時金魚胡和唐官來找我們，他倆才帶我們到公司去，李娟，紫燕，和那位怪摩登的白麗蘭也在那邊。她又穿了另一套觸目的濃裝，看了真教我難過。周經理介紹我見一個姓陸的導演，他是一個軍人模樣的短鬚人物，年紀已在三十開外了。他對我由滬遠來表示誠懇的歡迎。

我們都坐列在會客室中，由陸導演開講劇情，起初用粵語，我和素莉都說聽不懂，還好陸導演會說國語，可是那個白麗蘭又噤哩咕咯地發出廣東話，因為她聽不懂國語，並且不住地向我施

白眼。我危坐不去理會他們，結果她們都退出，陸導演允許再用粵語向她們開講一番。

我看陸導演手中的劇本祇是幾張簡單的說明書，並沒有仔細的分好鏡頭和動作字幕的劇本。像上海所用的，這裏竟都付缺如。而且據說日內就要開拍，這教我渾身先冷了半截了。可是我有什麼辦法？管他呢。中國的演員們那個不是在這種簡陋的環境下犧牲了的。

演員的分配表已經公布了，我擔任女主角，金魚胡男主角，白麗蘭做反派蕩女，素莉做貴族女公子。白小姐心大不甘，她向陸導演吵鬧，希望改任為貴族女公子。他把廣東話向陸導演交涉，我們都不管了走出。下午到觀音山遊玩，遊人如織，景物十分動人。

六月八日

今早周經理領我去成衣匠處做新衣，是新片中要用的。不料回到公司時，素莉竟伏在案上哭泣。面部的化裝都給淚痕破壞了。問她什麼事她只管哭泣而不答話，李娟紫燕姐等都站在一邊望着我。我便去問金魚胡，老胡私下告我說：「白小姐因為要求做貴族女的角色，而陸導演硬派她去做蕩婦。白小姐因為素莉以一新角而做到貴族女，大概心中老大不高興。恰巧陸導演因為立刻要拍戲，而素莉又不會自己化裝，便叫白小姐替她化裝。白小姐也許態度過於叫她難堪，又把擦睫毛的油膏塗到素莉的眼睛裏去。素莉說她是故意的，因此竟哭鬧起來。而白小姐也說，故意的就怎麼啦！這都是你不在才致發生了這事。」

我也不去計較了，只替素莉下了粧，再重新替她化了裝，叫她不要再鬧孩子氣了。等一會大家乘了兩部汽車外出，一直開到黃花崗烈士墓的附近去拍外景。今天沒有我的戲，我只去旁觀罷

了。陸導演似乎是一個好好先生，不像上海的導演那般的東奔西走，卻只安坐在布椅上，一霎時已拍了十幾個鏡頭了。真是敏捷得可佩。可是成績卻有點令人懷疑。所拍的是白小姐和唐官挽着臂散步的戲，雖然形跡十分的親暱，可是白小姐的面部是保守着氣憤的神情，不知她的芳心中在想着什麼心事，教人看了莫明其妙。素莉第一次上鏡頭不免慌張一點。可是她的賣樣甚好，以她來飾演貴族女的角色，確是再配合沒有的了。拍戲時只有十幾個過路人在旁參觀，所以秩序還好。傍午時分郎肥肚忽然帶了五六個體面紳士前來參觀，陸導演便起立恭迎。金魚胡說：「這許多仁兄都是本公司的大股東。」我們女演員都須一一同他們握手，可是那些男演員卻沒有這種握手的福運「？」，只是遠遠地立在一旁觀望罷了。白麗蘭大肆周旋手腕，我實在覺得難過。

下午三時才拍完戲，我們幾個人去桃苑吃點心。並在街上買

些食物。

六月九日

廣州是一個博大而雜亂的都市，好在來來往往的都是中國人，大家儘可以馬馬虎虎，用不着什麼秩序。但軍人的威風卻還保持着，因為這裏是革命策源地。雖然讀經，但摩登份子仍舊滿街都是。不過廣東話着實叫人頭疼。說這裏是中國的境地而卻會使人感到有如僑居國外，這怎麼好呢。今早我和素莉同出一行「街」，先上茶館吃早茶和魚生粥，然後沿街購取零物，都因為言語不通發生阻礙，有時逢到前進的店員，國語會突然地貫通，這才是意外喜慰的事。

下午我開始拍外景，仍舊是昨天的地點，四時回到公司方才卸了粧，忽然郎總理帶了許多將官進來。他們和白小姐等都很相熟，有說有笑。後來郎肥肚又介紹我和他們相識，原來他們都是

廣東的空軍將官，有的是駕駛員和飛機師。個個是年青英俊的留學生，而且多半會說國語。對女人都很大方而有禮貌。他們提議同去荔枝灣游水，我起先不想和他們及白小姐同走，可是我想游水，因為天氣實在熱得來。所以便一同去。共坐了兩部汽車，並且先送我倆到總統旅館去拿了羊毛游泳衣。

荔枝灣是一個有名的勝景，但並不如我們理想中那麼幽雅美麗。可是游泳的地方設備倒很好，那便是珠江的江水構成的。我們換好泳衣入水，那池中早隔起了一個木棚，上面貼着官廳的皇告示，禁止男女同泳，我們就在女界的池中游着，隔棚的男人很多，可是女的卻只有七八個人。那李娟游得很好，可是白麗蘭並不會游，而且身上生着許多瘡癩的舊創痕，無怪金魚胡說她生過梅毒呢。

那些空軍將官游了一回，都招手叫我們游過去，我們不肯，

他們竟都游到女界這邊來了。我忙指着那禁止男女同泳的告示給他們看，他們都笑不可仰，一點不以爲意。有一個飛機師說是在教白小姐游泳，其實是在乘機抱住她。我去坐在岸上和一位姓韋的將官談談。他很有趣，並且去買了許多荔枝給我吃。素莉今天的興趣很好，我們游到傍晚才回家。

六月十日

廣州的報紙連日都先後刊載關於我到粵拍戲的消息。有的載稱：「×女士係上海××公司台柱，此次M P公司不惜重金禮聘串演影畫，觀衆均公認爲廣東人有「野」之作……」這是什麼鬼話，我又不是舊劇坤伶，有「野」又是什麼東西呢？另報載稱：「女士天資聰穎，活潑而幽雅，操「北話」發音極準確流利……」這無疑是那兩位宴席上的記者的大筆了。他們只談了幾句話，怎知道我的天資如何？而且記得我那晚上只有靜坐飲啖，並無表演

走跳的技能，何有活潑可言？至於我的京話並不準確，可說都是揣測之談。另外有一個副刊載稱，「女士面如古月，眼如秋水，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更是一派怪論。我忙去覽鏡自照，是否我的面如古月，可是古月怎樣我着實也未曾見過。素莉把各報關於我的記載都替我剪存，以留紀念。

今早到燕塘山道拍戲，兩旁綠樹遮道，清風吹拂，景物十分動人。紫燕姐飾村女，而穿着的服裝卻甚華麗，不情願穿村女破敝的衣服，給陸導演大罵廣東話。唐官做戲不合調，浪費了不少軟片，給導演罵「丟那嗎！」我們都在一旁笑。

我們走過小徑，李娟姐告訴我廣東軍事學校就在那邊。操場上看見許多軍官學生穿了軍服在那裏操練。都是雄糾糾的好男兒，投筆從戎，保衛國家。將來收回東北失地，都須依賴這多男兒，想到在上海那些小白臉，整天的以逗女人爲職業，比起來這

多軍校學生就該愧死了。

下午拍完戲後回到公司去，那個姓章的空軍將官和其他兩個士官在等着我們。結果我和素莉，白小姐，李娟都同他倆出去，先在明珠戲院看了戲，然後去吃夜飯，都由章君請客。

六月十一日

俗語說得不錯，「生在蘇州，吃在廣州，死在柳州。」廣州果然是一個最講究「吃」的都城。滿街都是茶樓酒館，規模喬皇富麗。每處的吃客，也總是滿坑滿谷。真是一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可是有時卻給我感到俗不可耐。而且男多女少，摩登女上樓很易引人的注意。我們這幾天實在吃得太多了，每天至少要上酒樓兩次。吃得膩了，想擺脫也逃不了。而且雖然不停的吃，卻不會花費我一元錢，每日都有義俠的男士付帳，十分的省事。可是我有時看見他們這般無必要的浪費，實在有點為他們的

太太們不平。我相信他們的太太們每餐一定都預備飯菜等他們回去；如果我有這樣的丈夫，我一定要把他們衣袋中的鈔洋多多扣留起來補貼家用。

今天中飯在廣州著名的南園，餐後就回公司去化裝，再去燕塘一帶和中山大學的新校舍附近拍外景。

夜晚由韋君等航空士官接到航空俱樂部去赴跳舞會，廣州是禁止跳舞的聖地，這俱樂部因為是私人的機關，所以不受干涉。我的一雙銀色舞鞋到今天才拿了出來應用。到會的航空將士技師等數十人，各帶女眷同來。其中最特色的是有十幾個碧眼藍睛的西洋女人，大概是這些將官留學外國時的戀愛成績。我們幾個女演員都被邀並吃大餐。我這晚同韋君跳得最多，後來當我站在涼台的欄干外看月時，韋君竟祕密地替我畫了一張背影，等我發見時已畫好了，我便把他索來，留為紀念。

六月十二日

今天公司的宿舍裏鬧了一段笑話。可以編爲一部奇情的戀愛喜劇。女主角是白麗蘭和李娟姐，男主角是演員唐官。原來白李二小姐最近正鬧着同性戀。白小姐曾在舞台生活過好幾年，可算是風塵中過來人。也許受了男人們不少的虧之故，有點失意了，竟在同性姊妹中找出路，和李娟姐要好起來。但李娟姐乃是個青春小姐，一切都由白小姐主動，和她要好逾恆。白小姐居然像個妓女假正經一般，硬禁李娟姐和男性戀愛。但唐官和李娟姐卻是心心相印的一對，這是誰也知道的事，只瞞住了白小姐一個。

今天破曉時分，公司中人因爲預備拍戲都特別起早，唐官看見李娟姐已起身了，因事便到她臥房去找她。進房後看見有個女子睡在床中，唐官心中以爲必是李娟姐故意又裝睡來捉弄他，便靜悄悄地把那條薄被單拉開去，竟看見一個半裸體的女子由睡中驚

醒，她並不是李娟而是白小姐，這玩笑開得太大了，白小姐因爲祕密公開，以爲唐官有意作弄她，披着被單嬌叫起來，一時公司裏的人齊跑去看，大家都笑不可仰。因爲白小姐最近都和李娟小姐一牀睡。此事到現今遂公開了。金魚胡最先趕到，他事後得意洋洋地告人，說那時白小姐肉感異常，而且忿怒的表情十分深刻動人。如果攝上銀幕，包可到處滿座。唐官除給白小姐嬌罵一頓之後，還給小情人李娟姐埋怨他不當心，無異是把她們的祕密戀愛史公開出來。而且即使是她在床上睡，他也不該去揭開她的被蓋呢。

整個上午大家都在談着這段豔事，只有白小姐保持着忿氣到傍午還未消散。下午拍了半天外景。

六月十三日

近日廣州當局提倡「舊道德」甚力，不准男女共同游泳之

外，而且對於各種時髦的女服都在禁止之列。我們從上海帶來的許多露趾的風涼高跟鞋在這裏是不多見的，再配上裸腿，每次都逗起街上行人的注目。今早報紙登載一條新聞，說昨天警察捕去了幾個摩登女子，原因是裸腿外露，認為奇粧豔服有關風化，現在還未開釋。今天公司的女化妝室裏的空氣十分的緊張，李娟姐勸大家都不好再裸腿出門，免致吃了警察老爺的虧。我們中午出去茶館吃了飯後，便一塊兒到財政廳前去買絲襪和舊式的高跟皮鞋。式樣很壞而價又很貴，這是我們在革命策源地所受的復古影響。

下午在觀音山上拍外景，一時圍上來參觀的男女影迷多極了，簡直教攝影工作不能進行。陸導演一面指揮拍戲，一面趕開閒人。弄得滿頭大汗。有許多女生圍住紫燕姐談話，因為有幾個和他認識的。紫燕姐介紹她們見我和素莉，大家點點頭。可是我

不能講粵語，大家只好呆立對望，盛情心領而已。

拍戲後下山走到「中山紀念堂」前遊覽，這是革命後廣東有名的新建築，外觀完全採取中國的宮殿式，美奐美輪，十分富麗。因為閒人跟隨不離，我和素莉匆匆的坐了人力車回到旅館。接到由上海寄來的郵件，一封是惠姊寄的，有幾封是胡笳和徐來寄的。並且寄來上海的幾種報章雜誌，看也看不完，真是高興極了。我的新片已經舉行試片一次，很博得各方的好評，祇有×報到處吹毛求疵的瞎罵，集中火力於裸浴的幕面，使我生氣極了。該報的編者×先生我認得的，表面對我那樣客氣，卻來暗中和我搗蛋。我恨不得立刻回去和他鬧一鬧。記着吧！

六月十四日

公司的總理郎肥肚確是一個可怕的野心家，我到如今才曉得。想不到他竟在我身上轉念頭。怪不得他每次見到我時便虎視

眈眈呢。

今早當我到公司去時，茶房便來化裝室裏叫我去總理室談話，郎肥肚嘻皮笑臉的告訴我說，廣州有一家新戲院定明晚行開幕禮，因為慕我的名，又值我在粵之便，要請我屆時前往該戲院行揭幕禮。我聽了立即婉辭拒絕，因為這是戲院主人的投機術，無非想藉女明星登台。多售門票罷了。但郎君卻說：「可是我已替你答應下來了。該戲院將祕密另送酬資毫洋二百元給你呢。而且我在該戲院還有許多股子，所以這事總要你幫忙一下」。事已到此，沒有法子想，只好答應下來了，而且還有酬資呢。

下午韋君又來找我，怪討厭的，許多人都在注意我倆了。我也沒有法子想。我們正預備要去拍戲，韋君便一同跟我們去，一路上我不大好意思去同他多談，但他卻一點也不顧形跡。老望着我出神。以致在表演時十分不自然，難道我又墜入情網了嗎？我

實在自己不敢相信。拍戲後他又請我去玩，我便叫素莉先回旅館去，陪他去永漢戲院看戲，又一同吃了夜飯。他提議同去珠江遊河。便坐了一部汽車開到長堤。他說：「廣東人可說很古怪。既稱珠江爲江，但沿江兩岸卻又稱爲河南河北。坐船渡過珠江又叫做過海。究竟是江是河呢，還是海呢，簡直叫人弄不明白」。我們笑了一陣，在西濠口叫了小艇遊江，這時夜色蒼茫，兩岸燈火照耀。映入水中時，有如銀蛇穿波。水滑如鏡，涼意襲人。身上薄衫不足禦寒，韋君竟脫了航空副官的黃絨制服給我加上，並且乘機緊抱我一下，給那搖船的艇妹噙噙地發笑。真是耍命。十時才登岸返寓。

六月十五日

今早廣州各報上都已登載着該新戲院開幕的新聞，內稱「特請上海著名電影女明星×××今晚蒞院舉行開幕盛典，開映國產

名片。」公司裏的同事看見這廣告都來同我慶賀，只有白麗蘭不理我，並且背後發表了許多反宣傳，我當然也不去理她了。

今天到珠江西岸拍外景，比較值得記的自然是在今晚的開幕禮。

九時坐汽車到戲院，門外早已挂了客滿牌，而且拉上了鐵柵門，而門外的影迷依舊人山人海想要硬擁進去，其中還有許多兵士呢。我們由後面靜悄悄的上樓。從絨布後一看，只見樓上下的座位都已佔滿了。觀眾鼓掌催促之聲，鬧成一片。台上排滿了花籃花圈賀聯無數。

開幕的儀式很簡單，由戲院先請樂隊奏樂，由經理致辭，是廣東話，但我已略聽懂了，因為是介紹我的。接着是一陣鼓掌和嘈雜的叫噪聲，我便在千呼萬喚的聲中手持鮮花一束，走出幕外去。把原先預備好的詞稿用國語作短演說，由一位姓崔的先生譯

爲粵語。接着一陣鼓掌聲，我便把那條絨線解下揭幕，由兩個小童從幕後拉開去，現出一個銀幕和黨國旗。這時我才看見月樓上坐着的是素莉，李娟，紫燕，唐官多人，都在望着我笑。不禁向她們笑了一下，不料又看見韋副官和他的許多同僚也在那邊，轉教人怪難受的，只好裝作沒看見。當下我就在鼓掌聲中退下，電影正式開映，我便由前門轉到樓上去看電影，幸而黑暗中沒有被觀衆識破。

看完戲後，我又到戲院經理室去吃茶點，鄧肥肚給我一張請柬，說戲院主人請我明晚赴宴。而且說：「你今晚好靚」。這是美麗的粵語，今晚對我說這句話的至少有十個人，我只好裝作聽不懂。

六月十六日

今天接到上海寄來的信，一封是本公司導演先生寄來的，報

告試片的成績良好，已有幾家頭等戲院要求取得開映權。現定日內送往南京檢查。看後十分歡悅。又一封是好友張君的情書，纏綿得無以復加。說我近來對他冷落，不似以前的熱烈。這是張君誤會的地方，使我看了後心中很過不去。正開始寫了一封安慰他的信。不料電話響了，公司裏來催去拍戲，只好匆匆而去。

晚上七時偕郎肥肚坐了戲院的汽車到南園酒家赴該院的慶祝宴。一共有四席酒，所謂體面的紳士到的很多。有委員和關商及其太太們。我今晚穿的是紫紅色的印度綢旗袍，袖子是短的，肩上罩上披蓋。裸腿而只穿着翻口短襪和挖洞涼鞋。所以裸腿之故，是因爲前天所買的絲襪色素不好，換了幾雙都不配色，轉不如天生裸腿好看。於是決定冒險一試，看是否會真有警察把我拉了去？可是在這大宴會中的紳士們竟對於我這雙裸腿特別注意，大家都眼睜睜的望得出神。這就是提倡古道的聖地的色慾狂罷。

太太們也一樣的看着。眼睛裏發出的表情是驚訝，厭恨而又是妬羨吧！因為我不但膝蓋下赤足，而且膝蓋上的大腿也一例公開，從旗袍的長開縫裏顯露出來，皮膚上發出誘惑性的潤光，這種巴黎的擦腿粉，在廣州除了我一盒外，恐怕沒有第二個女人也會有的吧。我和那些闊人們應酬了半天。收進了幾十張闊人名片，似乎全場都集中注意點在我身上。入席時和戲院主郎肥肚等合坐。

宴後郎肥肚好意要把汽車送我回寓，但上汽車後卻要我陪他去看廣東戲，並且把手掌摸到我的裸腿上來，給我推開手去。匆返寓。這算一回什麼事呢？

六月十七日

今天公司裏發生大武劇，情節有出奇制勝之妙。主演的兩員女將，不是別的，又是李娟姐和白麗蘭。這對同性戀過多時的愛人，如今已正式決裂而成怨偶，完成了一段悲哀的結局了。

原因和幾天前的「揭被活劇」有點關係。這個情種唐官，他硬要插進這同性戀女伴之中，竟把她倆的同性戀網打破了。這兩天李娟公然和唐官出外遊玩，把白小姐拋在一邊。兩下已經貌合神離了。今早我們全體女演員在化裝室化裝時，她倆爲了借木梳的細故，竟罵起來。白小姐忽指李娟姐和唐官開房間，李娟稱她胡說，說要宣佈她和郎肥肚的醜史。白小姐立刻羞怒起來叫道：「你說！你說！我和郎肥肚有過什麼醜史？」兩下打起來，一直扭在地下滾着。我們都看得害怕了，忙去勸解無效。結果白小姐把高跟鞋去擲李娟，不料却打破了一面大化裝鏡。公司中人都跑進去解勸，兩員女將方才鳴金收兵，今天要拍的戲只好延至明天了，因爲二將面上都有着傷痕呢。

過後紫燕姐告訴我說：「昨晚唐官帶着李娟姐去新亞酒樓吃大菜出來，白小姐正到該旅館訪友，大家竟逢着了，遂疑心他們

去開房間，其實是白小姐因同性戀而生妬恨心之故。但她怎能禁得住娟姐永遠不交男友呢？「紫燕姐又祕密說：『白小姐在今年春天確曾和郎肥肚有過祕密關係，這消息曾給某報登載出來。郎肥肚這傢伙原是個色鬼，什麼女人他都要。』白小姐氣憤憤地出去了，唐官便去找李娟密談着。我們三個女伴便打麻雀消遣。並拉金魚胡加入。結果紫燕姐贏了八元，我和素莉都輸了。

夜晚又陪韋君去看戲。

六月十八日

今日接黎灼灼姊來信，說她已定今天赴滬。希望到滬時再見。使我很感悵惘，因為我本想赴港時還可找她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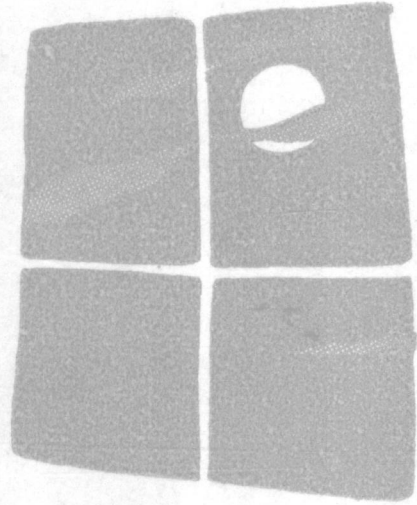
到公司時，唐官說有三個女學生要見我，等了好久了。我忙出去一看，却都是不認識的少女。她們和我講的粵語我已能懂了，是想要進電影圈，要我替她們介紹或想辦法。其中有一個

很美麗，另一個很活潑的恍惚像黎莉莉的模樣。她們希望到上海去，不管家長是否同意。

可憐的影迷，我能夠做什麼呢？在商人制度下的影界，誰有造就這班影迷的苦心呢？但我不能教這些熱心的少女失望，我允替她們想辦法，如有消息時便會通知。她們都很感激，並且索取我的簽字的照片然後辭去。

郎肥肚約我下午去領取戲院揭幕禮的酬金，可是去時他又說須到新華旅館去找那戲院的主人，我因急着用錢竟同他乘汽車去了。也不想竟中了他的奸謀。進了旅館房間時看見並無人在。正想退出時，他已鎖上了門了。笑嘻嘻地說：「坐一下，不用急！」一直麻上來。我退在衣櫥旁邊，想去推他，但他又肥又力大，竟把我抱住放在沙發椅上。說出多少夠肉麻的話。我的鈕扣給他拉斷了兩只，這種情節在銀幕上時常有過，我這時倒一點也

伏在床上了
哭了一回



QIN YING

不急。我說：「我幾天沒洗浴了，我想先洗個浴，爲什麼不換一個有浴盆的房間呢？」郎肥肚忙說好好，便按鈴叫茶房來。我這時便從容走出房門，按鈴催電梯。郎肥肚才面如土色，知道強拉我也無效。我說：「我明天回上海去了！」說完便走。叫了一部汽車回寓所去。伏在床上哭了一回，素莉回來時驚問何事，我全告訴她了。過後想起也着實好笑。因爲我逢到這類的事，這番已算是第三次了。

六月十九日

因爲昨天險些受辱，心中老不高興，決定明天轉港返滬。今早預定要拍的外景也不去拍了，在寓所中整理雜物。素莉聽說我要走，她也要走。我說：「你和這公司有合同，那裏可以隨便走開？待我走後你搬回公司宿舍去住好啦！」。素莉聽了只在一旁哭着，我催她快上公司去，以免有誤職務。她才走了。

公司裏連來幾個電話催我拍戲，我都回絕了。等一會陸導演乘汽車來接，又給我拒絕了，弄得莫明其妙。我說明天上香港去。他說僅有幾幕外景，必須拍完才好走。我最後才把郎肥肚昨天的事告訴他，他才驚歎的說：「他這個人就是有這等壞脾氣，什麼事都給他弄糟了。」

我打電話到航空處向韋副官辭行，他很表示驚異。等一會陸導演銜郎肥肚之命又來看我，並帶來戲院的開幕禮酬資二百元，勸我不要鬧氣，一定要等到外景全拍完了才好走。最後我允延緩到後天才走，外景就儘今明日趕完。

傍午韋副官來，我們同去半甌酒家吃飯。不知怎的，兩下竟相對無言。後來他將他的家庭狀況告訴我，他過去有幾個愛人，可是已決絕了。他現在是獨身者，要我了解他。我這時無話可說，我相信他確已陷入情網，不能自拔了。可是我對情愛的事已

不如前此之熱烈了。韋君是可愛的，比上海的張君還覺可愛，但我却似乎認爲是不足多留戀着似的。這恐怕是我的微弱的心已漸變成生硬的罷。

韋副官最後請我明早乘他的飛機作短空飛行，這於我是一種新的嘗試，我立即答應了。最後他說想擺脫一切跟我到上海去，我立即拒絕他這樣做。

下午拍了半天外景，我並向導演催索公司應給我的酬資和旅費，要他明天交來給我。夜晚我對素莉說了許多話，都是勸她努力影藝事業，刻苦自愛。說時不覺自感難過，因爲許多話雖是在勉勵她，可是我自己有時也做不到。

六月二十日

今天是我留粵的末了一天，早上發兩封電報給上海的公司和香港的姑母。素莉並助我收拾行裝。韋副官果應約而至，我便乘

他的汽車同到電報局打了電報，然後一直開到飛機場去。下車後走進航空官署，守門的航空兵都舉鎗向韋副官致敬。我覺得不自在起來，只向他們笑了一笑。

韋副官的寓所就在樓上，一面望着廣漠的飛機場，遠遠地看見珠江的山水，風涼得很。室內滿挂着各種的圖片，我送他的一張照片也挂在鏡框裏，此外還有幾張中西女性的照片。我竊取了一張韋君的小照，韋君已換好了航空官的制服，硬同我到飛機場去，在那裏有一架飛機已經升火待發了。我們走進飛機內，由韋君和一位西洋飛機師司機，乘客祇有我一個人。這時我懷着滿腔的好奇心跟着機身上升，這簡直是一架會飛的汽車，廣博的廣州城就遠在底下，蒼綠的樹蔭點綴在房屋中，蜿蜒的珠江祇像是一條匹練，橫貫在廣州城中。環在城外的是無涯際的農田。再上升天風勢烈，看見白雲在我們身邊飛着。這是一處燦爛異常的境

界，使我興奮至極。韋副官回頭望着我笑，我問他許多話，他都搖頭說聽不見。一回兒我們已到了近九龍的上空，看見那洋洋的大海了。這時機身立即急速度地下降，一會兒便開回廣州了。我嚇了一跳，幾疑闖出了禍呢。我想如果在這時遇禍死去也很不錯，省了許多麻煩。不是轉可以脫離人間世的許多苦疼嗎？

下機後因為拍戲時間已到，韋副官派汽車送我回公司去。我向他告辭，但他却說今晚還要來和我談談。

今天趕完了外景，和公司同事一一告辭，大家都表示戀戀不捨之意。夜晚韋君又來旅館找我，說明天要送我到香港去。我婉轉的謝絕了他的好意。

六月廿一日

別矣廣州。

大清早起身，整理行裝，素莉一面幫我的忙，一面在哭泣

着，我勸她不要哭終歸無效，而且連我自己也禁不住哭了。陸導演送來公司裏給我的酬金和旅費，並且說了許多惜別的話。等一回李娟姐，紫燕姐，唐官，金魚胡一行人都來送別，而且連那位白麗蘭也來，真是出了我意料之外。白小姐其實並不是不好親近的人，可是大家在特種的境遇上竟發生了誤會，實在不幸。我同白小姐說了一些寒暄話，整裝便上汽車。不料到旅館外逢到韋副官也坐了一部汽車來，引起大家的注意，真是要命。

他們因爲忙着要拍戲，我們便開車到廣九車站去，送行的祇有素莉和李娟姐。我請李娟姐多多照顧素莉，大家不禁都哭了。韋君一定要送我到香港，沒法阻止他。他已買好兩張頭等車票，素莉直等到火車開了才走。

在頭等車室中，祇有韋君和我兩人。真討厭，有什麼話講呢？又不是蜜月旅行的新夫婦，大家萍水相逢，他的事業在天空

上，我的事業在銀幕上，可不是漠不相關的嗎？他竟說要陪我到上海去，這是什麼話，我怎能答應他呢？事實上怎可因我們的私情誤了他的前途呢？我竭力的勸阻他，只答應他時常通信。大家吃些西餐和水菓，餐後靠在座椅上睡着了，醒來不知怎的，竟是伏在韋君的胸前。

車抵九龍，韋君要住在瀾敦酒店，我要住在香港姑母家，因為姑母派了姪兒來接我了。韋君很是悵惘，但我怎可以同他住到旅館去呢？給姑母曉得，算什麼一回事呢？

在車站別了韋君，乘輪渡過江到姑母家。相見甚歡。下午休息一回，心中記挂着韋君不置。打了一回電話和他談談，約他明天見面，夜晚偕姑母到娛樂戲院看電影。

六月廿二日

在廣州混了幾個星期，居然也說得一口半標準的廣東話了。

今早我要獨自上街去買雜物，姑母便要派人替我翻譯。我說：「我的廣東話已經夠應用了」。姑母竟驚異不置，便指示我以途徑而別。香港的日用品很便宜，尤其是洋貨，因爲是不徵進口稅之故。在廣州紙烟十分昂貴，我好久不吸好紙烟了。今早就買了三聽駱駝牌，一路吸着烟走，竟引起路上行人的注目禮，都以爲我是論語派的女同志。

買了一個手錶，式樣很新穎，價僅十九元半，是老板娘拿三十元寄我買的，我忽然發了奇想，又去買了粉盒和絲襪，費洋僅五元，可作爲我贈送老板娘的禮物，將手錶的價格浮報爲廿四元半，這是惠而不費的辦法，落得做人情，因那手錶若在上海至少要三十元呢。

下半年到海邊渡輪碼頭等候韋君，韋君早等在那邊了。真是守約的君子。我們又同乘渡輪去九龍，海風送來許多涼意，韋君

不住的望着我的臉部，大概是測驗我的表情的意思。我記得這時的表情是悲惻。也不知悲感從那裏來。九龍確是一個好去處，街道整潔而寬闊，恍惚如上海的霞飛路愚園路一樣。我倆沿着彌敦道走，許多話都無從說出。我勸他早日回廣州去，免致耽誤了職務。但他說要等送我上船才走，我婉轉的拒絕了他。我的高跟鞋在街石上觸痛了，韋君便攙着我走。我倆去開幕不久的平安戲院看電影，是中國戲院大王盧根轄下的一家大戲院，規模和大上海戲院相恍惚。所映的是劉別謙的傑作「藝人韻事」。我很羨慕女主人公的倖運，居然周旋在二男性之間而同時享受着溫柔。使我發了妄想，我怎能同時去支配韋君和上海的張君呢？真是……

在半島酒店茶舞。韋君是太熱情了，我得早點離開他才好。我不敢和他去彌敦酒店探望他的房間，夜晚韋君失望地送我回姑母家來。

六月廿三日

昨晚簡直睡不着覺，使我想起了韋君。無意中的相識，竟會變成彼此都有意似的。我回想這十幾日來在他面前的行動，我相信並沒有什麼不檢的行爲，誘惑更說不到。但喜歡他的氣度的軒昂，感情的爽利倒是真的。誰知道他也喜歡我呢？

姑母的姪兒熊君今早又來了，據他說是從澳門回來的。他驚異地發見我，早餐後問我一些關於在粵拍片的經過，又說佩服我的表演，要我今晚同他去跳舞。我說：「朱小姐近來好嗎？她一定很喜歡你的罷？」熊君立刻無話可說。這是對付他的最好的針刺。

九時過海到九龍彌敦酒店，決定去看韋君。侍者帶我到他房間，我悄悄地跑了進去。原來他還沒起身呢。我就靜坐在房裏等他醒來。在桌上有一本英文書是「高空飛行測候術」。看了一回看

不懂，他已醒了。

他很喜歡我來看他，他給我看一張電報，說是昨晚廣州航空機關打來促他即日回去的。我也勸他早些回去。我說：「眼前總須一別！」真要命，我又說錯了話了。難道將來就可以不別嗎？使他高興起來，決定中午回粵垣去。我陪他吃了飯，又談了許多話。才送他到車站上。我忍住沒有哭，到車開後不覺私自哭回香港。下午忽忽如有所失似的；姑母陪我去問到滬的船期，一聽說明日有船，便定了二等艙位，姑母燒了一碗法國式的雞給我吃，並且教我煮法。名爲Alohoee。

六月廿四日

連日姑母屢次同我談話，關於我離婚後的計畫她很關心，她不肯認定電影事業是長久可靠的，尤其是像我一樣二十幾歲的女人，姑母的話不錯，我的影藝前途是很短促的，但我不能告訴她

關於今後的歸宿。因為老實說，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今天下午便要下船去，上午姑母陪我去店肆買物件去。我選定了約三十元的布料，姑母却替我付了款，說是早想買些物送我，不知買什麼好。我一定不答應她，兩個兒將鈔票作鬭爭的武器。店夥都圍了來看，個個笑了。結果是姑母勝利，但我決意不認帳。

中午姑丈又來了，同到菜館去吃送行酒。我請姑母姑丈有空來上海玩。臨行並且給姑母兩個姪兒每人四元，給他們買糖菓。

我把三十元紙幣裝在自信封內，祕密放在姑母的枕下。姑丈送我上船，連同一個僕人，姑母只送到江干而別。我搭的是渣華公司的芝沙丹尼號，二等位很不錯，每室二位。但我房中並無其他女客；舒服極了。我並託姑丈替我打電報到上海。

二時船開出港。這時熱日當空，海面綠濤千斛，反射陽光作

水銀色，燦爛悅目。大山小嶼，迎面涉來，回顧香港，已遠在波末了。再會吧！這南海的島城，這兩度的逗留給我許多新鮮的印象。再會吧！韋君。如果天假餘緣，當與你再圖晤面的機會。在這南海之濱或是在黃浦江畔呢。

晚餐很考究，但是同桌的只有兩個女客，其餘都是男客。這幾個廈門男人很古怪，時時用福建話在談論我似的。叫人有點不自在起來。夜風習習，掃盡暑氣，在甲板上獨坐，愁思萬斛，不能擺脫。明天船將過廈門了。

六月廿五日

在船中又得到一次好睡，可是給渴神吵醒了。還好姑母送給我的水菓救了急。這時天色猶黑。由房窗望海面，但見黑海中波濤洶湧，叫我頓覺害怕起來，一個人在房中打寒噤。人生就是這麼悲哀而得不到安慰嗎？

晨餐時和幾個女客寒暄，她們都說是要回廈門去的。問我不是廣東人，到上海是要讀書嗎？我很喜歡她們不認得我是幹電影的，這於我很感到行動自由之樂。我沒有到過廈門，承她們好意要帶我上山去玩。

下午三時船入廈港，蒼綠的高山浮泊在蔚藍的海面上，壯麗得很，果然別有天地。女客都歡天喜地指點給我看，那裏是廈門大學，那裏是對岸的鼓浪嶼。船將停泊廈門三小時之久，我同女客們坐小划子上岸去，那小划子很潔淨可愛，有趣得很。我們坐人力車到中山公園去，由一個王小姐陪我去，其餘的女客都回去了。

中山公園是華南聞名的新建設，園中一面有高崗，一面有池亭台閣之勝。林木掩映，遊人如織。這裏的女人也很摩登，比廣東女人進步多了。王小姐告訴我，這裏有三家有聲電影戲院，影

迷也很多，她問我在上海也常看電影嗎？我回答她「有的！」因為時間關係，我不敢多耽擱，便匆匆辭別了王小姐下船去，也不能多玩鼓浪嶼和其他的名勝。而且這裏有特殊的語言，叫人難懂得很，所以我也不敢多冒險逗留岸上。七時船又開行，向着昏暗茫茫的北海面開去。獨自披閱美國電影雜誌。

六月廿六日

在這麼大熱天才來遠渡重洋，真教人活得不耐煩了。汗汁從襯衫內直透到外衣來，坐在電風扇下仍舊不濟事，望着海中的水波，很想跳下來浮泳一回。實在按捺不住了，我便去女浴室去。本來想洗盆浴，後來才知道也有淋水機，這歡慰真非同小可。我便去洗冷水淋浴，再涼快也沒有了。不料忽有人不斷的打門，我嚇了一跳，忙披了浴衣開看，原來是那豔裝的女客，我便放她進來，她說的「熱得來！熱得來！」的江蘇話。她是從廈門來的，

昨晚餐室中方才認識。她的衣飾十分叫人注意，真是滿身羅綺，時髦極了。口裏不斷的吸紙烟，逢着男人便裝腔作態，我疑心她是妓女，至少她不是規矩人家的婦人。跟她同行的還有一個老婦人，吸着水烟管，與鴛鴦一式無二。她同我談話很客氣，但我向來不喜歡追問人家的家世，雖然她拚命問我的影戲生活，還說她喜歡看阮玲玉和胡蝶的片子，問我可認得她們嗎？對於她的身世，却一句不提。無疑的，她是一個賣笑婦。這樣美貌，確是我見猶憐的。

她進來浴間後我正收拾衣衫要走出來，但她早已脫去內外衣了。雖說同是女性也不必規避，但到底不是相熟的人，她的上身給我一個不很好的印象，在雪白軟弱的皮肉上却處處積垢，醜得令人觸目驚心。而且腹部留着一條很深刻的痕跡，這是舊式女人緊束袴帶的成績。想不到一個如花如玉的摩登女郎，其內容却如

此敗露，她所努力的似乎只在面部的濃粧豔抹罷了。

「謝謝阿姐替我把門帶上！」我走出時她在浴盆裏這樣說。

六月二十七日

因爲今天就要回到上海，我的神經竟與奮異常，和當初做新娘娘時一樣的感覺。早上就收拾雜物，到甲板上眺望，照舊只有汪汪的大海給我失望，中午海水才漸見黃色，這是由長江沖來的水流，我才漸漸高興起來。午後船入黃浦江，兩岸夾楊翠綠，像是張手相迎一樣。三時下小火輪直開到江海關，在千百的接客羣中，我發現惠姊，張君，那邊還有長腳許。我們都在招手，小別數星期，竟會使我喜極欲涕了。我們須留在海關內候檢行李，惠姊等不得入，只在鐵柵門外招呼着。關員發見我箱中的兩塊布料要徵稅，我忙同他交涉，才通過了。

那位同船的女客現在可證明確是妓女了，因爲來接她的全是

那一類人，頸上都留着紫黑色的拔痧痕跡，我匆忙中同她告別了，這是我同這賣春婦最後一次的酬應，但她還說：「來白相呀！」

在汽車中惠姊和張君坐在我身邊，長腳許在另部車中監護行李。我看見張君後，很覺得不自在，又不知要說什麼話好。我只和惠姊說話，同到我的寓所來。屋子裏面一切都沒有改變過，和我在家時一式無二。我便稱贊惠姊的盡心，王媽歡天喜地的預備茶水，我把香港帶來的菓餅請他們共吃，我告張君說：「你很忙的，本來用不着去接船，真是……」張君望着我笑。他走了，我同惠姊在臥室內談着，休息一回，可是談得太起勁了。有時簡直兩人同時說話，沒人要聽話了。我埋怨惠姊不該讓張君去接船，惠姊說：「張君每天來問返滬船期，實在抵賴不得。」原想到公司攝影場去一次，但惠姊要我同去玩，才沐浴更衣而出。剛出門，張君又來，便同他一道走。看了大光明的電影，跑馬廳四周

已電光燦爛，張君已定房間在新雅三樓，大家一同喝酒。這時張君似乎頗恨惠姊參加，而惠姊也恨張君突如其來，打壞了我倆的清興，大家弄得無甚話說。於是我說：「今晚本想陪惠姊出來玩玩談談，誰知張先生竟來得這麼湊巧。」夜晚疲勞得很，惠姊陪我作伴。

六月二十八日

我又回到上海的懷抱裏來了，這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儘管有人發出討厭上海的怪論以自鳴清高，可是我是澈頭澈底的喜歡上海，我愛上海的物質文明的生活，我愛上海的安適的寓所，我愛上海的高貴的戲院，跳舞場，餐館，街車，和一切構成爲國際都市的模型條件。

早上拉惠姊先去「一樂也」燙頭髮，然後才叫部汽車到公司裏去。大家都圍上來問訊。導演先生說：「昨晚去找你不到。」

他們問我拍的片子怎麼樣。我說：「一團糟，談也不要談起。」茶房報稱有兩個記者在會客室裏要見我，我忙匿起，推惠姊出去，惠姊也不肯，又推長腳許去敷衍他們一陣。後來才知道報上副刊已登載我回滬的小消息，他們一定是要我報告粵行的經過，這不是夠麻煩的事麼？其實無善足述，不如緘默爲佳。

黎灼姊和胡笳先後打電話來，中午同惠姊到灼姊家去，相見甚歡。一同吃中飯，灼姊有事要走，我倆便到老板家去。帶給老板娘寄買的手表和送給她的禮物，她果然歡喜得眉開眼笑。事後惠姊稱贊我的交際手腕，我說我並不是想討她好，那送她的禮物其實也是她的錢呢。惠姊才笑個不休。

回公司後，導演拍外景去了。關於我以後新片的計劃如何，教我很關心，真想同他談談。張君要帶我同去跳舞，我辭以體倦，談了一回才走。我便抽暇寫信給母親和廣州的章君，報告

安全到滬。夜晚徐來明暉和一位陳小姐來坐，我告訴來姊，『殘春』在廣東很受歡迎，想望你的影迷至少有兩萬五千。』來姊翻着白眼說：「你一個個算過的嗎？誰聽你胡說。」我請她們吃糖果，還送來姊一盒餅乾。她們要我同去看電影，我辭以體倦沒有跟去。

六月二十九日

昨晚惠姊突然問我關於韋君的事，使我吃了一驚。惠姊說：「你別相瞞我，你在廣東和飛機師的浪漫消息，這裏電影界曉得的人已不少了。」不知是那個長舌人來傳播的，我最恨這種匿身在幕後，報告人家隱私的人。我把韋君的事報告了惠姊，惠姊說：「那末你一定喜歡他了，將來就同他比翼雙飛到天空上去好了。」我去扭惠姊腰支，我說：「你同那小汪才算不光明呢。」惠姊不承認，說她們早鬧翻了。

到公司時大家正在議論紛紛，原來是「愛的花」新片送到南京審查，給刪去了一大段，最重要的是裸浴一幕。我聽了心中暗喜，本來就不該加攝這一段與劇情無關的幕面，足爲投機商人的當頭棒。導演正和老板等重要職員商議補救辦法。以致今天要拍的戲只好不拍。一班演員化好了裝又須下裝，大家氣得要命。我們一同打牌，聽說老板今晚要親自上京辦交涉去。

下午時報老滕來，說是聞我回滬，特來探問。向我要電影稿子，我看見長脚許塞着稿子在他袋子裏，不讓我看。下午閒着沒事，長脚許提議到虹口游泳去，同行的還有惠姊，小陳，和小汪，我密切注視惠姊和小汪的態度，覺得她倆似乎故意不相交談，這真怪了。

游泳池裏游人太多了，簡直塞得不能轉動，有些人簡直只去浸浸水罷了。在池裏碰到了黎莉莉，嚴月閒，和鄭小秋。我問

候正秋先生病狀怎樣，小秋說已經痊愈了。夜晚又和張君去吃西餐。

六月三十日

清早洗臉時又看見對樓那個洋行小鬼，他似乎是到今天才發見我回家，鏡頭雖是遠攝，可是表情倒十分深刻。久違了，小鬼！我向他笑了一笑，頭便縮進來了。

突然郵差送來一張快信，是廣東韋君寄來的，我很高興的拆開來看了，是中文中夾進許多英文，起先稱我苔苔 My darling 使我渾身像是觸了電似的。白滑的洋紙上一共寫了七張，這麼熱情的戀愛尺牘，真不容易讀完。公司連來電話催我快去，只得將這信留待有空時再看。

導演先生說，公司昨晚通過了一個新劇本，是一位有名的文學家編的。故事是關於新舊式婚姻的衝突，情節十分的緊湊。決

定派我担任女主角，而男主角還沒派定。我反對長脚許做男主角，因為我和他合演的片子已經不少，實在覺得沒趣。觀眾也屢次來函反對我再同他合演。影迷們的公意實在是我最好的指南針呢。導演答應將此事加以考慮，並且允許給惠姊做我的重要配角。

夜晚張君請我同惠姊到維也納跳舞場去。這裏四周便是花園，十分的涼爽。跳舞時忽然看見梁家三姊妹也都在那邊，我覺得很奇怪，便過去問賽珊。她笑着說：「這事請問我阿姐！」我便去問賽珠，她也說：「這事請問我阿姐！」張君也笑了，便去問舞國皇后梁賽珍，她是大長城的老牌明星。她說：「沒有什麼事，不過同大滬鬧翻了，想搬搬場罷了。」

我們請賽珍姐喝香檳酒，十二時張君送我回家。

七月一日

惠姊可以稱為報喜的天使，她今早又歡天喜地來報告我一件喜訊，便是「愛的花」已經正式通過，昨晚老板由南京打電報來，這片子已經排定今晚在上海正式獻映。可是片名已決定改換了。這是檢查會的意見，公司方面也同意改名。等一回早報送到了，翻開一看，封面已登出本片開映的全幅新聞。我的名字列在主演的第一行，比導演先生的名字還要大呢。我倆看了報後喜不自勝。

我倆坐了一部汽車到公司去，攝影場中人頭攢動，十分熱鬧緊張。新聞記者和影戲商人佔大多數。我給記者圍住了，向我拍了好幾張照片。我說：「不行不行，請你們半天來拍，我還沒有去燙頭髮呢！」但這些頑皮記者都不依，只好讓他們胡塗拍了。後來我發見宗惟賡在那邊，我請他下午再來替我多拍幾張。老宗果然很老實，他答應了。

下半天忙再去燙髮，還買了一雙銀色皮鞋。以便參加今晚的盛典。拍了照後，老板已經由南京回來了。我們都去問候他。

夜晚張君來找我吃飯，但因為公司裏有宴會，我婉辭了，只有請他今晚來看戲。今晚公司的慶功宴設在新新酒樓，十分熱鬧。導演先生喜形於色，因為他認定本片是他的得意之作，我被迫飲了幾杯酒，九時便到戲院去。沒有多少路，大家步行便到。只見戲院外掛滿電光廣告，門外車馬塞途，觀眾如流水般的走進去。我們站在門外望了幾分鐘，立刻給影迷們發見了，漸漸地圍攏來。當我們做馬戲場的動物一樣地欣賞，我們忙由戲院後門上樓去休息，一直等到熄燈開映後才走進樓座，所以終於沒有給觀眾們發見。

第一次在觀眾熱烈鼓掌聲中，看見我主演的片子，使我感到異樣的興奮。尤其使我驚異的，裸浴的幕面祇被刪去了一小段，

其餘還得和觀衆相見。留作誘惑影迷之用，叫我感到很不自在。本片在大體上還能引起觀衆的興趣，這是我所引爲自慰的。

七月二日

昨晚看完了我們的影片公映之後，心中十分快慰，因爲我也費了不少時間心血的成績，張君送我回家，不住的稱贊我的表演成績，預先博我歡心，在汽車中竟出不意地吻我一下，欲加阻止已來不及了。本想打他耳光示儆，但不知怎的竟沒有實行，大概是車中光線不足所致。

今早到公司去，導演先生召集我們演員開講新片的劇情，除了惠姊等重要演員以外，還有一個新進少年也坐在那裏，連惠姊也不認識，後來導演替我介紹，才知道是要來代替長腳許做我的男主角的楊君。果然眉清目秀，不免多看幾眼，導演連叫「大家要注意聽講。」我才留心地聽着。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一時才講完

前半段，真累死了。

午後老滕來索稿，我無以應。他又提起要我發表日記稿子，我答應先選登一小部份，回家後剛去拿出最近的日記檢看着，惠姊又來了，拉我同去金城戲院看「漁光曲」。說是導演的吩咐，因可作表演的參考之故。爲職務關係只好同去，那知時間不過五點。戲院的觀衆已擠得很，幸而我們有贈券，可以坐在樓上的佳座，不一回已上下客滿了。惠姊說：「這簡直和我們初映的新片搶生意呢。」

「漁光曲」果然悲感動人，怪不得這樣轟動一時。人美姐的表情很有進步。我告訴惠姊說：「這片子可說是人美姐的處女時代的末期作品，因爲拍完本片她便得意洋洋的嫁了「金」龜婿了。」惠姊笑個不住。惠姊很敬佩本片的導演人蔡楚生，屢次稱贊他的技術。我說：「他的確很漂亮。」不知惠姊爲什麼搥我一

下。我看惠姊一定因被我道破心中故事之故。可是我倆都給結末的悲情惹哭了。快映完時我倆就先走出，以免給影迷們發見出來。

七月三日

連日正想念孤獨在廣東過活的素莉。恰好接到兩封掛號信。一封是素莉寄的，另一封是韋君寄的。我先去開看素莉的信，這可憐的影迷現在嘗試到做女演員的苦趣了。她說離開我後像是無告的孤女，只有回憶在滬相聚時的快樂。她說金魚胡最近忽然喜歡同她瞎纏，以致人言藉藉，使她氣得要命。她又說，MP公司決定開拍廣東話有聲片，因為老板看見「白金龍」生意很好，現在廣州已有十多家在拍廣東聲片。她感到是外省人，在粵語聲片中絕無立足的希望，很想及早辭職回滬。要我替她想辦法。

韋君的信這是第二封了，還沒有接到我發出的信，便接連地

寫了兩封。這個歐化過度的粗豪青年的情書，他如果將此等信寄給別的中國小姐，我相信一定要鬧出亂子的。I Love You 共重複了十幾次。叫我不不要忘了珠江的夜遊，並且說他每次在空中飛行時也一心記住我，叫我每天試立正翹首南天便會接到他發出的電流。笨話連篇，叫我笑得要死。惠姊來時也看到信了，她只是笑，不說什麼。我先回一封信給素莉，叫她不要着急。安慰她許多話。

今天陰雨連朝，公司裏也不通知拍戲，樂得睡在床上和惠姊談天。惠姊究竟是未經風霜的處女，把韋君的信詳細研究，似乎每句都有深意似的。她不知道這年頭男人的話也同女人說的話一樣不負責任。雖然在銀幕上開映時是如何地美滿，可是在攝製時卻正如我們在攝影場片段工作一樣的不真實。可不是嗎？

七月四日

連日報上刊載批評我在新片中的表演，雖然都承認是我兩年來最進步的作品，但負有權威的×報，却吹毛求疵，說這裏不好那裏不好。趣味淺薄，意識模糊。該刊的編者我是認得的，他無疑是存心同我搗蛋。當第一次我離滬時試片一次，已經罵過一次了，好像還沒有罵夠，這次又來這一套。昨晚談瑛小姐來，我又陪她去看了一次。我把各報的評語作爲比較，覺得有一部份還有見地，而有一部份却都是片面之談，而且老實說，這許多缺點倒要導演負較大的責任。瑛姐也說，逢不到好導演，一切都會被犧牲了的，這是中國演員們的不幸。我們到那裏去找出另外一個劉別謙先生呢？

今早到公司拍半天戲，下午應該瑛姐的約，到延平路聯華公司第二廠去玩，看見了瑛姐，黎莉莉，她倆陪我去參觀幾幕大佈景，瑛姐報告我一件新聞說，有一個年輕女影迷想投入電影圈，

去拜見一個「繁星爲記」的小導演，不料竟發生一件極平常的社會新聞了。我聽了大喫一驚。我很爲那女影迷表同情，我很想知道她現在感到什麼悲哀。如果我是男人，不曉得來投奔我的素莉也會碰到同樣的遭遇嗎？

最近影圈裏正鬧着軟性硬性電影的爭論。我以爲戲劇的本身便是軟性的，硬派主張應該在影片裏鼓吹和宣傳一些具體物質，也許是對的，但是如果給人家看出是硬性片，我相信觀衆都會失望了。軟性片能注重形式美和豐富的材料，無疑地會受人家所歡迎的。

夜晚在家裏整理日記稿子，只修改了一部份，其餘的都依照原稿不多改動，以存其真。

七月五日

連日已把新片「落花夢」的劇本反覆看過，這部戲的故事是

悲情的社會劇，情節很新穎。可惜還沒有寫成詳細的劇本，但爲了時間上的關係已定今日提早開拍了。這是多麼靠不住的事，但公司的電話催個不住，而且汽車也開來了，我便匆匆的坐了去。在半路上逢到惠姊乘人力車，我停車接她過來同坐。

第一幕便是我和男主角的戲，這位楊君確是一個翩翩佳公子，望着我笑時臉上還泛出怕羞的怪表情，無異告訴人家他是一個初出世的少年。

他是一個初上銀幕的男演員，不過他的戲並不很多，導演叫我要多少幫他忙，長腳許因爲落了選，又不願意擔任比楊君更重要的角色，和導演鬧意見，這兩天都不到公司裏來。

下午偕導演惠姊三人同去看了大光明的電影後，坐一路公共汽車到大滬花園去茶舞。在佳朋滿座中，惠姊發見屢次罵我的×報編者×君就在對面一桌。同席還有女明星×姐和兩個男的，真

是冤家路窄。我告訴導演要去質問他，導演先生笑着說：「這班人很難弄，只可婉轉同他談，不必當真的鬧起來。」我便跑了過去。×姐和我招呼，他們都站了起來讓坐。大家寒暄了一會，×君問喝點什麼水？我說：「最近你在報上所發表的文字，我很佩服。不過關於我在新片中表演，如果成績不好，儘可作嚴正的指教批評，但何必對我屢次謾罵呢？」×君詞窮強自否認，同桌人都覺得情形嚴重的害怕起來。盡力的排解。×君在我臨走時說：「這裏不便多談，改天我來找你解釋誤會吧。」我氣已消了一半，我不信他會真的來找我呢。

七月六日

我們今天到明星公司去玩，不料在那裏逢到久違了的南洋片商，他發見我時表示驚異。瞎纏了一陣，引起了明星公司諸姊妹的注目。可是其實她們都在尋趣的笑着，大概她們也多少受這位

片商的瞎纏罷。第一次見到美麗的姊妹花顧梅君和顧蘭君。那邊還有一個解語花般的朱秋痕。她們正在拍攝新片「路柳牆花」。那邊是一家薦頭行的佈景，隔鄰是一家豬肉店。坐在頭行裏的計有美人娘姨徐來，胡蝶，宣景琳，和秋痕蘭君，簡直是一幅嘉興八美圖。除了老牌明星胡蝶景琳外，其餘三個都不住的笑着。我和惠姊同她們尋趣，來姊更笑不可仰。來姐叫着說：「要僱娘姨快點來，一個月頭五塊錢好哉！」等到導演徐欣夫喊預備，大家才正式表演下去。

「風」的導演吳村替我介紹小鬍子導演李萍倩，怪物導演沈西苓。又逢到程步高，我問他說：「談瑛小姐在那裏？」他摸着鬍子笑而不言。

我同惠姊匆匆的走出，恐怕給片商看見了又跑不開。中午在北京路大加利吃西餐，惠姊特別客氣的請客。吃完便到隔隣北京

大戲院看那部聞名已久的「王先生」。惠姊不喜歡看笑片，是我強拉了她。我倆坐在樓上，因為樓下已沒有好位子了。這部根據葉淺予先生的漫畫編成喜劇，湯傑的怪臉孔演來唯妙唯肖。王太太尤與畫中人一式無二。鞋店裏兩個大胖子鼓腹對戰，笑得我們死去活來。看後我們談起湯傑已脫離天一公司的事，總覺得是很可惜的事。雙方不會繼續合作，這是多麼教影迷們失望呢。

看後到公司去一轉，佈景師正在督促土木匠搭大佈景，明後天就要拍戲了。

夜晚老滕來了，我把日記稿子交給他在電影時報上發表，用「女演員日記」的題目，筆名用「雪映」。

七月七日

近來中國影業頗呈活躍的氣象。新近崛起的女明星中比較引人注意的，可說是陳波兒小姐。她是由舞台上轉入影圈的。今早

和電通公司幾個職員來我們公司裏參觀，有人介紹她和我相見。她有端莊而果毅的面容。下頷尤其豐美。她現在是在電通「桃李劫」有聲片中充女主角，還在明星公司的「青春線」也充女主角。機運之好，可說是影壇裏少見的先例。有人說她的作風很像巴巴拉司丹妃 Barbara Stanwyck。小陳替我倆合拍了一張照片，留作紀念。

公司裏所搭的「落花夢」的佈景果然十分偉大，工人有四五十個，須明天才可完工。中午一行人赴江灣路拍外景去，可是到了那裏突然天陰欲雨，光線不足，結果沒有拍成，只看了幾處外景。

回家來洗了澡，天氣還是悶熱得很，我只好脫光了上身對着風扇，這才涼快了不少。王媽進房時卻嚇壞了，忙去把四週的窗簾放下，不住地搖頭說：「罪過，罪過！給男人家看見了怎樣

好？我們年輕時那裏敢這樣！——我只忍俊不禁的對她笑。王媽真像是個管家婆，我不像對待一般女僕那樣對待她，她的年紀是可以罵我幾句的。

夜晚老板在家請客，叫了一席的素菜，惠姊楊君導演小陳等都到。大家喝冰卑酒，我怕喝醉，在酒中滲人了汽水。可是結果是喝醉了。楊君屢次持杯敬惠姊，惠姊也同他很說得來的模樣。我只去同老板娘談個不休，都是女人的家庭瑣事，後來又談到衣料，珠寶，而談到蔬菜的燒法。夜晚大雨傾盆的落着，我醉倒在她的房中，這晚就和老板娘同睡着。

七月八日

清晨一覺醒來，發見我睡在生疏的房中，和老板娘睡在一床上，自念無異是佔據了老板的位置。隱隱聽見老板在隔房中的咳嗽，不禁好笑。我們先後起身，老板娘問我睡得慣嗎？我不知要

怎樣回答，因為不能說不慣，而其實又是不慣。

女婢端進來兩碗燕窩湯，同老板娘同吃着。原來這是富貴人家的享樂法。老板娘說：「你昨夜吃醉了酒大罵導演。說他待你不好。又當場宣布惠姊的情史，指派楊君是她的情人。」我聽了大吃一驚，知道醉酒誤了事，連自己都不知道呢。忙問她我還說什麼，她又笑着說：「你也罵我，說我是舊式女人，不能算是摩登的女人，應該從速讓位。」我聽了不肯相信，但她說我確曾這樣說。等一會大家吃早飯，老板和一家人都望着我笑，顯然是因為我說醉話之故。

回家後我因頭痛又去睡了。等到中午才給惠姊叫醒，我問她昨晚說了什麼醉話。她的報告也是一樣，大家笑個不住。惠姊因為我挖苦她，把我搥了一下。好在醉後說話可以不負責任，這年頭兒只好說說醉話。

下半年到公司閱報室時，突然發見電影時報上已經開始登出了我的日記稿子了。題名改爲「女明星日記」，看了後心中實在不安。因爲我的文字自問不好，而且不曉得會因此發生什麼是非嗎？我指給惠姊看，惠姊立刻着慌起來。她說：「你把我們的私生活都公開出來了，這怎麼好？我不是整天同你一道的嗎？」我告訴她沒有關係，而且沒有多少人曉得我的筆名的。

七月九日

韋君由香港寄來荔枝一大簍和衣物一包，今早由一個船員送來，我賞給船員一元錢，過後把簍子打開一看，才知道已經給偷去了不少荔枝。早知如此，也不多賞他了。韋君來信報告他的近況，他不喜歡在那裏供職，很想來上海看我。因爲很想念我，以致一切都無心情了。我立刻回了一封快信給他，告訴他我也正想念着他呢。

惠姊來得正當其時。我給她同吃荔枝。她問我是誰寄來的，我騙她是香港姑母寄贈的。但我說話時不該撲嗤一聲笑了出來，給惠姊發見了我的掩飾，拚命地取笑我。惠姊臨行時帶去了不少荔枝回家去。

今晚要開拍大佈景，因為已接到通知書，所以去得特別早。只看見攝影場外人頭鑽動，都給門外擋駕不讓進去參觀。場裏也是濟濟跲跲塞滿了男女的臨時演員。人聲鼎沸，秩序很亂，有許多是西裝革履的時髦少年，以及女學生小姐模樣的少女，他們都想在影界裏找尋他們的出路，都是挾着好奇心而來的影迷們。我給女閒角圍住，回答她們的許多問題。有幾個女閒角都帶有紀念小冊給我簽字。等到導演先生催我去化裝，這才解了圍。

拍大佈景實在不容易，人多嘴雜，管理上極為困難。長腳許兼做劇務，東奔西走地措備一切。場記是一個新進來的孫女士。

從七時拍到十時才拍了四個鏡頭。許多臨時演員都吵着要回去，導演竭力地勸說，並且把有臨時演員的鏡頭提前拍完。到十二時才讓他們走了。我們幾個重要演員還須繼續地拍內景，一直熬到上午四時方才拍完這一幕，吸完了一包白錫包紙烟，實在累極了。

七月十日

因為昨天整晚拍戲，破曉才得入眠，睡到下午一點鐘方才起身，而下半年還有戲拍，這種苦生活也真夠受了。

張君近日屢次來找我不到，今午我正要到公司去，他又來了，我便送給他許多荔枝，並且同坐公司的汽車先送他回家。我們祇握手而別，他似乎因為我的欠熱情而感到失望。

到公司時宣傳部送給我幾十封信，這是新片公映後幾日來所收到的影迷的信。其中都已經開了封了。因為宣傳部要觀測觀衆

對於新片的意見之故。寄件人以男性居多，索照片的佔十分之七，其中有兩封很有趣，中一段云：

日前偕友人同往××戲院欣賞女士主演新片，覺表情細膩纏綿，使余如見理想中之情人。昨晚又獨往觀第二次，係專往觀女士之幕面，裸浴一幕尤令人神往，有百看不厭之價值。惟余尙擬再看兩次，而敝款有限，擬作他用。可否請女士贈票兩張，俾得按日往觀，籍償平生之願。女士婉慧多情，當不我靳也。來函交愛文義路……

又一函云：

女士在片中雖是努力表演，但許××（指長脚許男主角）陰陽怪氣的尊容，實在不配和女士配戀愛戲。以後如需新人才。美男角，鄙人可介紹敝友嘉興梅蘭芳（綽號）和女士合演，庶不至有名花插糞的悲劇發生呢……

我請惠姊一一代回信件，對於索討入場券的當然不能給他，勸他只看兩次已足，不必再看了。惠姊說：像這種胡鬧少年的話也靠不住，他是想多拿到兩張戲券去送給他的朋友罷了。拍戲後天色已晚，黎灼姊突然來找我，說明天又要回香港去了。我聽見很不捨得她走，要請她同去吃飯，但她因為公司裏早有送別宴，只說聲謝便走了。我問她幾時走，預備明天送她的船。

七月十一日

清早到黎灼姊家去，在那裏已經有多人在着，好久不見的阮玲玉也偕唐君同來。相見甚歡。此外還有西洋男士一位和幾個女眷來送行，我送灼姊一打絲手帕和一簍水菓，灼姊此去要在聯華香港廠拍戲，相見也不知何時。灼姊也說我倆的運氣不好，老是分別着。我們送她到江海關，別時不免要落幾點淚。匆匆回到公司裏時，他們正預備開始拍戲。我叫茶房買了一碗鷄絲麵來權充

早餐，就在攝影場裏吃。攝影師小陳竟出不意地把鏡頭對準了我，拍了二十幾尺，等我知道已將拍完了。說是可做笑片之用，將名爲「小姐吃大麵」，四周的工友聽了都大笑起來，全是低級趣味的開玩笑。

那廂兒是男主角和惠姊同坐在長沙發上談着情話，我暗示小陳，小陳便轉動攝影機要想拍她幾十尺。給導演看見了，罵小陳浪費底片。惠姊看見了便乖巧拉着楊君跑開去了。我們都拍手去歡送她們。

據小陳說，惠姊這兩天都和老楊在一塊，昨晚還同上火山（舞場）去跳舞過。我想惠姊這樣得寸進尺的向着這位美少年進攻，總算是件聰敏的工作，不致沒有成就吧。

下午導演先生介紹了一位英商唱片公司的卡德君來找我，接洽要請我灌「落花夢」歌曲唱片事，這齣歌曲是我在新片中歌唱

的，將來要製成片上配音的辦法，一面另印爲留聲機唱片，等到影片公映後到處發賣。該公司允給酬金八百元，此項進款將由公司和我平分的。我想要一千元，洋人沒答應，最後說妥爲九百元。定數日內到該公司收音去。自然這又是一件喜訊，至少可平添了四百五十元，作爲我去孝敬百貨公司的厚禮。

夜晚和惠姊談及，惠姊羨慕我又得橫財，我用羨慕的口氣去試探她和楊君的戀愛，惠姊不承認。我說：「別教小汪因失戀而跳黃浦江吧！」惠姊怒目對我瞪着，終於笑出來了。

七月十二日

上午又拍了半天戲，是法庭的佈景。劇情是我犯了不貞的嫌疑，被夫君送進監獄，由監獄押出法庭審判。這是滿清時代的背景，我頭戴着繁重的假髮髻，領高聳入耳際，身着雙妹嘿花露水式的女服，哭哭啼啼的被親勇拖出了公堂。扮飾法官的呂某威嚴

不足，時時失笑出來，導演氣得要命，屢次喊叫「卡脫」。「NG」一次又一次。弄得公堂上的親勇差役都笑了。嚴肅的地方，空氣卻是輕快得這樣，連我做女囚犯的也一點不焦急呢。

外邊來了幾位參觀的西裝客人，說是參觀拍戲，其實可以說是參觀女演員拍戲好些。當在拍攝惠姊大腿時，惠姊須穿着半透明的薄紗的外衣，在強烈的燈光照射之下，可以看出圓潤白皙的一雙玉腿。西裝客人便集中視線在欣賞她，等到開麥拉移近在拍大寫時，這些不識相的客人竟也跟開麥拉向前移動，大概他們也正在拍大寫呢。聰慧的惠姊是不會給人家佔便宜的，她托故一溜烟跑進幕後更衣間去，讓大家在外邊等了半天，還是沒有出來。導演先生叫她出來，惠姊在裏面回答說：「來哉！來哉！」起初聲音很和婉，再催促時漸漸變成斬釘截鐵式的硬聲了。導演惹氣了，便同我進去一看，原來惠姊正端坐着吸紙烟呢。把導演氣得

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問她爲何不出來，她也不答，我便同導演先生說：「這是因爲有生客在外邊參觀，要拍這種幕面最好謝絕參觀。」導演笑着說：「聽說胡蝶拍戲時最怕人家參觀，原來你也學會了這種脾氣。」說完便去查問是誰帶進來的客人，叫他立刻帶他們出去，然後才繼續拍下去。一時攝影場的同人都笑了。我同楊君說：「惠姊有時脾氣很大的，你將來要留神點。」楊君笑着說：「這與我什麼相干？別挖苦了我。」

七月十三日

今天是十三日，同時又是禮拜五。這可不是玩的。果然不出西俗所料，因爲一清早便逢到不如意事，教人煩悶了大半天，真是活該。

母親由家裏又寄來一封迫嫁信，講得頭頭是道。什麼「女大當嫁」。現在嫁了之後又鬧離婚，讓你在上海廣東電影界裏混

着，難道會找不到一個新丈夫嗎？等等的理由，她老人家是一片愛女之心，在我未嫁以前，她總是不能放心的。

韋君由廣州寄來掛號信，說決定辭職不久來滬找我。一片甜言蜜語，叫我看了真覺不安。我立刻發了一封電報給他，電文如下：「切勿因私廢公辭職，來滬無必要，徐圖良晤，函詳，映。」同時還寫了一封信寄給他。

匆匆地趕到攝影場，已是上午十一時了，大家都已到齊；只等着我一個人，一直拍到下午四時方完，中午就吃了一些饅頭算數。拍完之後由導演先生請我同惠姊去大雅樓吃飯。原來是爲了無線電公司接洽播音事，該公司擬請女明星四人每星期前往播唱歌曲。對本公司方面，擬請我和惠姊處擔任。其他兩個是要請××公司的女演員。我們預先商量好報酬的條件，好讓導演先生去辦交涉。惠姊很喜歡，我也替她高興，因爲她的薪水老不夠生活

費用，老早就想找些額外的正當收入呢。

夜晚惠姊拉我同去大滬花園跳舞，我推說沒有男舞伴，惠姊說到時就會有的。果然楊君早等在花園門口，是事前和惠姊約定了的。惠姊大概是怕難爲情，所以特地拉我同來，以避人言。真可說是「苦心孤詣」呢。

七月十四日

昨晚約定今早灌唱片，臨睡吃了兩顆藥丸，頭部把煖巾圍着睡，清早吃了甜鷄蛋湯，這些手續都是保護聲帶的方法，九時有汽車來接，直開到英商唱片公司收音部去。由洋技師先自試驗音符和聲度的高低，然後關閉了玻璃門，開了機盤收音。不一回已完了一「落花夢」的上下兩段了。洋經理招待茶點，說酬金不日就可送來。我因爲要拍戲，匆匆告別到攝影場去。

導演先生突然叫我進去，說是今天的戲不拍了，決定明天到

杭州拍外景。要我準備明天趕赴早車。我聽了很高興，因為可與久別了的西子湖再見之故。

正想要走，惠姊也來了，她早知道赴杭的事，而且她同楊君也一道去的呢。惠姊介紹一位白先生見我，他是X圖書公司的名攝影師，專門攝影供給各書報雜誌的。他要求我們拍幾張照，就在攝影場裏的草地上拍了一打。我要他洗給我們兩份，以留紀念。

白君忽然提出一個奇突的要求，他說該公司正在着手拍攝許多裸體的照片，凡是健美的女性已拍了不少了。他要求我也允許給他拍幾張，以便加入在一本裸體照相集中，該公司可以給我一百元的酬勞金。

這算什麼呢？我當下一口拒絕他，惠姊也不肯，只掩着巾兒在一旁哂笑着。我說：「你當我是個模特兒嗎？什麼健美的好名

目，到頭來還不是給那班登徒少年拿去賞鑒罷了。」惠姊怕白君難爲情，同他說：「我認識一個做模特兒的，她是在一家美術學校給人家畫像，我可以介紹給你去拍。」白君說：「是姓仇的小姐嗎？她早拍過了。」白君說完失望的走了。

因爲明早要離滬幾天，我便偕惠姊又到唱片公司去領款，洋人給我一張四百五十元的支票，我們便到匯豐銀行去兌現。

七月十五日

今晨穿了淡綠色的綢旗袍，外加白縐薄外套，惠姊穿了咖啡色旗袍，連導演長腳許小陳楊君等，一行十餘人，坐了兩部公司汽車到北車站，趁赴杭特快車。張君想不到竟突然跑了來話別，並送我一包芝古力糖。張君未免太客氣了。

車行景動，瞬息間已離開上海，一桿桿的電柱從窗格外飛劃過去。四望是碧油的農田，勤勞的農人，以及錯落雜居的村舍。

池塘上浮着木艇，樹蔭下藏着小狗。大自然的景色是火車兩旁的佈景，單調而雄壯的機輪聲支配着整個時間和空間。我們喝茶看報，談談閒話已到了杭州了。

中飯擺設在湖濱旅館中，我們飽餐着西湖的秀色。飯後一行人踏過了白堤選看拍戲的外景，即回旅館化好了粧，三時開拍。片刻之間，給好奇的過路人襲了來，一羣穿着籃布制服的女學生發見了我們，都驚喜地嬌叫起來，呼姊喊妹，把我們的臨時化裝台團團圍住。她們說：

「看拍影戲再好沒有了，靈隱寺不要去了。」

「贊成！贊成！」

「胡蝶來了嗎？是什麼公司的？」

「那一個很像金焰，是金焰嗎？」

「不是金焰，不曉得是誰？」

她們瞎猜着，久後證明不是她們想見的明星時，大家似乎有點失望了。我裝做沒聽見，不理她們。可是又引起她們的注意，大家竊竊的私議着。直到夕陽下山時才停拍。她們去問惠姊，

「請問你們明天在那裏拍戲，我們還要來看，還要帶紀念冊請你們簽字，你們肯嗎？」

「還沒有定在那裏拍呢。」惠姊答。夜晚我們乘着划子蕩湖，在涼意襲人的陶醉美景中，矇矓中看見惠姊沈在楊君的懷抱裏去了。我也不去驚動他們，我是怎樣的感到孤獨啊。

七月十六日

昨夜我和惠姊睡在一床，夢中時常給惠姊抱住，使我大受束縛而醒，把她拉開牠又麻上來，而且嬌聲地發表牠的夢話。清晨才發見又被牠抱住。我便把牠推醒說：「你當我是誰，我不是密斯脫楊呢。」我倆這才起身了。

杭州的報紙登載着攝影隊下楊湖濱旅館的消息，因此驚動了杭州的少年人，清早的旅館內外已給影迷們圍住了。我們推窗外望時，便給影迷們發見叫喊着，這算什麼呢？好不叫人難爲情。

有三個嗅覺靈敏的當地記者襲來了。上門要找導演，但逢到導演談沒幾句話，又說要訪問貴女明星了。本來這是醉翁之意，但導演存心聯絡報界感情，只好一口應承。結果我和惠姊又變成被記者審問的女囚犯了。

兩部汽車飛也似的離開旅館時，可憐的影迷們是追不及了，有幾個西裝影迷也僱了汽車跟上，有的坐上公共汽車也跟我們到了靈隱寺。我們今天就在寺外附近拍了半天戲。

影迷中發現了三數個年青的尼姑，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其中有一個很嫵媚動人，年紀也不過二十左右。不知是受了什麼壓迫而入尼庵，我不相信這麼小的年紀會決心獻身禪界而不思凡。

「尼姑思凡」不是最耐人尋味的劇情嗎？

下午忽然毛毛雨下個不停，我們只得停止工作，回旅館來休息。夜晚長腳許主張由公司出錢請客，便派他去和導演交涉。講到「吃」大家都會贊成的，結果又到「樓外樓」去大餐一頓。

餐後大家又蕩夜湖，澄清的水色環抱着我們。岸上散落的燈光搖曳在水波之中。我的悲感都溶浸在水裏去了。對着這當前的美景，我竟感到寂寞而打起寒噤呢。

七月十七日

上海總公司昨晚打來一封電報，催促我們這攝影隊應於今日趕回上海，以便明早趕拍羣衆場面的外景。導演先生接電後頭漲起來，大跳特跳。但公司命令正如軍令，自應遵守。今早便領率全體演員把一切外景趕完，中午便上車站，又省去了今天的旅館費。

大家原想拍完戲可在杭州多玩幾天，怎知道突被召回，不免無精打彩，長吁短歎。只有惠姊和楊君兩夥兒都欣然有喜色，好像是達到什麼目的似的感到愉快。在車上進午餐，我很想吃一客西餐，但導演卻一律吩咐了炒飯，真是經濟大家，我一人當然不便獨異。結果爲了腹餓也糊塗地吃進去了。

在火車上無意中逢到鍾瑩姊，她是我在女中學時的同學，別來已有兩年多了。我倆驚異地互相發見着。她這次正在新婚蜜月，和她先生（即丈夫）來西湖遊玩回滬，她丈夫李君是安徽某縣的長官呢。她帶我去頭等車室裏去見他，是一個兩抹鬚的西裝少年，很有禮貌的模樣。介紹之後，他望着我出神。他說：「對了！我見過小姐主演的一部影片，上禮拜同鍾瑩去看戲的。佩服佩服！」我同瑩姊說：「想不到你們也在杭州，早知道一定去找你們。」

我問起文淑姊的近況，瑩姊竟吱吱地發笑。她說：「她在故鄉教書，不料竟同一位男教員一道混着，後來受人家攻擊，竟一同偕逃南洋去了。」瑩姊同文淑在女學時親如夫婦，簡直鬧同性愛。後來終因瑩姊轉到異性愛的路上去，對文淑起了厭倦，大家鬧翻了。瑩姊羨慕我入影界的虛名，但我老實羨慕她的甜蜜而理想的婚姻職業。「婚姻是女人最好的職業」，這話如今已證明是不錯的了。

抵滬我們分手時，我請他倆明晚一同吃夜飯。

七月十八日

離滬三天之後，回來又接到許多信件，除了影迷的信件已交給惠姊代復之外，有一封素莉的信是這樣：

「……你把我丟在這沙漠似的南國，現在我是慣習下去了。我也會說些廣東話，你教我不好多同男同事混着，我是始終記住

你的忠告。金魚胡屢次纏住我，現在經我幾次冷遇了，又曾經導演先生責罵他一次之後，他已不敢再向我吵了。唐官和李娟姐已正式同居了，租小房子在東山百子路。可是對外還是守祕密，藉以保持對外的宣傳作用。

你在時報所登的「女明星日記」很有意思，文字尤爲流利。可是你是否把我的事也記在裏面？你可不好把我的事也發表出來。好姐姐，你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刪掉罷。

我在前幾天逢到韋副官，他問起你的近況，並且查探你的身世。他問我：「她有沒有結過婚？她有沒有情人？」我都回說不知道。韋副官似乎比前清瘦許多了。……」

看信時覺得很有趣，可是公司裏的電話來催了，便匆匆去拍戲。今早公司僱了兩百多個臨時演員，除了拍另一組戲外，我們這部「落花夢」的大景也儘今天趕完，以省另僱臨時演員的費

用。許多臨時演員都眼睜睜地望着我們女演員們出神，忘記了做戲。有的仍脫不了偷看鏡頭的通病。導演先生高聲喊着：「偷看鏡頭一次扣三角錢。」可是沒有多少效力，因為誰能夠記清那個在偷看鏡頭呢？

下半年陪張君去看電影，安慰他一番。我想不應該教他過於難過才好。

夜晚招待鍾瑩姊和她先生同飯，是菜館喊來的菜，另由王媽燒幾樣添出，三個人吃得很有趣兒。我口頭請瑩姊在這裏睡，大家好好談談，她一口答應。可是結果她挽着她丈夫的手臂走了。真是……到底是新婚夫妻，誰還希奇從前的女友呢。

七月十九日

不知是否在西子湖邊受涼之故，今早竟畏冷不能起床，我便叫打電話給惠姊，等一刻惠姊來了，她叫我吃阿司匹靈藥片，睡

一回就好了。她說：「今早不拍戲，那個南洋片商又到公司來，拚命的問你爲什麼不在公司。」我說：「謝謝罷，那個片商先生，談也不要談起他了。」

我把素莉的信給惠姊看時，王媽說張先生來了，我想回絕了他不好，便在床上擦了擦脂粉，然後請他進來。惠姊要走，給我拉住。我說：「好姐姐，千萬不要走，我怕他要表演戀愛劇呢。」惠姊果然聽話不走，張君驚異地發見我突然生病，我說：「沒有什麼事，懶得起床罷了。」在惠姊監視之下，張君沒有演什麼活劇。但他未免要貪坐一回兒，我忙把一條項巾圍住了頸部，漸漸地縮進被窩裏去了。

惠姊臨走時，忽然電信差送來一封電報，使我嚇了一跳。因爲我是不常接到電報的。除非有什麼戚族的凶訊。打開一看，是由香港發來的英文電，只有六個字：

[Meet President Jackson With Love Wi]

(請至傑克遜總統號相見愛你之韋)

惠姊看了還莫明其妙，問我是姑母打來的不是。我說：「不是，這是韋君打來的，韋君已乘船來了，這不是糟了嗎？」惠姊只是笑：「這還不好嗎？糟什麼？」我說：「不要開玩笑了，他怎麼可以來呢？給外邊人曉得了，可成什麼話？他來了誰要理他呢？他來了算是帶着什麼使命呢。」惠姊只是笑，真可惡。

七月二十日

韋君的電報把我嚇壞了，整整一夜不會合眼。我把到粵的經過從頭回溯一遍，像銀幕的故事一樣在我腦中重新映現了。但我自信我沒有誘惑他的不檢的行爲。我倆雖然曾經在珠江上，陸地上，天空上一道玩着，可以留爲海陸空的紀念。其實我們只維持着普通的友誼罷了。可是韋君竟不聽勸阻硬要來了。「色不迷人

人自迷」，就是韋君這種人。

K公司是各影片公司中規模較大的一家，該公司的老板於昨晚就約好要來看我，今早果然來了。講了客套話之後，便引入正題，要請我轉到K公司去定合同，月薪可給四百元。（比我的原薪多一百元）。此事未免使人心動，但我和本公司的合同未滿，再則該K公司女明星爲數不少。像我這個新人加入，難免被安插在第二流明星之列。薪水雖增而地位將反見低落，而且和本公司鬧翻傷了感情，也是於心不安，所以婉詞謝絕。只是說：「以後一有適當機會再談。」那老板說：「好極好極，不過一切請暫守祕密。」

嗚嗚的汽車聲載那老板走後，我便匆匆趕到公司去拍戲。下午拍完戲偕導演惠姊楊君等去赴茶舞會，逢到了許多影圈中人。從聯華新進明星的高占非和高倩蘋獨據一席，那廂兒是黎明暉和

新夫足球健將陸鍾恩。一邊是明暉的後母標準美人徐來姐和黎錦暉，外加幾個男客。我原想跑去找來姐談幾句，但恐怕給男客拉去揩油跳舞，結果沒有去成功。只和小高同跳兩次。小高又有孕了，我恭喜她，但她還辯論說沒這回事。

逢到時報老滕，他說「女明星日記」登出後很受讀者歡迎，已收到許多信件，大家都要曉得作者是誰。我說：「你千萬要守秘密，否則鬧出去就會引起是非來了。」他答應了。

七月廿一日

今早電話詢問大來公司，據說傑克遜總統號輪於上午十時進港，我便匆匆忙的預備接船。又不知道應該穿那一件衣衫好，對鏡換了幾件都不合色。最後還是穿上在廣州乘飛機那天所穿的一件紫色旗袍。

一個女人接船總不大好，我先乘汽車去接惠姊作伴，惠姊不

在家，到公司去才找到她，但她不允跟我同走，我便生氣的罵她無情，終於給我拉走了。

我倆等在江海關碼頭，十時半小船已把客人接到了。遠遠地望見船舷上的韋君，夾在幾個西洋客人之中在張望着。望見我時便搖着手帕。我一時像給電流襲到似的，渾身發了熱。

半小時後我們同乘着綠色的祥生汽車，我給惠姊和韋君介紹。他倆分坐在我的身旁。惠姊老是愛笑，給我暗中擰痛了她的大腿。汽車通過了雄壯的外白渡河大鐵橋，我指點郵局的大建築告訴了韋君，新亞旅館就停在眼前了。

在新亞開了房間後，惠姊老想溜走，經我怒目的深刻表示，才留住了。天氣是熱得這樣，韋君洗盥後就一同到樓下冷氣餐室用西餐。室內的溫度比外邊減低了約二十多度，吃飯時可免出汗之苦。座位都給高貴的人們佔去。大導演卜萬蒼和夫人明星周麗

麗也在那邊，大家點點頭。惠姊發出噫語，她說：「韋先生爲什麼不開一部飛機來，省得坐海船麻煩？」韋君說：「等我自己有一部飛機時，也一定聽小姐的話幹一次。」

飯後惠姊先走，我在旅館和韋君談一回，我質問韋君爲何離職來滬。韋君說：他並沒有離開職守，此來還要到南京和航空署有所接洽，所以藉端前來。可以在滬大家多玩一回。我聽了才放心，知道不是由我的作祟。三時趕到公司拍戲，到夜深才拍完回家。只好把韋君拋在那邊。

七月廿二日

今天清早起身，正想去新亞找韋君，化裝未竣，不想韋君已走上門來找我了。急得我打破了一個玻璃粉盒子。我叫王媽留他在客廳裏等着，不敢請他進來，因爲房裏很是凌亂，恐怕會給他以不良的印象。

章君穿着潔白的西裝，給我的感覺是一個美少年的純潔的印象。帶來一包送我的禮物，我老實不客氣地當他面打開來看了。是兩件巴黎出產的秋季衣料，究竟是男人選的，完全是那麼鮮豔的色調。此外是一個手錶，和芝古力糖。我說：「又花錢了，我不是已有了手錶了嗎？」他笑着說：「一隻手挂一只不好嗎？」王媽端來咖啡茶，我們還用些糕餅。章君說吃過早餐了，可是喝了兩杯。他是有禮貌的君子，他喜歡吃我的東西。

我們約好夜晚跳舞，因為我還要拍戲去。他走了。臨別時他吻我的手，王媽看見時低下頭在笑。

夜晚我拒絕了老板娘的招宴，我去找章君了，一同到維也納舞廳去。章君是灑過香水的，不然身上那來這多香味。我問他在空中飛行時也灑過香水嗎？他笑着不說話。華爾滋的舞樂給我們沈醉了，我們的頰部是時常摩擦着的，在幽暗動人的燈光中。

七月廿三日

昨晚到半夜才別了舞場，韋君送我回家才去。美妙的舞樂侵進了我的甜蜜的夢境中。醒來已是十時半了。便匆匆的到公司去，恐怕要拍戲，可是還沒有預備好，我便到閱報室去看看報。

軟性硬性電影之爭論連日仍甚劇烈，前鋒已由晨報轉到時報和大晚報了。時報據說是軟派的大本營，這無疑的，時報向來是較受人歡迎的軟性刊物，可是這種爭辯並沒有結論，大概讀者所得到的印象也一定是不統一的吧。

韋君打來電話，說要到中國航空公司去找一個外國朋友，也許今天見不到了。因為我下半天也要拍外景，沒得空兒，不免悵惘了一會。

在公司吃過了中飯就出門，因為人多，只好坐了卡車。楊君請我吃紙煙，他老向我望着笑。我怒問他笑的什麼，他吞吞吐吐

的說：「你的 Sweet heart 不是來了嗎？可否介紹我們看看。」我說：「誰告訴你的，可不是惠姊嗎？」惠姊坐在另一部汽車上，我遠遠地向她劃手勢，她沒有了悟我的意思。等到了抵達江灣空地時才停了車。我便跑去質問她，她說：「我沒有向誰說什麼？」我拉她去找楊君對證。惠姊說：「這算什麼，我此外並沒有再告訴誰人。」我說：「你再說我就要造你的謠。一句話也不能守秘密。難道你同楊君要好到無話不談嗎？說不定連你的……的事也通通告訴楊君了罷？」惠姊這才生氣，追着我走，兩下扭倒在草地上打滾。給大家圍着笑。楊君最後說：「是我不該多嘴，我來陪罪好了。」連忙向我鞠躬着。

七月廿四日

昨兒一天沒有見到韋君，今早九時去新亞看他時，茶房說韋君還沒起身，請我在中廳客室等候，好一會才請我進去。韋君穿

着睡衣起迎，還是睡眼惺忪的樣子。他說今早三點才睡的，我問他昨天晚上那兒去，他裝有苦笑說：「昨晚和航空公司的外國朋友到舞場喝酒，她們要我陪着去逛神祕之街，探了幾處神祕窟，因此逛晚了。」我說：「你們男人……」說到此便停住，也不說他了，管他呢。我說：「你睡不夠了，還是再睡一回吧！」韋君不肯，他說中午要上南京去一兩天。

我們談了一小時的話，韋君誠懇地告訴我他如何地愛我，結果半強迫地接吻兩次。我開了窗門，深深地噓着氣，憑窗外望，不覺竟私自下了淚。我趕緊拭淚，和韋君下樓吃飯。

在西餐室中無意中回頭一看，不覺嚇了一跳，原來張君正同一個友人坐在那邊，眼睜睜的望着我們出神。使我如坐針氈，大感不安。這一頓飯真吃得苦趣難當，如有鏡子可照，一定可以見到我的面部的色素是變化無窮的。這時⁽¹⁾來請韋君聽電話。一

會兒韋君說是公司裏打來給我的，我忙去接話，原來是惠姊打來的，說是公司裏要拍戲，已經等我好久了。我便匆匆辭別韋君，臨時並向張君遙遠的點頭。張君的表情很深刻，完全是妬與悲的內心表演。我不能送韋君上車站，只約好回來時再見。到公司時大家雖不說什麼，但都有埋怨我的表示。我是不該忘了拍戲的通知。幾乎誤了事呢。

七月廿五日

關於昨天拍戲遲到的事，使公司中人對我很表不滿。本來前一天就由公司發出了拍戲的通知單，屆時演員配角閒角全已到齊，而擔任主角的我卻無處尋找。公司派了兩部汽車到處找我，到後來還賴惠姊突然想起韋君的旅館，才祕密地打來電話。可是因此已白費了兩三小時，公司方面已蒙受不少的損失，若是別的演員必受重罰，但對我又不能不有表示以維持公司的尊嚴。今早

惠姊匆匆的跑來找我，她說：「今早公司發出佈告，記你一次大過，並且罰薪五十元。導演先生要我來告訴你，這是公司的規矩，雖然扣了五十元，但是可由酬金上儘量補給一些。」我說：「罰薪是應該的，我願意受罰，請你轉告導演先生，不要因我壞了公司的法規。」惠姊埋怨我說：「韋先生要來時你不肯讓他來，可是來了之後你又這般歡天喜地，着了迷似的，整天陪着他在一道。」我說：「你別胡說，我幾時整天陪着他？」

下午在公司拍完戲後，茶房告訴我，張君等在會客室裏已多時了。怎麼辦呢？我只得去見他。我說：「對不起了，叫你等得好久了。」張君請我同去吃飯，我一口答應，以示無他意。在新雅三樓的特別餐間中，張君開始質問我關於韋君的事，他竟知道韋君的姓名和職業。他說：「怪不得你從廣東回來之後態度都變了。」又說：「你以爲一個新的朋友就可以打消我倆多年來的感

情了嗎？哼！沒有那麼便當。我在商界有時是忙不過來，以致不能每天來找你。但是你卻不能因此便以為隨時可以離開我。」張君這晚上的態度全變了。簡直像一個固執的丈夫似的拚命在教訓妻子。這一頓飯雖是珍饈盈前，可是簡直是討債飯一般，吃得全無味道。而且把我惹哭了。可是張君一點沒有憐惜的同情心，他最後恐嚇我說：「你別想跑得開我的關係，你母親當初就教我監護你的，你別忘記了。」

七月廿六日

公司原定今天拍外景，不料天公不作美，大雨傾盆的下着。拍戲之事自然取消，落得休假一天。近來因亢旱缺雨，各方農民都在拜神禱雨，大概他們要認定今天的雨是他們誠心祈求的結果罷。惠姊冒着大雨居然光臨，在門外和人力車夫鬧價錢，我叫王媽多拿些錢替惠姊給付。惠姊渾身幾乎濕透了。

我報告張君昨晚嚴肅訓話的經過。把惠姊笑個不停。惠姊說：「張君似乎是有恃而言，不可不當心。」我說：「他不過認得我母親罷了。」

中午雨止了，我倆因為談得有味，很想吃些好吃的東西，便坐一路公共汽車去，真湊巧，我們坐的是唯一的雙層公共汽車，高興極了。可是樓上客滿，我和惠姊都站在車內的扶梯下等機會。果然捷足先得。這是上海的新事物，我還是第一次乘着的。從上層觀看街景，別有一番風趣。來往車馬，都在眼底通過着。而且可以望到兩傍室內的情形，簡直好像在攝取街市中的鳥瞰景 Birds eye view 一樣。車通過時，引起一路上行人的注目，風光極了。可惜已到了南京路，只好被迫下車。

在芝咭力店吃了英國式西餐，我們還到永安公司去買花旗葡萄和三元八角一磅的牛乳糖。然後匆匆到大光明看電影去。

回家時買了一張晚報一看，女明星××姐已突然脫離××公司了，我倆都表示驚異。最近影圈的從業員時常在不斷的變動，這無論如何是不好的事，至少表明影界不穩的現象。

七月廿七日

因為昨天新到幾本美國的電影雜誌，就躺在床邊的電燈下——本本地翻看着，不覺看到兩點鐘還覺到有味。在萬籟靜寂中隱隱聽到隔隣嬰兒的啼哭聲，經過好長久還不停休，使我感到獨身女子的好處，像是沒有家累便是一樣。可是同時又感到一種空虛，這是由內心自動發出的悲哀的情感。我憧憬着，曉得我是不能夠長久這樣下去，不能長久逃避了人生的牽累，也不能永遠離開了家庭的幸福罷。

下午拍完了戲，我沒有回家，到惠姊家去吃了夜飯，便匆匆趕赴北站去接韋君。在那邊等候了半小時，欣賞那些可憐又兼可

惡的竊賊扒手的照片，韋君果然來了。相見時很是喜歡，我們坐了一部汽車到旅館去。韋君想看電影，我倆又匆匆坐了汽車到光明戲院去看「碧玉天香」，這是我所愛好的女明星 *Opal Whiteford* 主演的 *Thirty Day Princess*，這「二十日公主」真有趣極了。我說：「我想主演一部像這樣的影片，可是在中國自然只是空想罷了。」韋君拍拍我的手背安慰我。看完，我們吃些點心，到了十二時半才回家。

當我回家一看時，看見客堂中擺着幾件行李在那邊，不覺稀奇起來。而臥房裏也點有燈光，跑進去一看，才知道是離別半年的母親坐在裏面，忙叫聲「媽媽」，跑了進去。母親也笑着叫我的乳名。我說：「媽媽幾時來，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可有什麼事嗎？」母親說：「昨天一早上船，到今日下午才到上海，怎知道等你等了這半天還不見個影跡，你那裏去呢？在這大半夜才回

來，你是天天這樣的嗎？」真是冤枉了。這誤會真不容易解釋，我一時回答不出。母親的到來使我喜出望外，但我看母親似乎蘊藏什麼心事似的。這夜晚我和母親一床睡着，重新做一個在母親懷抱裏的女孩。

七月廿八日

八點鐘醒來時，母親已起床端坐在沙發上了。看見慈愛的母親的面容，心中便感到說不出的快慰。可是我得伸着懶腰起身了。否則母親將要以爲我太不長進了。

母親不住地喊我的乳名：「阿鳳。」我好久不曾聽到有人喊我這名字了。我從前很不喜歡這夠俗的乳名，可是現在反而喜歡起來了。

吃過了早飯，母親訓斥我起來了。她說聽見我最近在上海有不規矩的行爲，戲也不拍，而且同人家鬧戀愛。我聞言十分不

安，知道母親聽信流言，也許這就是她匆匆到上海來的原因。我便開始追究，果然不出我的意料之外。因為據母親說，昨天到海關去接船的是張君一個人。我問她：「張君何以知道媽媽來呢？」母親說：「是張君打電報去叫我來的呢？」我登時大吃一驚，才知道原來是張君佈置的鬼計，他因為看見我和韋君接近之故，便一個人忙亂起來，拉我母親來監督我，藉以替他解圍。這是一樁多麼可怕的狡計，我真生氣了。可是不發作，我只向母親解釋說：「韋君是廣東的航空師，他此來是到南京接洽公務的。因為在廣東時認得我，就順便來探望我罷了。」

十時須到公司拍戲去，母親就留在家裏。我生怕韋君來看我，趕緊打電話推說事忙出門去，叫他不必來看我，我去看他好了。

拍戲到了傍晚才完。我打電話給母親，母親說張君在家裏，

你快來吧。但等到我匆匆回家去時，張君卻已走了。這算什麼呢？何必這樣規避我呢？也不知道他同母親講我什麼話，我是不能管的，慢慢地再問她吧。夜晚我請母親到大三元吃飯，母親很喜歡，稱贊菜蔬好吃。談了許多家鄉的事，十分有趣味。

七月二十九日

因為昨天沒得空兒，不能陪着母親去觀光上海，今早公司又要拍戲。母親說：「活到這把年紀，還沒有看過拍電影呢。」我說：「對了，我倒忘記陪阿媽去公司參觀呢。」母親穿着黑緞的古式時裝衣裙，到了公司，我給諸同事介紹母親，並叫惠姊陪着母親，我忙去化裝。今天要拍的是冬天的幕面，攝影場內佈置着落雪的外景，在這大熱天，我身上要穿着棉襖，並添厚呢大衣，真熱得透不出氣來。母親看見時吃了一大驚，以為我是發了癡，而且面孔上擦着又紅又黑的化裝粉，更看得目瞪口呆，嘴裏連呼

佛爺不置。開拍了外景之後，我又被移置在屋子裏，一邊燒着火爐，我脫了冬棉衣睡在被褥厚重的被窩裏，這一來真加難受。而且導演和攝影師準備得很慢，我又不許起身，簡直是活受罪。等到拍完跳出被窩來時，渾身的內衣袴都給汗汁濕透了。母親連連搖着頭，忙替我加外衣。她說：「出了汗不好見風，免得受涼。」究竟是老人家有經驗。

拍完戲時韋君來了，問我昨日爲什麼不去找他。我忙替他介紹和母親相見。韋君很聰明的叫：「老太太，好康健，幾時來的。」母親果然很喜歡地和他寒暄起來。韋君聽說我們要出去玩，立刻僱了一部汽車載着我倆到處兜風，夜晚並且請媽媽吃飯。母親很高興。

七月三十日

爲了母親突然來滬看我，使我的所謂「終身大事」又重新被

提出了。在我們母女之間已討論了幾次，母親之意希望我趕快結婚，不要再在電影界裏混着，免致前途茫茫。母親之意也未嘗不對。不過母親屬意張君，張君對她也盡力地拉攏。但張君此次的行爲已使我發生惡感了。今早惠姊來，同母親談到韋君的事，惠姊以第三者的地位私下告訴我母親，把韋君提出討論。母親說：「又不認識他的家族，而且開飛機的，生命掛在天空上，太危險了。」惠姊過後報告我時不住地發笑。

惠姊真是多事，還沒有取得我完全的同意，她便去旅館找韋君了。回來時她同我說：「我去勸韋先生進行正式訂婚的手續，乘你母親還在上海的機會。」我說：「誰要你做媒婆。韋先生怎麼說呢？」她說：「他很笨的，反來問我怎樣進行。」最後我勸惠姊不要操之過急，等到和母親較有接近機會時再說好了。

拍了半天戲，下午約韋君來，同惠姊，母親一同去大光明看

電影。母親第一次進大光明，很驚異那戲院建築的堂皇富麗。看完戲後，我和惠姊須赴公司的聚餐會，韋君便自告奮勇的陪着母親去吃飯。叫了一部汽車同母親去了。惠姊說：「韋先生得到這個機會也不容易，也許他要向你母親開始談判也說不定。」我說：「我希望他不要馬上提出好些。」

七月三十一日

今早電差送來一張電報，是素莉妹發出的。內稱「妹已辭職抵港乘濟南輪來滬盼接莉」，又兩張大二元酒家的請柬，是張君定今晚宴請母親和我的，都出我意料之外。我告訴母親，母親說：「張先生這樣客氣，教他不要太破費。」我說：「誰還赴他的宴會。真是……」母親說：「阿鳳，不要這樣教人家難過。」正談間，惠姊來了，嘻嘻地笑個不住。她說：「真高興，又下雨了，今早外景不用拍了。」果然天已下了毛毛雨了。我問惠姊那

裏來，惠姊說：「你說奇怪不？張先生今早到我家裏找我，他問我你會說什麼，我說不知道。他說：若不是因為愛你好，也不會叫你母親來，請你體諒他的苦心，不要誤會。已定今晚請你母女吃飯，並且要我也來陪席。」我聽了冷笑一笑。惠姊說：「我想還是顧念過去的交情，不要太教他難過，敷衍他一回吧。」惠姊還帶來許多影迷的信給我，大家一同看着。

中午我們燒了許多佳肴，和惠姊吃着閒談，惠姊說：「那部新片的營業聽說很好，昨天已經賣了兩個拷貝給新嘉坡和安南片商，每個拷貝二千五百元。」我說：「那麼，我還要向老板去拿本片的酬勞和薪水，我想要買些羔裘送母親呢。」飯後母親在家午睡，我和惠姊到南京看完電影，給兩個滑頭少年跟住。惠姊拉着我快走，我說：「怕他們什麼？」我便立定望着他們，他倆才自覺沒趣的走了。我倆還去找韋君，可惜他不在家。

夜晚張君乘了汽車來，我們故意豔裝赴會。這晚上大家都不曾提起關於那事的話，張君問我的話，我都很客氣的回答，好像不把那件事擺在心上一樣，也許把張君弄得莫明其妙罷。

八月一日

公司裏欠薪已兩月了，職演員都是枵腹從公。惠姊曾爲了借五元的小款和那戴着黑晶眼鏡的會計先生吵嘴。我的需用雖不甚急，但是長久這樣拖欠下去總不是辦法，而且今天三大公司都在大減價，我得乘着這個機會買些冬天衣料羔裘送給母親，所以我便約好惠姊一同到公司去索薪。

會計先生推說薪水還沒有發下來，一直等到老板來了，我倆便去同他商量。老板也推說沒有錢，得等一個禮拜看看。我說：「不是新近又賣了兩個南洋拷貝嗎？」老板說：「那五千元夠什麼，還欠銀行二萬多呢。」惠姊惹氣同老板吵，老板說：「欠薪

就怎樣，現在那一家公司不欠薪呢？××公司還欠四個月啦！」這時長腳許小陳等一行人也跑進來，無非也是爲的索薪，我看前途無望，便拉着惠姊走出。沒得法想，我只好到上海銀行去領些存款，並且借給惠姊四十元。匆匆地塞進那顧客擁擠的新新公司去選購東西。

回家時看見韋君已等在那裏了。我送給韋君一條領帶，我說：「給你在飛行時掛在領項上。」韋君說：「這樣漂亮的領帶，可惜在空中沒有人看見，太可惜了。」

我把送給母親的衣料拿出來看，母親一樣樣問價錢，她說：「太費錢了，阿鳳。我這把年紀也穿得着這麼漂亮的衣裳麼？我揀兩件去送給你的淑華嬸吧。」母親問我可是領到了薪水？我恐怕傷她的心，告訴她領到了，並且給她八十元。

韋君走後，母親問我爲什麼送給韋君領帶，未免表示太親密

了。我解釋是普通朋友的酬應，老古派的母親總聽不懂。她最後嘆氣地自語道：「開飛機不是生意經，他要是去教書就好啦。」使我茫然半天，說不出話。

八月二日

今早我們正在喝牛乳，惠打來電話，說濟南輪十時靠岸，我們約好同去，接素莉妹。這時韋先生來了，在客廳等着。我正忙着穿好衣服出去見他，不料王媽又跑來報說：「張先生也來了。」把我嚇一跳。我終於跑出去了。韋君和張君每人坐在一個沙發椅上看報，彼此不相交談。看見我時都站了起來，我便替他倆介紹，韋君很誠懇地和張君握手，但張君卻帶着妬意似的敷衍着他。三個人在客廳裏嚴肅地坐着，形成一種三角關係。我告訴他倆素莉定今早到滬，此外無話可說了。

正在難解難分之時，幸得惠姊降臨，這才解了我的圍。我說

要去接船，以為可以使他倆各自走路了。不料韋君說他也要陪我去，因為他也認得素莉。張君看見韋君要去，也不放鬆，結果大家一同走。惠姊看見局勢如此，竟掩着口在暗笑。

我們等在黃浦灘上，濟南輪靠岸了，別來多時的素莉已較前豐腴了許多。但她發見這許多人都來接她的船時，竟弄得受寵若驚。惠姊笑着說：「素莉你看吧！韋先生張先生都專誠來接船，你不該謝謝他們麼？」素莉便上前去同韋張二君握手，此外另加鞠躬，大家都很高興。我們坐了汽車回家，張君因為有事只得先走，我們一行人都回到家來。素莉驚異地發見母親也在家裏，她向來是叫母親爲「大嬸」的。吃了午飯後我們須去拍戲，便留着素莉妹和母親長談。

夜晚我們在冠生園設宴給素莉洗塵。惠姊母親和韋君都在，可是結果卻由韋君會帳。素莉送給我一對鍍金的手鐲，和幾件襯

衫糖菓。她在廣東只拍了半部戲，薪水還沒有拿清，辭職的原因是那公司無錢繼續拍戲，而且不能維持職演員的薪水呢。

八月三日

母親對於我的入款向來不大注意，以爲至多是夠用罷了。她昨晚才發見我每月領薪三百元，把她嚇了一跳，她說：「原來做影戲會拿到這麼多錢，怪不得前天在公司裏看見那麼多女人都等着做戲。」我說：「那些是臨時演員，並不是個個拿到固定的許多錢的。」母親問了惠姊和素莉的薪額，她說：「人家每月幾十元也夠用，你每月收入三百元，至少也可存二百元。」我說：「那裏有款好存，有時候還用不夠呢。」母親聽見了連聲叫佛爺，她說：「你父親生前一年中也不過賺三五百元，還要養活一家，給你和兄弟個個都上學堂念書。這年頭是兩樣了，像你們如今的女人也會靠演戲賺大錢，應知金錢來處不易，要多多儲蓄才

對。」我說：「媽媽你的話不錯，可是我也不像別的女演員的模樣，人家吸鴉片和各式胡鬧的還多着哩。」母親說：「阿鳳，究竟你每月三百元用到那裏去？」我嘻嘻地笑說：「三百元，簡直什麼也不夠，並不算多。他們美國的明星，每一星期的收入便有七八千元呢。」母親聽了不肯相信，仍舊喋喋不休地對我教訓着。

素莉因爲旅途疲乏，我們讓她睡到中午，才喊她起來吃飯。素妹希望在上海電影界裏找一個機會，我答應向本公司去想法子，不過還得等待相當機會才提出，因爲現在正在鬧欠薪，但不久總有機會的。

下午拍戲直到晚上才完，韋君接我和素妹去大滬跳舞，拚命問起昨天那位張先生是誰。怪討厭的。

八月四日

今早要拍一幕花園大外景，這花園是公司向某富家商借的，我們一行人坐了兩部大汽車到花園去時，果然花木吐豔，景色宜人。大樹下早已佈置着各式的炭精燈數十盞，以免光力不足。工作人員陪着導演先生排佈一切，十分的忙碌。惠姊指着一個豔裝的女配角告訴我說：「她便是B女士，從前曾在小公司拍了幾部片子的。」但見小汪拚命地纏住她廝混。我們這時忙去化裝，開始拍了幾幕戲，導演叫我們休息一回，我和惠姊便到花園裏各處去玩。當我倆從一個僻靜的角落走過時，惠姊忽然拉住我，指着那邊林蔭下給我看。她說：「那是什麼？」我一看之後嚇了一跳，那裏有一男一女纏臥在草地上，但見下體的白肉和偎倚的臉孔，還有急促重疊的喘氣聲，原來是那妖精B女士和小汪兩個兒啊。這不是野合是什麼？惠姊忙拉着我走，但她卻又好奇地窺看下去。隱隱又聞見沈重的脚步聲，我倆忙躡足走出樹林邊，卻給來

人逢着了。原來長脚許小楊小陳都跟踪跑來看。長脚許說：「怎麼，你們也來看嗎？」我倆漲紅着臉跑了。聽見他們已在那邊鼓掌呼噪着，警告那對浪漫男女呢。一會兒，長脚許等都跑回來了，攝影隊裏的人都知道這回秘情，大家望着小汪和B女士笑。但他倆卻不算一回事，繼續化裝拍戲。惠姊說：「人家說這個B女士浪漫不檢，果然名不虛傳。」我說：「這種人物實足爲影界的羞恥。」

下午韋君來找我，今天是星期六，我本想看兩部影片，但韋君因今天江灣跑馬，一定要我陪着去。汽車風馳向田野開了去，別有一番氣象。韋君去買五張七號獨贏票，竟然在霎時間贏了三百多元。我倆十分高興，接着又買了三次，輸去百餘元。最後又贏了一次，共約五百餘元。韋君的衣袋全放着鈔票，剩下的寄在我的手皮夾內。我倆坐了一部汽車，歡天喜地的開到南京路來，

韋君一時高興，賞給車夫五元，他化了二百五十元在西伯利亞鑽石店裏買了一個鑽石戒給我。我拒絕了他，他便收起了。後來在百樂門吃大菜時又拿出來了。他用英語說是作爲訂婚戒指，硬掛在我的無名指上，又拉着我的手去接吻。這夜晚我輾轉睡不着覺，我疑慮着這種訂婚是否可靠，我思慮着我的身世和前途，悲喜交集。我把鑽戒收藏起來，不敢給母親知道。

八月五日

清早公司打了幾次電話來催我快去，不知有什麼緊要的事。我便忽忽去找總理先生，看見導演也在那邊。總理告訴我說：「楊秀瓊這次到南昌表演游泳回京，聽說今天就要到上海來。本公司打算請楊秀瓊主演一部影片，利用她年來在國內外的聲譽，一般人對於她的景慕，這部片子准可以轟動一時。本片就定名爲「美人魚」，穿插以楊小姐的游泳技能和戀愛故事，乘這秋涼以

前拍完，還不致失了時効，過了冬季水凍就不好拍了。現在恰好導演先生和她父親有過一面之緣，你陪着導演先生一同去，你也可以乘機向楊秀瓊聯絡感情。」我答應同去找她，只要等她們來滬之後，由導演通知我，我便去看拍戲。

中午韋君來公司找我，他要帶我再去跑馬，我辭以走不開。他問我爲什麼不掛昨日他送的戒指，可是不喜歡牠麼？我說：「我已保存好了。」他不得要領忽忽地坐汽車走了。三時偕導演先生乘汽車到大東旅館去找楊秀瓊，可是她並沒有住在那邊。我因爲白等了半天了，便先回家去。決定明天再去找她。

下午六時依約到新雅茶室去會韋君，誰知道韋君今天大走乖運，把昨天所贏的錢都輸光了。今晚的餐費由我付帳，我還把昨天他送的鑽戒還給他。我說可換回錢用。但他始終不肯，以爲這是不祥之兆，他說回旅館之後就有錢了。

我送韋君返旅館時，他收到一封電報，是友人由香港發出的。叫他快回香港去，有要事發生。使我們都感到悵惘，我回家時他還送我出門。

八月六日

今日報載楊秀瓊父女昨晚到滬，下榻新亞旅館，清早導演先生就開汽車來接我同去。通報之後，我們等在會客室裏，據說有客在內。等一刻看見楊老先生送客出來，一看乃是××影片公司的總務部長，預料也是和我們同一目的。楊老先生送客之後才接我們進去。只見坐在裏邊沙椅上的就是名滿東亞的美人魚楊秀瓊女士，由楊老先生先談久違的話，我眼睜睜地望着秀瓊出神。可愛的健美兼全的體態，帶着南海丰韻的美人兒，青春快樂的十七妙年華，樣樣都值得人們的妬羨。秀瓊端了一杯茶請我，她用廣東話告訴我，她會見過我主演的一部影片。我也又一次搬出我的

廣東話俚和她應酬一回，告訴她我曾到過香港。她說以後再去時請到她家裏去坐。等一回她的姊姊秀珍也進來了，她又替我們介紹。

我們正談得有趣，可是拍戲的交涉並無結果，秀瓊聽說是要請她拍戲時，面上立刻變成呆態的微笑，可是楊老先生已直接代她拒絕了。他說：「有兩家大公司都來接洽過了，有一家出到八千元的代價請小女拍一部影畫，都沒有答應。小女決定不拍影畫的。」又說：「他們也都要小女主演，片名也都要定為『美人魚』。哈！哈！真是無巧不成話，英雄所見略同。」我們隨便再談一回，導演看見前途無望便辭出了。我還和美人兒握一回手。在車上時導演不住地嘆氣喊可惜。

我去找韋君時，他告訴我定明天夜晚離滬，我當時雖無任何表情，可是心中實覺難過。這時韋君雙手抱住了我，他說：「不

久就有一天，我將爲你拋棄一切，那時你也該拋棄一切來就我。」我們同去LK照相館拍兩張照片留爲紀念。拍後那店主特別客氣不願收費，而且請我有空多拍幾張，我想取照片時再付他的錢。

八月七日

今晚韋君就要上船回港去，我定今晚設宴和他送行。但爲避免母親多心的誤會，我祇說是和朋友們普通的酬應，除了擬請幾個陪席的公司中人之外。母親說：「張先生請我們吃過飯，當然也得請他。」沒有法子想，我只得依命以免誤會。一共發了七張請柬。

清早趕到公司去拍戲，我請求導演先生允許我去燙髮，因爲今晚我作主人，非特別修飾一番不可。但是爲了劇中女主角身份的關係，他仍不允許我去燙髮，真是要命。今天的戲是B女士和

我爲了爭奪楊君的愛，狹路相逢，兩下由相罵而揪打起來。B女士的指甲又長又尖，用力過猛，竟把我的右頰抓破流血了。我恨地釘她一眼，這妖精也不示弱，和我怒目對睜着，假戲竟真做起來。休息時我忙去療傷，B女士和楊君坐在沙發椅上，兩下親熱地談笑着。給惠姊看見了，不免醋意勃發，上前藉故和楊君尋釁，結果惠姊和B女士都惹哭了。

下半年我一意孤行地去燙髮了。又去找韋君長談。七時我淡裝赴宴會去，除了母親，素莉惠姊之外，還有老板娘，導演，韋君，張君，和惠姊的情人楊君，一共九人入席。大家都不明此宴的真意，似乎都注意韋君，爲了避免人家的猜度，我坐在母親和老板娘之間。素莉卻坐在韋君和導演之間。惠姊因爲白天和楊君鬧翻了，今晚理也不理他，反和張君有說有笑。我每次舉杯敬客時，都和韋君目逆，兩下心照不宣。導演看見我違命去燙髮，他

臨別時囑我明早就要用溫水洗髮，以免妨礙拍戲的工作。

宴畢客散之後，韋君去對母親辭行。母親才知道今晚之宴乃爲送行，她說：「阿鳳，怎不早說，我們應該買點禮物送韋先生，這夜晚可來不及了。」韋君遜謝說不敢當，我陪韋君到旅館收拾行李下船去，在船艙中我忍不住哭了。韋君答應在半年之中解決我們的婚事。我們互相吻別，一個人冷清清回家來。

八月八日

韋君走了，在我似乎是暫時了卻一件絆累，可是同時卻增重了一樁心事。我疑慮着我的一生，難道將來就要和韋君結婚而離開這美麗的銀壇嗎？韋君的訂婚鑽戒似乎時常閃出牠的光耀，每次看見時就教我怦然心動。我不敢把她掛在手指上。這第二度的婚姻真把我弄怕了。

上午偕素莉到北四川路良友書店去買幾本新歌譜和畫報。我

發現一本新出版的「建英漫畫集」，裝訂十分考究。郭建英的漫畫是我所愛讀的，第一次我在電影周報上便驚異地發見他的描寫銀幕明星的漫畫，我和素莉都同意買一本。忽然陳嘉震跑了來，他允給我打個對折，只收一元，真是物美價廉。那女店員給我們包好，我們匆匆到攝影場來。

今天須拍不少的戲。我飾演一個在貧苦線上的少婦，只好把可愛的新燙的鬚髮洗直了。就連手指上的紅蔻丹也都得擦掉，真是犧牲不少。素莉就在一旁看拍戲。拍完戲後導演先生告訴我說：「素莉進公司的事我已向老板說過了，大概很有希望的。」我稱謝之後，忙去告訴素莉和惠姊，素莉自然高興起來。惠姊說：「你說可笑不可笑，你昨晚的送別宴，導演先生竟誤會了，以為是托他介紹素莉而請他的，所以今早就特別為素莉効勞呢。」我聽了大吃一驚。惠姊說：「讓他去，左右落得做人情。」素莉

說：「如果介紹成功，我一定要再請導演先生吃一頓。」惠姊說：「那時鄙人當然來陪食的。」

明暉姊主演的「女人」昨天起在大上海戲院公映，由史東山導演，很得好評。今午明暉姊寄給我兩張贈券，五時半我和惠姊素莉同去看，我還去添買了一張票。觀眾甚盛。這片子的攝影佈景都很有進步，明暉姐的表演尤能動人，確是很不容易。可惜片子是太長了一些，看了後我打電話給明暉姐祝賀她的成功，她特別客氣，教我有空去玩。夜晚和母親莉妹閒談，看建英漫畫集。

八月九日

母親來滬不過十幾天，日來便說要回家去。究竟是母子情深，家中的弟妹和孫兒教她念念不忘。但我卻希望母親在這裏多住些時。因為我也是母親的女兒，母親在身邊時，會使我感覺到，我比前年青，使我的童心重新恢復起來。使我的生活較有規律，

母親允許暫住下去，我是多麼喜慰呢。

今天張君又來了，大概是他聽見韋君已走，居然喜氣洋洋地帶着金華火腿和糖菓等禮物來孝敬母親，簡直當母親是他的未來岳母，那裏知道他的意中人已和飛行將軍簽訂了密約呢。像這樣教他無目的破費，而又無法拒絕他，只好在晤面時略假詞色，自然也很對不起他。

母親究竟是軟心人，張君走後，便歎息地稱贊張君做人好，有出息，有固定的職業。無非對我而發的暗示。我一聲也不響。

今天公司不拍戲，我因為要拍照，便先偕惠姊去燙髮，惠姊報告我一件驚人的平常事，就是那個妖精B女士也和長腳許去開房間，今天給某小報刊了一段出來。老板很生氣地告訴導演說：「這個妖精女人以後決不再用了。」

我倆去L K照相館去拍照，並且拿回和韋君合拍的照片。館

主硬要我們多拍幾張，一個小錢也不收。並且每張要洗一打送我們。因為他預備多印可以出售，並可放大了作為店窗廣告之用。所以我倆也受之無愧了。在大光明戲院逢到小女伶袁美雲，我們坐在她座旁去同她談天。她的父親陪着她。袁小姐年青貌美，在電影女明星中，算是最有希望的一位，據說她父親感於影圈裏習氣不佳，深恐女兒墮落下去，所以出入必偕。不愧為慈父的苦心。袁小姐性情婉淑可愛，前途真是無限量呢。

八月十日

公司裏今天發薪一月，惠姊也還了我的錢。手提篋裏的鈔票又塞得滿滿地。但不想先上銀行，素莉陪我到永安公司去，一霎時便花了五十多元。早知如此，就不該踏進這銷金窟來啦。忽然有人在背後喊我，回頭一看，是一個面孔很熟的女店員。她問我是不是阿鳳姊。我承認了。她說，她就是在小學時的同學岑月

容，我記起來了，我忙去和她問訊，她是幾月前考進來做女店員的，月薪是二十五元。因為生活關係，她不能不就這僅有的職務。她要求我替她找尋較有出息的電影職業。我安慰她一回，並且告訴她我的住址。下午拍完戲後我和惠姊去找阮玲玉。在她的舒服的家裏。玲姊早知道我倆要來了，預備了幾樣廣東點心和咖啡。惠姊說：「玲姊啊！你怎麼啦？你的唐先生不是最有名的大茶商嗎。爲什麼你倒不喜歡用國貨的現成茶葉呢？」玲姊新養了一頭洋種柔毛小白狗，學西洋女明星一樣地，抱在懷中玩着。我去接抱過來，誰想那頭狗兒拚命地要和我接吻，伸出長舌頭不住地舐着我。我忙還給玲姐說：「你真是用心，竟把一條狗兒教會了這一套戀愛表情。」玲姊笑着說：「這種西洋狗本來就有這種遺傳性。不足爲奇的。」玲姊自拍完了「香雪海」的尼姑片後，現在同時主演「新女性」和「神女」。真是忙得來。

晚上在夜雨淒涼中，我們經過貴州路一帶，看見一羣可憐的下級娼妓排列在馬路邊。撐着雨傘，穿着雨衣。蒼白而無靈魂的臉孔上滿塗着脂粉。在鴛鴦的監視下拉着不相識的路人發苦笑。環境迫她們去過着非人的生活。她們失了享受貞操的保障。上帝可憐她們！

八月十一日

韋君昨天就該抵香港了，我希望早日接到他的信。今天母親出門去，惠姊素妹都在家。我給她們看那和韋君合攝的照片，並且把韋君所贈的鑽戒給她倆看，她倆都驚異地搶着看。素妹問我「可是訂婚禮物，接着她倆都高聲稱我爲「韋太太！」這是什麼話，多麼叫人難受呢。

張君還打電話來約我吃晚飯，卻之未免不恭。下半年拍完了戲後我就拉了素莉一同去。吃飯後我們去維也納舞場跳舞，我要

求張君去請梁賽珍姐過來談談。她們三姊妹今晚全部穿着淡黃色的旗袍。聽說爲了搬場後引起了訟事，已定下月起重回大滬。賽珍姐至今仍舊想望有回到電影圈的一天，她到舞場裏來可說是事不由心，強顏歡笑而已。老實說：目前影壇裏的環境也委實教人失望。所以從某種場合看來，我是很同情於她的。

八月十二日

素莉加入本公司爲女演員事到了今日已成了事實了。清早報喜天使惠姊來告訴我們，莉妹喜歡得跳起來。我們忙匆匆地到公司去，果然在另一新片的劇員表中發見了素莉的名字。我們便去和導演先生談拍戲的事，並且多謝他的好意，使素莉可如願以償。

本月來影圈裏發生了很多的調動，預備加入明星公司的女明星，有胡笳，葉秋心，和舒繡文，王飛娟等。惠姊打電話去問明

星公司×君，他說都是可信的消息。像明星公司這樣地搜羅人才，將來一定是很有出息的罷。

八月十三日

等候多時的韋君來信，今早已由郵差送到了。我是多麼興奮地急着要拆開來看，可是郵差却要我蓋印章，找了半天才找出印章來，原來是這麼厚重的掛號函，當拆開時我的心臟竟不住地跳動，我一個兒跑到曬台上去私自閱讀。不料看下去時，使我渾身冷了半截，這一封信在我生命史上確實佔了很重要的位置。當我一字不改的把這原信抄在日記裏時，我真禁不住眼淚紛紛地滴下來了。

×

×

×

×

——
韋君的長函
——

親愛的雪映：

現在我這樣稱呼你，實在是不應該，雖然以前是認為極自然的事。當我寫這信時，我真說不出我心中的難過，但為表明我倆的光明的交誼，我不能不忍痛地寫這封信給你。

自黃浦江邊夜深別後，我懷着寂寞的心情來到香港。我一路猜測這封由香港發出的電報的真像，因為如果是廣州方面催我回去，為什麼不直接來電呢。我的心中正在狐疑着，可是當我抵達香港時，一切的疑團都明白了。來接船的是我的好友司徒君和一位久別的美國少女海倫摩琳女士，這教我大為希奇起來。這個癡情的海倫女士突然不遠千里地從美國來到香港，她是完全為了我來的。因此司徒君便電滬促我快回港來，一面替我招待她，並且領着她來接船呢。

我現在應該回溯我和海倫女士過去的關係。當一九三〇年，我由歐洲學習了飛機構造之後，又到美國西區航空學校實習時，

我原是和幾位中國留學生合租一屋住宿的。後來諸友畢業回國，我和司徒君爲求經濟起見，遷居到一個美國布商的樓上去居住。在一個暑期中，房東一位女兒從女學畢業回家來了。於是在我們的靜寂的池沼上便浮泳着這一隻美麗的水鴨了。她便是這位海倫女士。她有十八歲的妙齡，她有金絲的鬢髮，凹入的眼珠子發出蔚藍的光輝。她有條頓民族賦有的白軟的皮膚。她有美國女子公有的自由和活潑的天真。常塗着胭脂的紅唇時常襯托在笑靨裏，這樣一個嬌豔的異國少女，真是，雪映！如果你是男子，我相信你也會感到我見猶憐的吧！

在美國，男女交際是公開的，不如在中國一樣引人注目。海倫女士時常跑到我倆的房裏來玩，她對中國懷着無限的好奇和景慕。異國的情調在我們中間建築起來。以後我們就在她家裏包飯食，她是時常燒了各種好菜給我們吃。漸漸地學寫幾個中國字，

又因爲我喜歡畫圖，她也拉我教她學畫。而且親自管理我們的衣裳洗滌的雜事，替我們燙好衣裳。久後陪着我們去飛機場玩去。司徒君有一個愛人曼麗女士是多年前認識的，時常去找他，我倆在每個週末都帶着女友去外邊吃飯，看電影，並去夜總會跳舞。後來那城鎮上新開了一家中國式的雜碎館，我們便時常請房東一家人去吃中國飯，她們都喜歡不盡。主客間的感情是很濃厚的。

在起先半年中，我和海倫女士祇維持着普通的友誼，雖然那時留學生中和美國女孩鬧戀愛的爲數不少，但我是不能贊成的。因爲這樣有妨礙留學的用功，而且和洋女結婚終不是一件妥善的辦法。在實際上說來，不但性情習慣和中美的社會環境不同，而且我們中國人的生活程度也不是養尊處優的美國女人所能屈就的。所以我當初就立定主意不在美國鬧戀愛。

可是人事的變換是令人莫測的。有一天夜晚，是新年初間的

一個月，夜雪片霏霏地落在屋外的四週。司徒君外出未歸，我一個人正在讀報，海倫女士進來了，她捧了一盤的咖啡和蛋糕來和我同吃。大家講得有趣，她突然拉着我的手說：

「密斯脫韋，你愛我嗎？」

像晴天霹靂一般，教我答不出話來。壁下的爐火發出熊熊的火焰，在她的美麗的臉孔上閃耀着。她又說：

「司徒先生說你還沒有結婚。那麼，難道你一點也不愛我嗎？」

像是沈重的壓力一樣，迫着我說出這一句。

「海倫，我是愛你的，但是……」

話未說完，一團金色的鬚髮已經倒在我懷裏來，使我的空虛的心坎中平添一種柔軟的壓力。我睜眼看時。是一個迫近的紅唇的襲來。我閉了眼睛時，滑潤的唇部的吮吸的聲音給我聽到了。

這樣接連了三次，簡直像銀幕上所常見的一樣。

從此以後，海倫女士每天和我見面時，都自動地要求接吻，甚至於當着司徒君的面前也不規避，要想疏遠她也無辦法。這樣的一個美國少女的熱情，未免叫我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了。久後她的親長也漸漸覺得了，她們都不以為然。時常因禁止女兒無效而鬧意見。凡此種種我都和她的親長表示同情。這樣經過了一年左右，在一九三二年春間，我到皮斯德飛行學校研究航空測候術，我就別了海倫家和司徒君。那時司徒君已和美籍的曼麗女士同居，後來同到廣州來的夫人就是她。

在離別的期間中，海倫女士常有信給我，我都盡力想使她疏遠的辦法，這一年中她和一個美國少年律師戀愛過，當我再回到她家去時，才知道她和那律師又鬧翻了。她仍舊愛着我，而且進一步地要我和她結婚。我的意見和她親長一樣，我終以為中美的

聯姻未必是幸福的，我便切實地向她開導，告訴她以我的家況的清談，到美留學還是仰給於公費。我又告訴她，中國人的生活很苦，物質上的享用很是貧乏，一切美國人的享樂，在中國是很難得到的。可是這一切的理由都不能阻止她的癡情。她說情願受苦，有時却說中國的菜式她喫過了，她很想永遠吃中國菜。這一派孩子氣的話，可以證明「愛情是盲目的」一句話。她的親長解勸她也費了不少唇舌，可是沒有效果。

一九三三年春天，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離別了她，一個人回國來了。後來聽說她趕火車追我不着，流了不少眼淚。別後她因為不知道我的地址，寄了許多信來，都由司徒君轉給我的。我也寄了幾封信給她，希望可以使她漸漸忘了我。誰想到她竟一往情深，不遠千里地來香港找我。事先司徒君接到她的電報，忙趕來香港接她，並且電滬促我速回。前因後果就是如此。

現在，一切的計劃都被牽動了。使我不能不拋棄我原有的希望，和一個異國的女子結婚。戀愛雖屬於至上的，可是有時責任比戀愛還要重要。事到如今，我對於這位密斯海倫的處置，已經沒有再躊躇考慮的機會了。爲了戀愛，她拋棄了她的祖國和家族，一個人飄泊到遠東來。我們見面時都哭了。使我感到戀愛是嚴肅性而不是浪漫性的。我們現在暫時住在香港飯店。

親愛的雪映，現在我不能不要求你了，我要求你允許我，在這萬難的境地中，把這件事獨自解決了。我要求你也會體諒我的苦衷，賜給我以獨斷此事的自由權。因爲在理智上，或是情感上，我的解決的方法惟有這個途徑。

可是我不能不從此失掉你了。我理想中的姑娘，在我由美回國的歸航中，我的憧憬中的愛人老實就是像你一樣的姑娘。這是我在廣州逢見你時才證實了的。在先前，我在祖國的女兒羣中沒

有找到一個叫我一往情深的對象，祖國的女兒們叫我太失望了。直至逢見了你，我的這個空隙方才填滿。漸漸地你也喜歡我，於是我便認定你我是互相佔有的一個配對了。在今天以前，在我的輪船還未抵達香港之前，我的身心早已交付給你了。誰知道在突然之間，我須全部向你收回呢。公情和私誼迫着我這樣改變方針。你是明理的，而且是了解我的，我相信你一定不會罵我爲薄倖郎吧？

對於海倫女士，（她的原名 Helen Morgan）我不能違心地說不愛她。雖然我也專心愛着你。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空間，我曾經先後地愛她和愛着你。可是，在先我會受了理智的判斷而離開了她，現在我又須被迫而離開了你了。我不能如願地和所景慕的祖國女兒結婚，而須接受一個癡情驅使下的美國女郎的愛了。想起珠江夜泛的美景，想起凌空飛行的快事，想起上海舞場中的

沈醉情景，我真不忍再回憶下去了。如果我這時能夠到達你的身邊，我情願跪在你的跟前求你恕罪呢！

所引以自慰的，就是像你這樣聰敏明理的女性，你一定可以設法把我快快的忘掉。你是國內有希望的一個女明星，在銀幕上有無限的前途。你的冰清玉潔的美質，玲瓏爽利的格性，樣樣都值得人們的仰慕，你還有甚麼不如意的事嗎。望你恕我，勿再我為念。致力於電影藝術，將來成為銀幕上最燦爛的明星。至祝至祝。書不盡意，願祝令堂及惠莉二女士均好

八月十日韋書於香港飯店

八月十四日

自昨天接韋君的長函之後，整天心神不安，昨晚也整夜不能入睡。今晨便不能起床了。我不曾受過比這次更大的刺激，可是

這次我決不能怨望韋君，而且也不能怨望任何一人。這是出人意外的襲來，誰也挽回不了這註定的姻緣的。記得接到這信時正是十三日，怪不得這不祥的事會發生在這不祥的日子呢。

中午頭暈嘔吐，病狀加惡，滴粒不能進。急壞了年老的母親，連忙打電話去請羅醫生來。並且向公司告了假。這使我很焦慮，因為這兩天正待開拍許多戲，真的累了公司不少了。

羅醫生雖是經驗豐富，可是診視之後也說不出致病的原因來，這更加叫母親不安。這都是我的不是，恕我不能明白地說出病原。除了我自己之外，怎能夠迫着別人來猜度呢。這場病不是外傷而是內傷。如果把愛克斯光鏡照射，一定可以看出我的一顆心臟早已破碎了。

可是羅醫生的話並沒有錯，他囑我須多靜養若干天，身體和精神都須多多休息才好。

素莉忙着開始拍戲，夜晚才同惠姊同來看我。她們都和羅醫生一樣不知我的病原。不過她倆並不同羅醫生一樣地探究病原罷了。

八月十五日

在病中，張君下午來探病。

八月十六日

病無變動，惠姊帶着導演先生來看我，他雖不能迫着我去拍戲，可是連日已被我耽擱了不少的戲了。我可以看得出他的焦急的態度。羅醫生和張君每天都來一次。

八月十七日

病況無甚進步，大家都表示憂慮，真對不起了。

八月十八日

連日累了母親來侍候我，在病中更使我感到慈母的愛。真對

不起她了。今天素莉不須拍戲，我便叫母親去休息，由素莉來陪着。可是母親仍舊不斷地來看顧我。使我感到如像赤子一樣。世上最愛我的人，除了母親之外還有誰呢？

八月十九日

今日病狀大有起色，母親和惠姊都高興起來了。爲了安慰母親的心，我對母親私下作下列的自白：

「媽！我決定聽你的話了，我決不再同韋先生見面了。」
我哭倒在母親懷裏。母親又提起張君來。我生氣的說：
「媽！請你不要再提起張先生吧！我已決定不再嫁人了。」
我真不該出這樣的口氣，因爲又教母親傷心了。

八月二十日

今天我能起坐在床上，和惠姊素莉談着天。我珍重地拿出韋君的長函給她倆看，她倆的驚奇的自然表情在我的眼珠中顯現

了。看過之後，素莉說：

「這簡直是一篇愛情小說，有趣極了。」

惠姊說：

「韋先生真不該，怎麼馬上決定和那美國小姐結婚呢？他送你的鑽戒算什麼呢？」

我坦白地說：

「韋先生並沒有錯，這事只有這樣一個解決方法。難道你還要根據這個訂婚戒指到公堂去嗎？那才無聊呢。我決定把鑽戒寄還他。」

導演先生又來看我，他急壞了說：

「病了幾天已經瘦成這個樣子。即使病好之後也不能馬上拍戲了。在同一部片子上忽肥忽瘦這還成什麼片子？除非把劇本也都改成你會生過一場大病罷！糟了糟了。」

我除了抱歉之外還有什麼話說？

八月廿一日

今天扶病起床。寫了一張短信寄給韋君，並且把信稿也抄在日記裏。我相信我不會再來繼續記這本日記了。這樣或者可以療治我的創痕，消除我的傷心的回憶了。

親愛的韋君：

接到你八月十日由香港飯店寄來的長函，一切都明瞭了。素莉的話不錯，這簡直是一篇美麗的愛情小說，我對你的解決方法不但不表不滿，而且由衷的佩服你的果斷。因為我對於那位海倫女士——現在也許應稱為韋太太了——表示深厚的同情。我相信她一定是深愛你的，否則怎會有這樣犧牲的決心。所以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同甘同苦。因為惟有真心相愛才有幸福可言。所以我相信她是愛你的，也許比我愛你的程度更深厚也說不定。我雖不

能赴香港參加你們的可欣羨的婚禮，可是我很想看到你和這位西方美人合攝的儷影。請從速寄我一張照片，由郵掛號寄來。

祝你們一生幸福，勿再以我爲念。過去的事，可當做銀幕上的一段戲劇，雖然不是 Happy ending。你給我的鑽戒現在仍寄還你，請你一定收回罷。書不盡意，匆匆並祝
戀愛成功

雪映

八月二十一日付郵

電影讀物

好萊塢巡禮

謝恩祈等編

好萊塢在美洲西部，是氣候溫和的地帶。三十年前不過是一個曠野雜居之所，時至今日，已成爲世界上的仙境。估計今日電影的出品，好萊塢的已普及全球，且佔美國商業的第三位。本書便將好萊塢的影戲的製造情形，用圖片解釋。一讀是書，好比身歷其境。全書一百頁，圖片七十幅，銅版紙精印，硬面裝訂。

一元二角

葛萊泰嘉寶傳

凌

鶴

編

譯

鶴凌先生爲國內著名影評家，本書爲作者精心之作，敘述美國第一紅明星葛萊泰·嘉寶Greta Garbo一生歷史，從他在瑞士一家窮人家出世起，經歷了各種的患難困苦而到了電影的黃金國，可是她孤獨的僻性，幾次的被好萊塢人士所取笑，他對藝術的熱誠，到最近幾年才被大衆所瞭解，而她和約翰吉爾勃，瑞典王太子以及墨穆林的戀愛史，作者更寫得和戀愛小說同樣的耐人尋味，全書附嘉寶照片數幅，三十六開本。

四

角

電影與文藝

編 殊 夢 盧

這本冊子是在電影刊物上開一新紀錄的。解決電影怎樣文藝化，文藝怎樣電影化。以及電影在文藝裏所處的是甚麼位置等諸大問題，並啓示電影藝術的使命與價值之所在，使人們的腦海裏有接受藝術的新知的可能。全書洋裝一厚冊，附圖畫數十幅，印刷很是美觀。

角 六

璇宮豔史

譯 伊 志 姚

喜觀電影的人，這書名是一定熟悉的，本書就是未攝影劇前的小說脚本，是一部耐人尋味的小說，許多地方比影片還引動人。全書長二十五萬字，由姚君自英文本譯出。譯筆順達，裝訂華貴。看過影片的，值得重讀一次小說，未看過影片的人，看了小說，就無庸再去看影片了。

角 八 元 一

電影明星畫刊

本公司編

本刊出版不定期，專集世界電影明星照片，不加拘束，不論次序，用最精銅版紙印刷，非常清楚，封面封底，均用彩色版精印，裝璜美麗，讀者得之，可供飯後消遣。

一元

銀色的夢

田漢著

作者係前南國劇社主任，對於電影素有研究，最近把對於電影之經驗與觀感，寫成筆記體裁的文藝，輯成此集。以作者藝術背景之豐富，隨手拈來，皆成絕妙文章，使人讀後，不能不讚嘆作者文筆之美滿，及內容之豐富。

五角

卓別麟之一生

楊昌溪著

卓別麟是英國的天才之一，他在藝術上的成就和思想上的貢獻，高出於他在銀幕上供人發見的技術多多，本書自他幼年時代一值到他城市之光的攝製為止。

四角

電影故事

謝恩祈彙編

好的電影，百看不厭，但是要真到戲院去看百遍，不但事實上不可能，而且所費也太可觀，並且有許多好的電影，因為種種原因而錯過了機會的。這一部書便收集近十年來所有中國各地開映的外國電影的本事而成，分門別類，加編索引。內有電影故事四百篇，文字四十萬，每篇附加主演者之照相共計四百幅，全書厚四百餘頁二十三開一大厚冊。

一元五角

電影報

定價	每月	全年
國內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國外	三元二角	二元二角

特刊。本報每月出版，年出十二期。但有時可另出
 本報。本報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文字佔十六面，
 共計五十二面。但特刊不在此例。故材料方面，特
 別注重中國影業。國產片為目的。故材料方面，特
 故外國材料，除美國外，並注重歐洲大陸及日本，
 方面，而於德、法、俄、三國，尤加意介紹。即理論
 文字，亦得酌量登載。介紹，但亦不忘批評，即理論
 絕對不登。雖主其張趣味，但低級趣味及淫猥文字，
 團體及任何個人之宣傳。但絕對反對惡罵誣蔑及
 攻擊個人之文字。當批評，但絕對反對惡罵誣蔑及
 亦得酌量採用。並有時得向一般公眾徵求意見。但外稿
 及對本報設讀者園地之意見，專徵求讀者對於本報